



# 小城春秋

(中集)

# 小城春秋

(中 集)

高 云 览原著  
鲁 春改编  
陈云华、赵隆义绘图



读书中文网 [www.rbook.net](http://www.rbook.net)  
编辑制作：观潮轩—wstbnyh

网络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## 内 容 介 绍

上集说到四敏在撤退前夕，突然被捕了。

四敏是怎样被捕的呢？原来，四敏调来厦门之后，十九路军正在福建发动反蒋联共的政变。成立新政府，他就在这时认识了被释放的政治犯周森。新政府失败后，黑名单上有名的同志都要撤离厦门，周森却偷偷地留下来，终于被捕叛变，领着暗探四出认人。四敏、剑平、李悦、仲谦以及吴坚都先后被捕了。

本集通过描写被捕的同志与敌人所作的斗争，并集中地描写剑平的一度勇敢越狱，让我们看到一个共产主义斗士的成长过程，情节曲折紧张，处处动人心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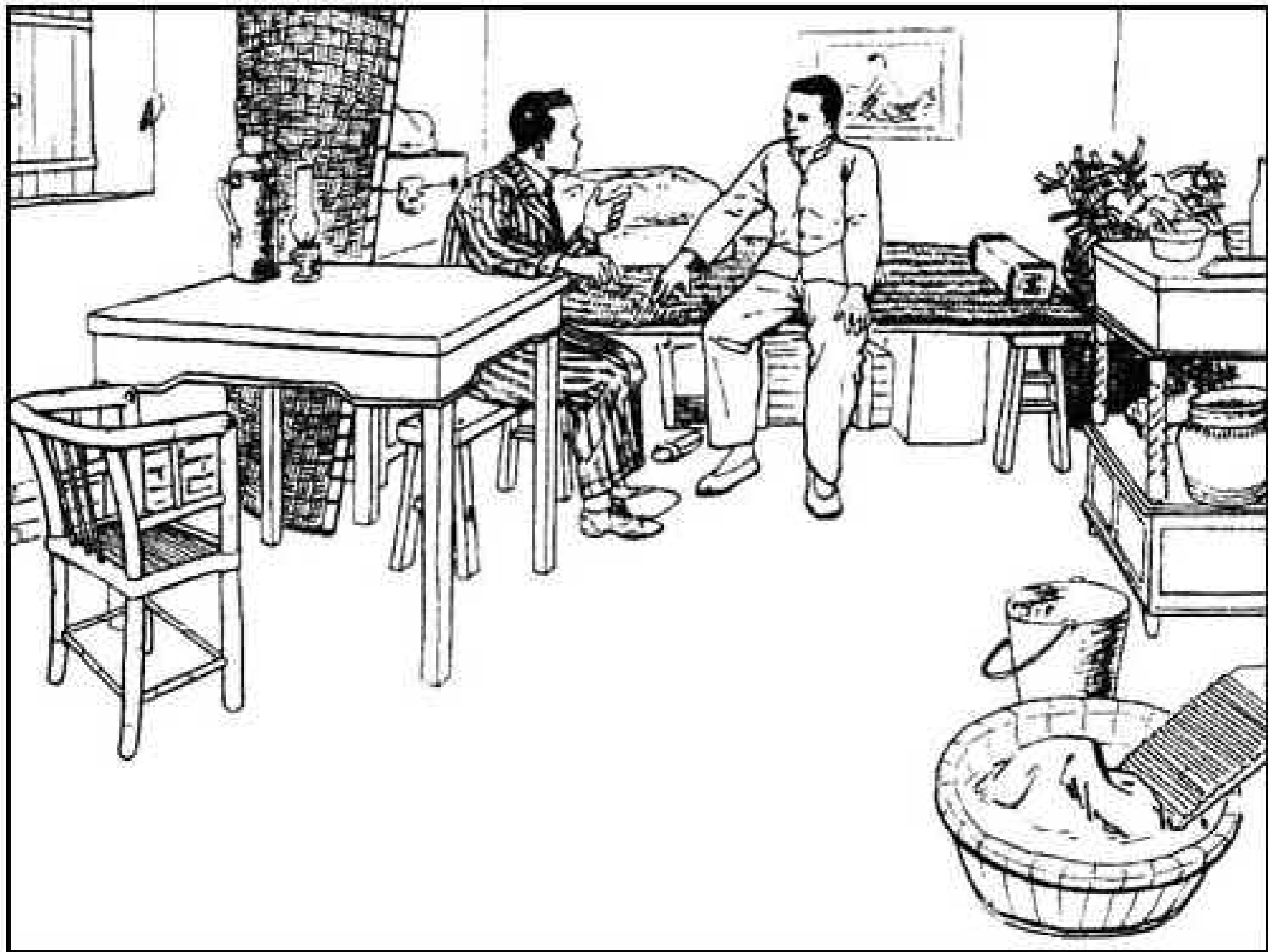
下集通过进一步揭发敌人丑恶腐朽的内幕和狡诈狠毒的阴谋，描写狱里同志如何冲破牢笼，写下革命史上轰动全国的英勇破监的一页。



1. 上集说到四敏在撤退前夕，突然被捕了。四敏是怎样被捕的呢？让我们补叙一段过去的事情：1933年年底，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联共的政变，成立新政府，释放全省政治犯。四敏就在这时认识了获释出狱的周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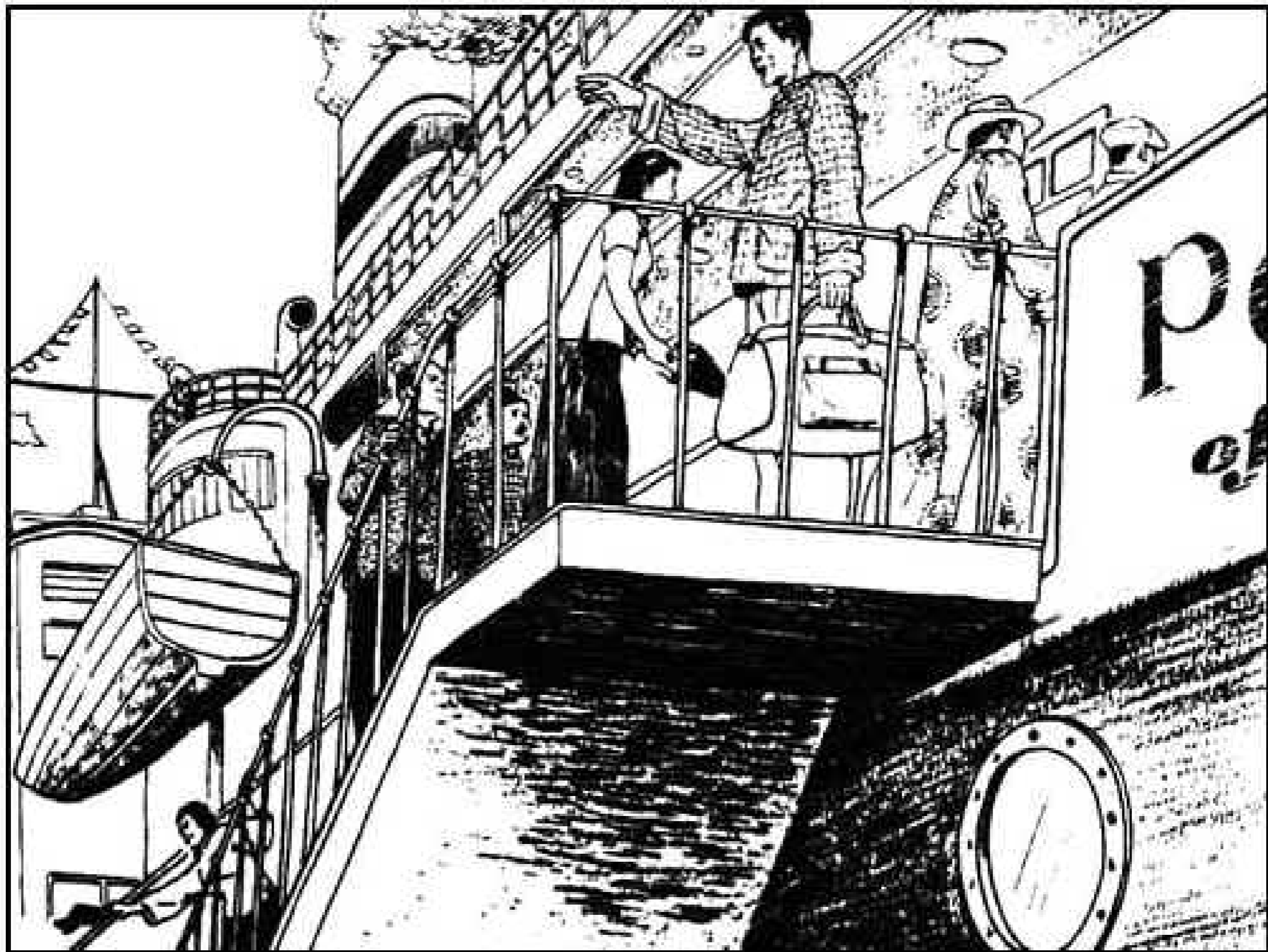
2. 周森出狱后就公开参加政治活动。发表反蒋抗日谈话；有会必到，到必演说；自以为是为了不起的人物了。四敏和李悦却毫不惹人注意的坚持艰苦的地下工作。



3. 四敏负责和周森秘密联系，他很重视周森的活动能力。李悦总觉得周森作风不正派，拒绝和周森直接会面，并且交代四敏说：“就连我的名字也别让他知道。”



4. 1934年1月，蒋介石动员陆海空军向福建进攻，新政府失败了。这时黑名单上有名的同志都准备撤离厦门，周森却很不乐意的说：“死就死，怎能临阵退却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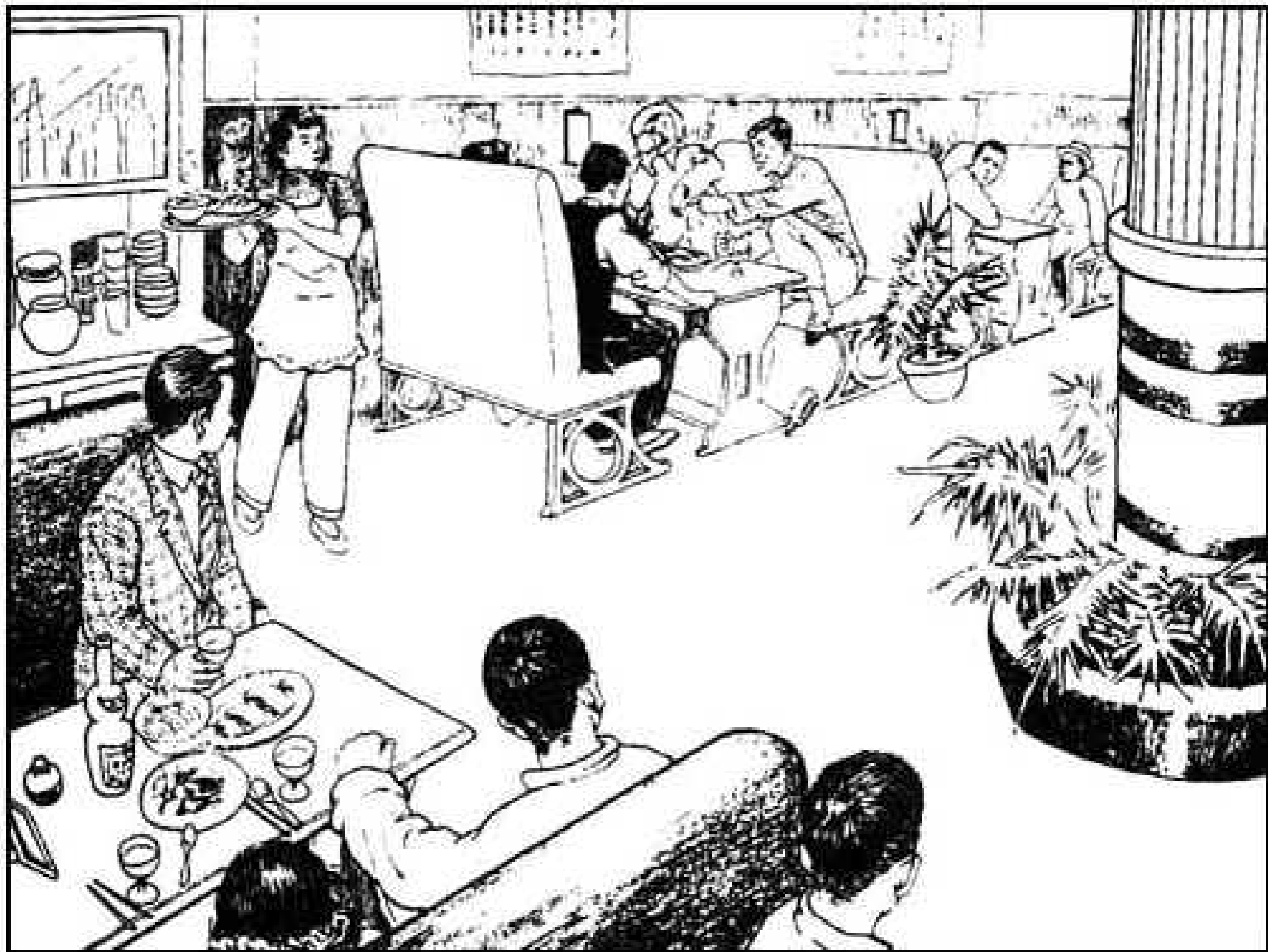


5. 李悦听到这些话，很厌恶周森的装腔作势。就买了船票叫四敏拿给周森，要他服从组织，到上海去。周森心想：“去逛一趟也不错。”当天下午就搭船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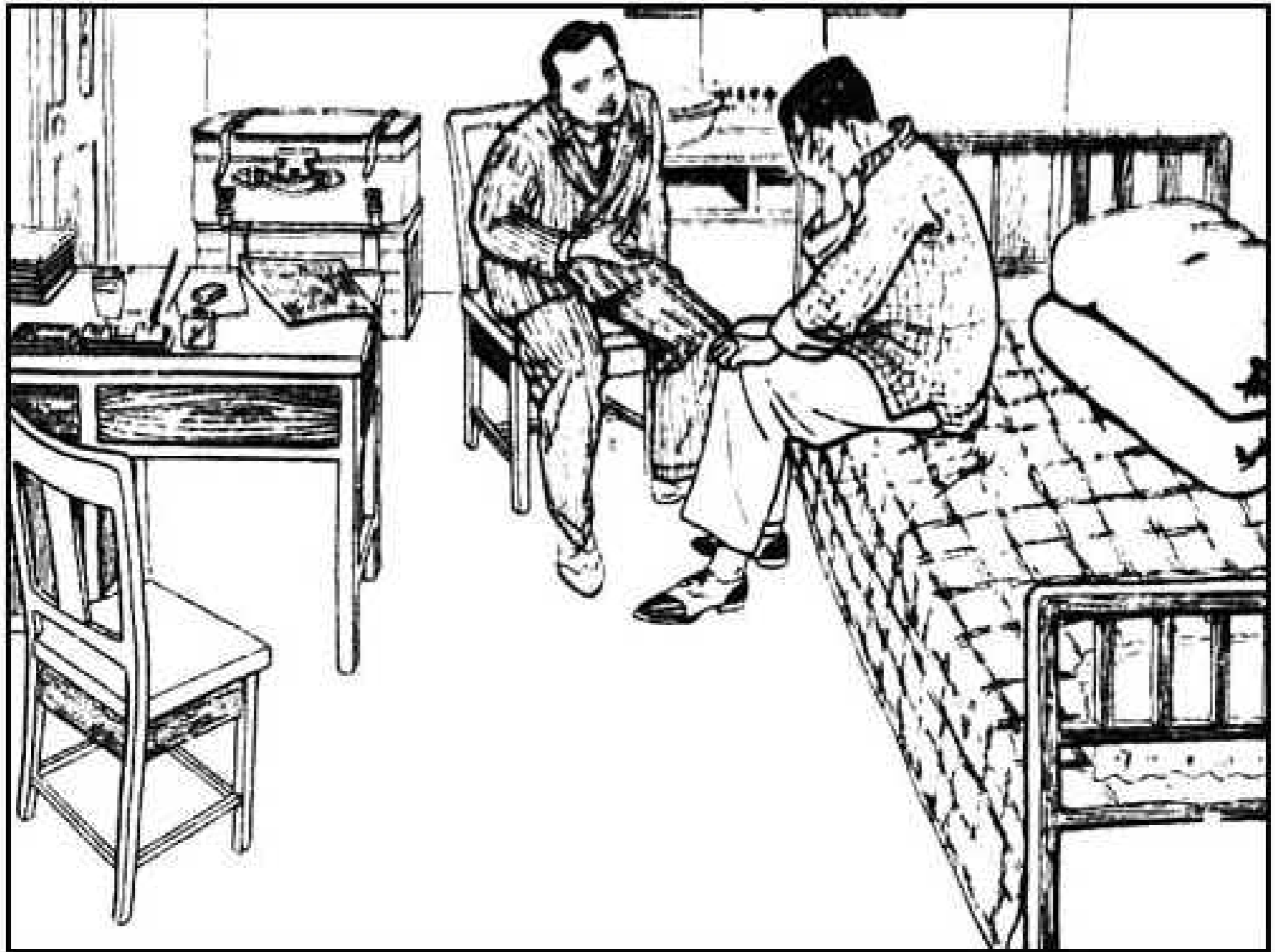




6. 隔了两年多，周森没有得到组织上同意，就偷偷溜回厦门。最初还躲在亲戚家里，渐渐耐不住寂寞，跟些熟人往来，终于觉得天下太平，便公开露面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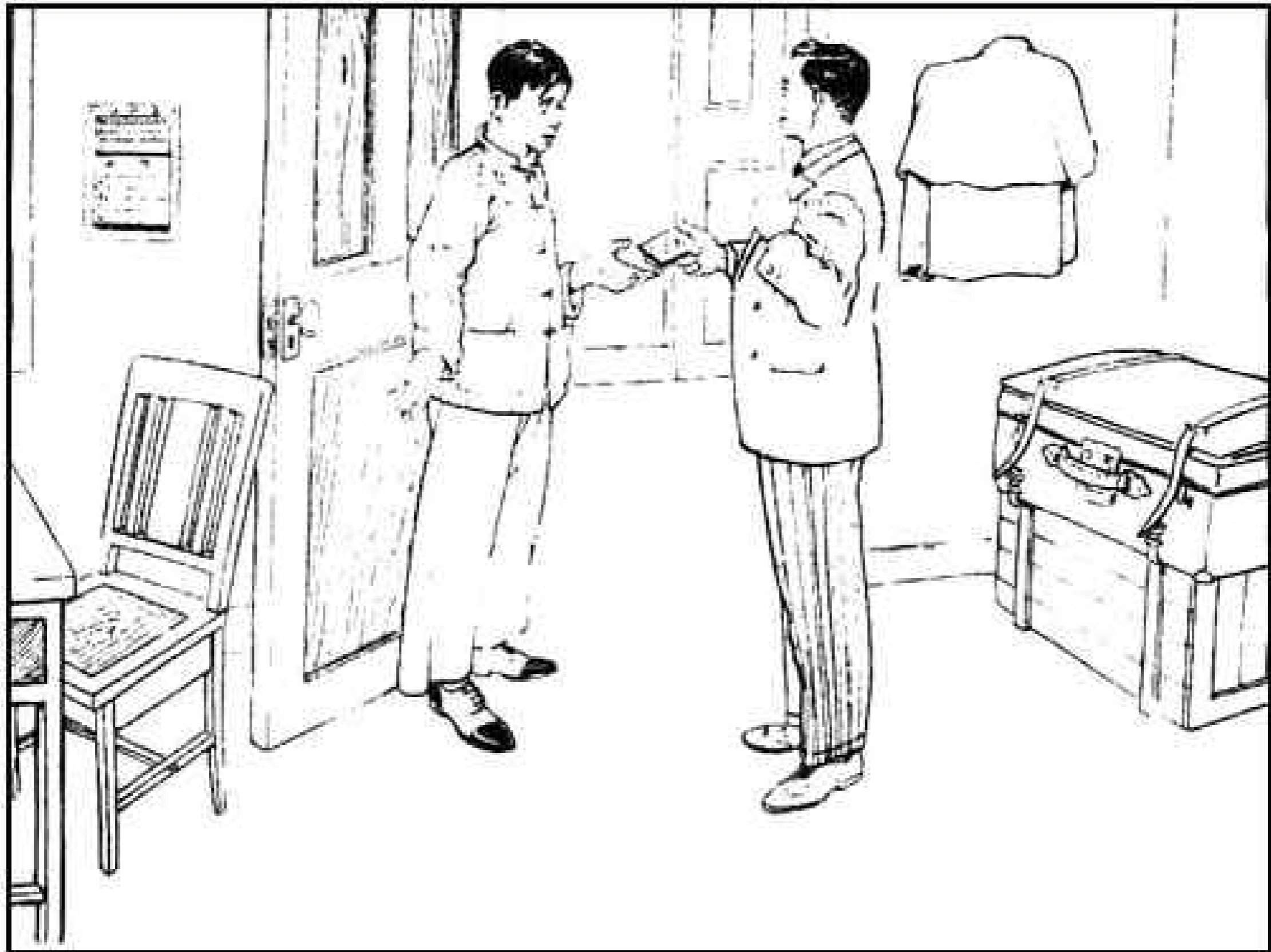
7. 他尽跟些不伦不类的人胡混，酒话特别多，有时还疯疯颠颠的唱起国际歌。组织上不让他参加厦联社，他就大发牢骚，逢人便骂厦联社是“新式官僚”、“文化恶霸”。



8. 李悦对四敏就：“周森开始堕落了，肮脏下流的地方他都去过，不挽救他，怕要不可收拾了。”四敏找周森谈话，好半天，他才痛哭流涕的把自己责骂一顿。



9. 四敏被周森的“诚恳态度”感动了，就婉言勉励他。周森也开心了，随后说他正在研究费尔巴哈机械论的错误，向四敏借去了几本参考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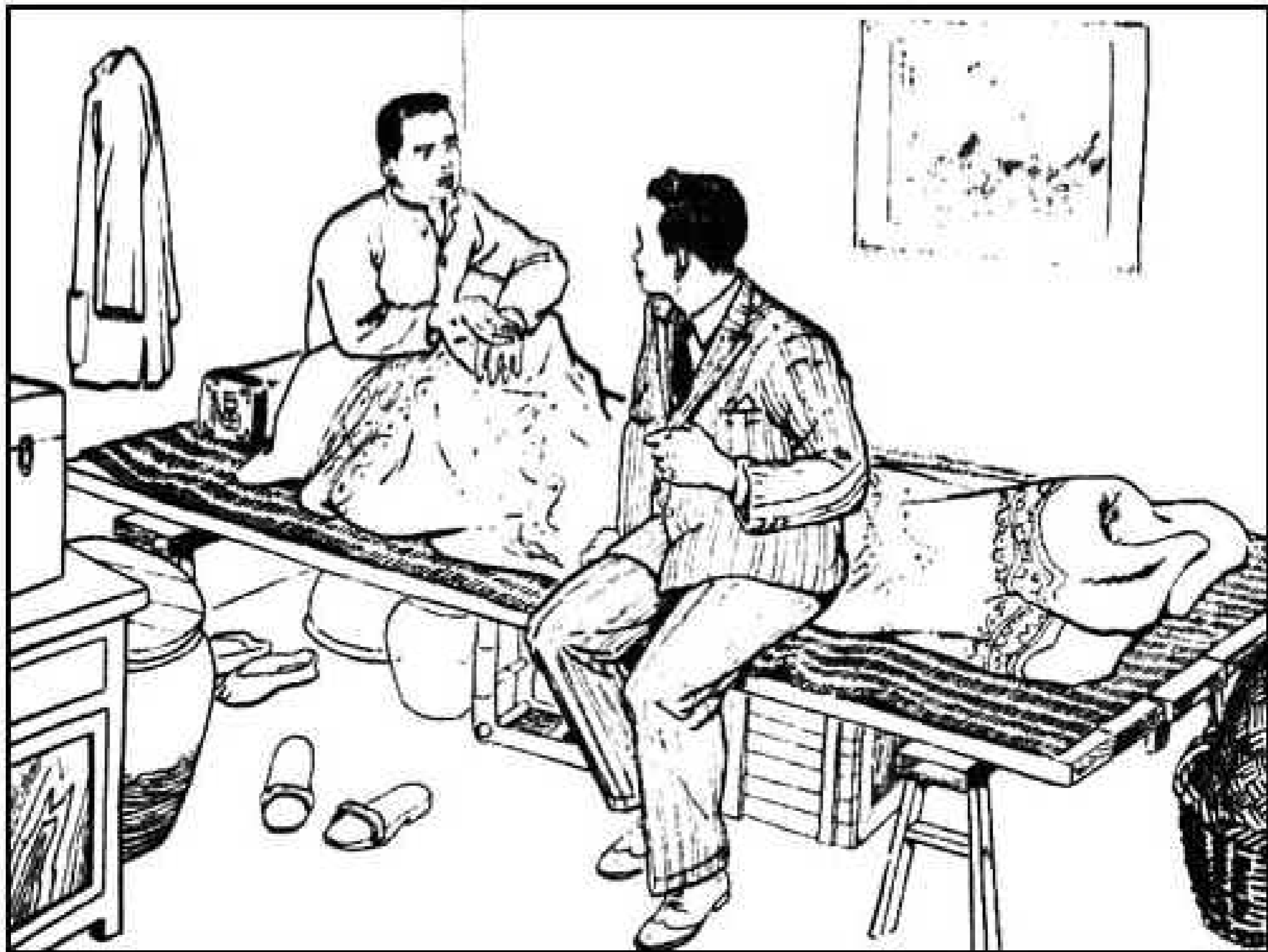
10. 过两天，周森来找四敏，支支吾吾的说他七岁的弟弟病在医院，没钱缴药费，医院不肯下药打针。四敏没等他开口，就连忙把钱借给他。



11. 谁能相信，周森却拿着钱到私娼家里度夜。弟弟死了，又伪造医院的清单去找四敏，说是要买棺材，付清医药费。可是他又把骗到的钱缴到鸨母手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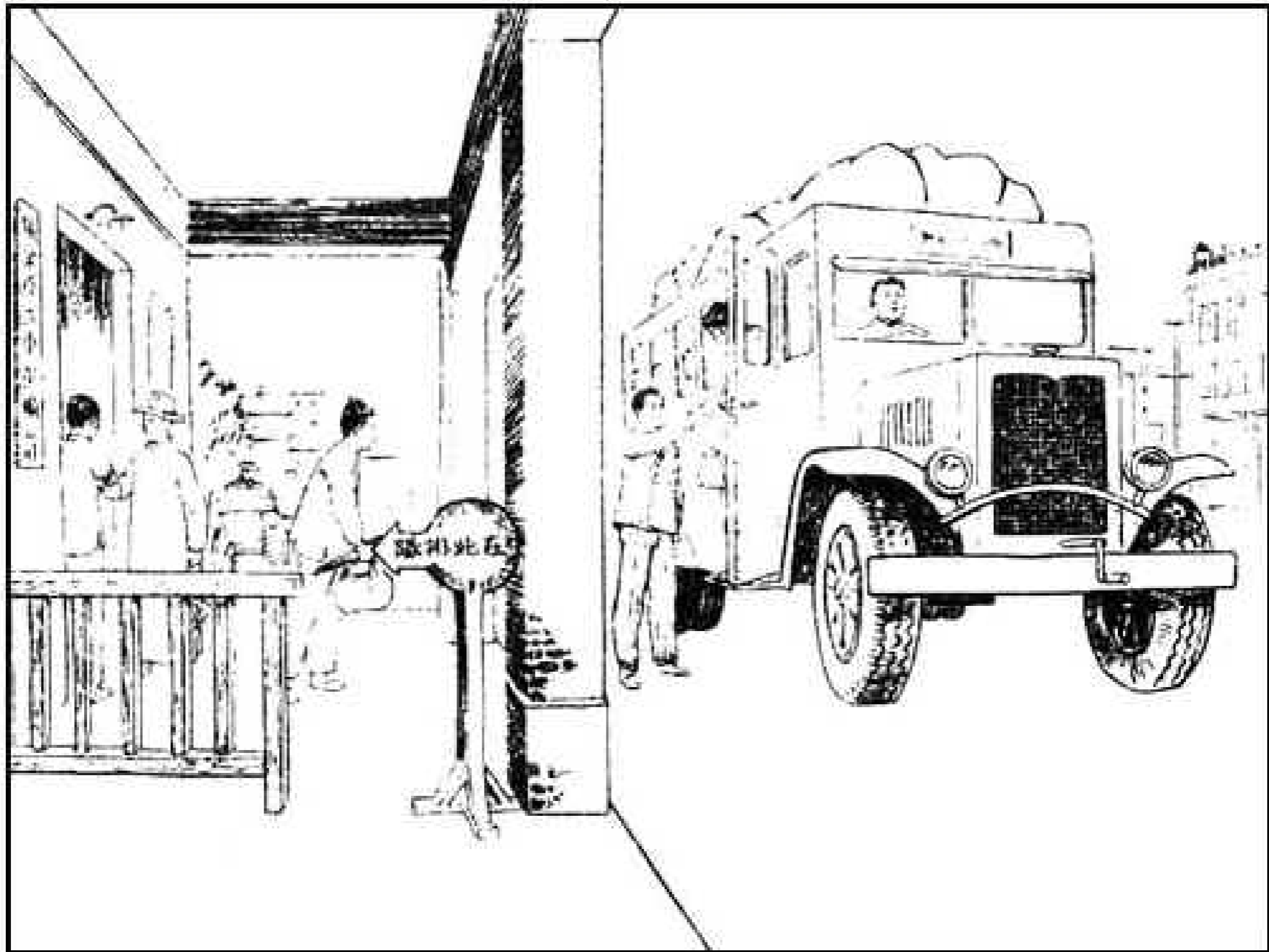


12. 从此，周森拿着四敏的名字当招牌。有一次在他酒友的婚宴上，竟瞎扯说：“我的朋友四敏，是福建有数的革命家。我向他借了很多书，全是禁书……”



13. 四敏为了这事，特地来李悦。李悦说：“周森这样荒唐下去，很可能被捕，组织上已决定把他调到内地。”叫四敏别再相信他的胡诌和眼泪。





14. 果然，周森仍在四敏面前痛哭流涕的表示悔过。经四敏再三恳切劝告，才勉强答应到内地去。当天替他买好车票，直看他搭上长途汽车走了，才安心回家。



15. 但周森并没有到内地去，当汽车开到五通渡口，旅客下车换船渡海时，他却溜到禾山他姑母家里，打算住上几天再设法到上海去，他认为：死在城市也强于活在乡村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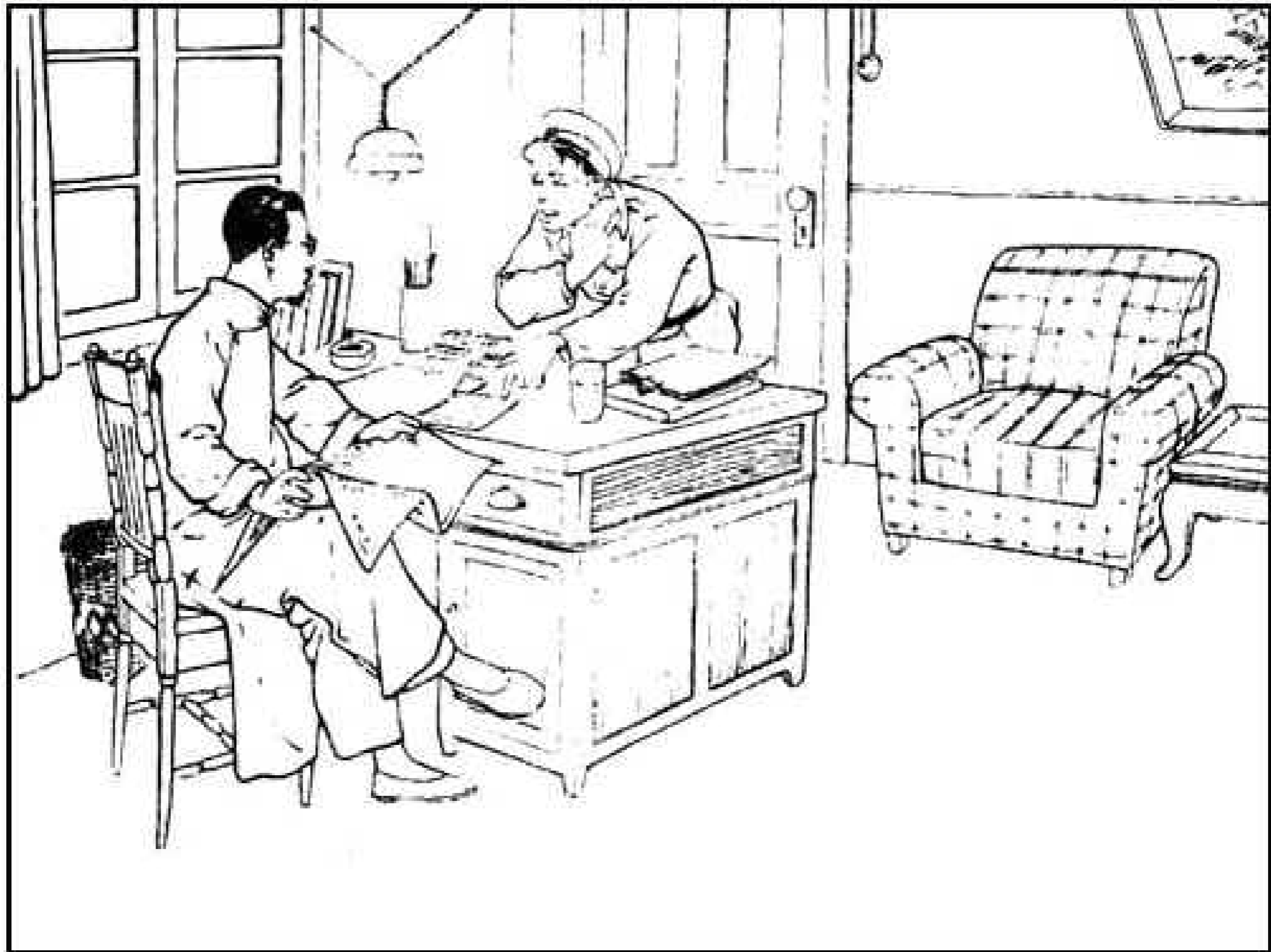
16. 周森在禾山照样吃喝玩乐。不到一星期，金鳄在禾山出现了。一天黄昏，当他颠着醉步回家时，忽然背后被人用枪抵住，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被逮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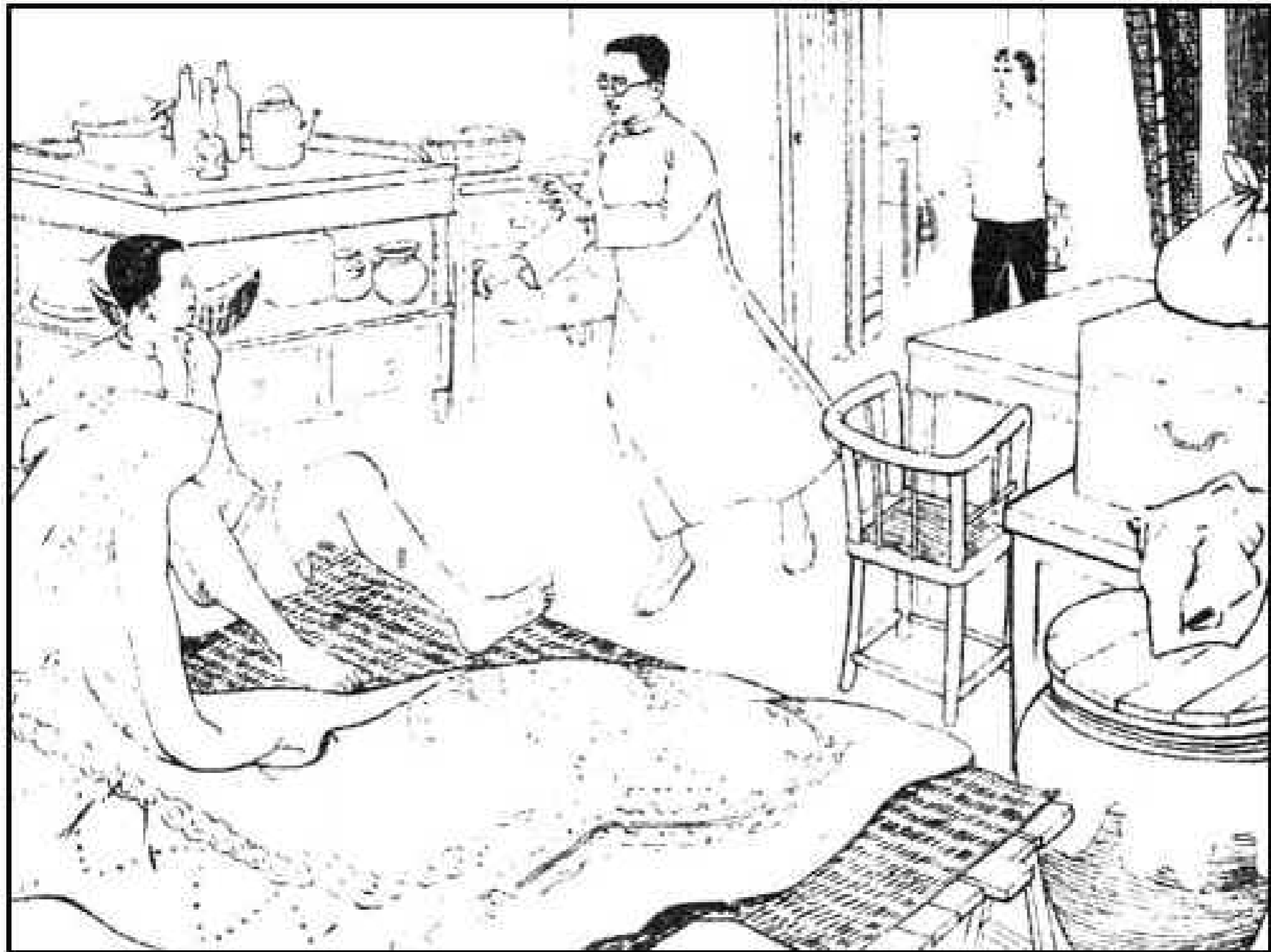
17. 周森被捕后，给摆在面前的刑具吓坏了。他供出所有认识的同志，还答应带领暗探上街认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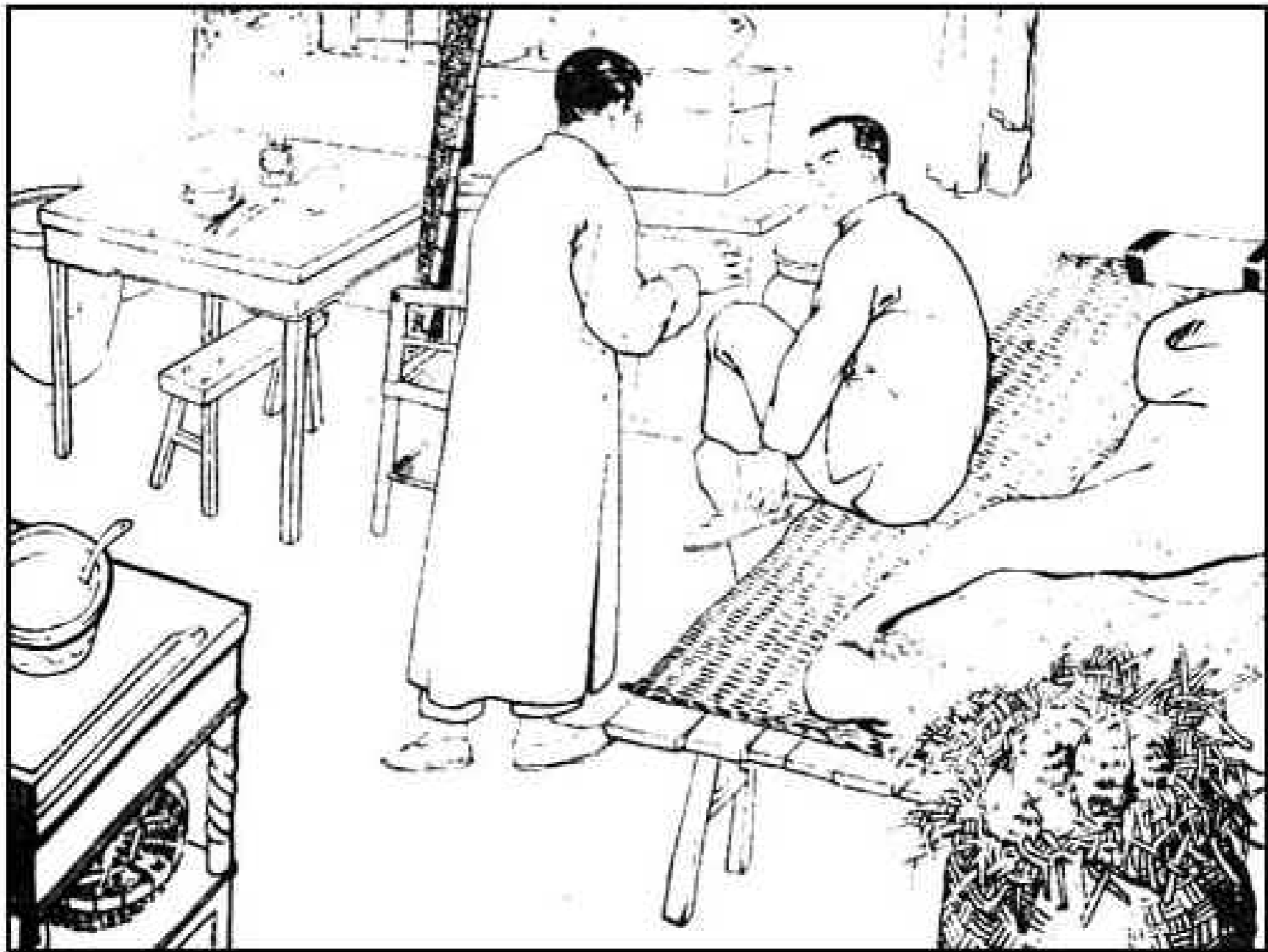
18. 就在四敏开过秘密会议，从大学路回校的路上，周森上前和他打个招呼。四敏被周森的突然出现愣住了，话刚出口，就给两个暗探架走了。



19. 在监狱里当看守的地下党员老姚，把这严重的消息飞快的告诉仲谦。还说：“周森可能已经开出名单。今天早上，警探和囚车都出动了……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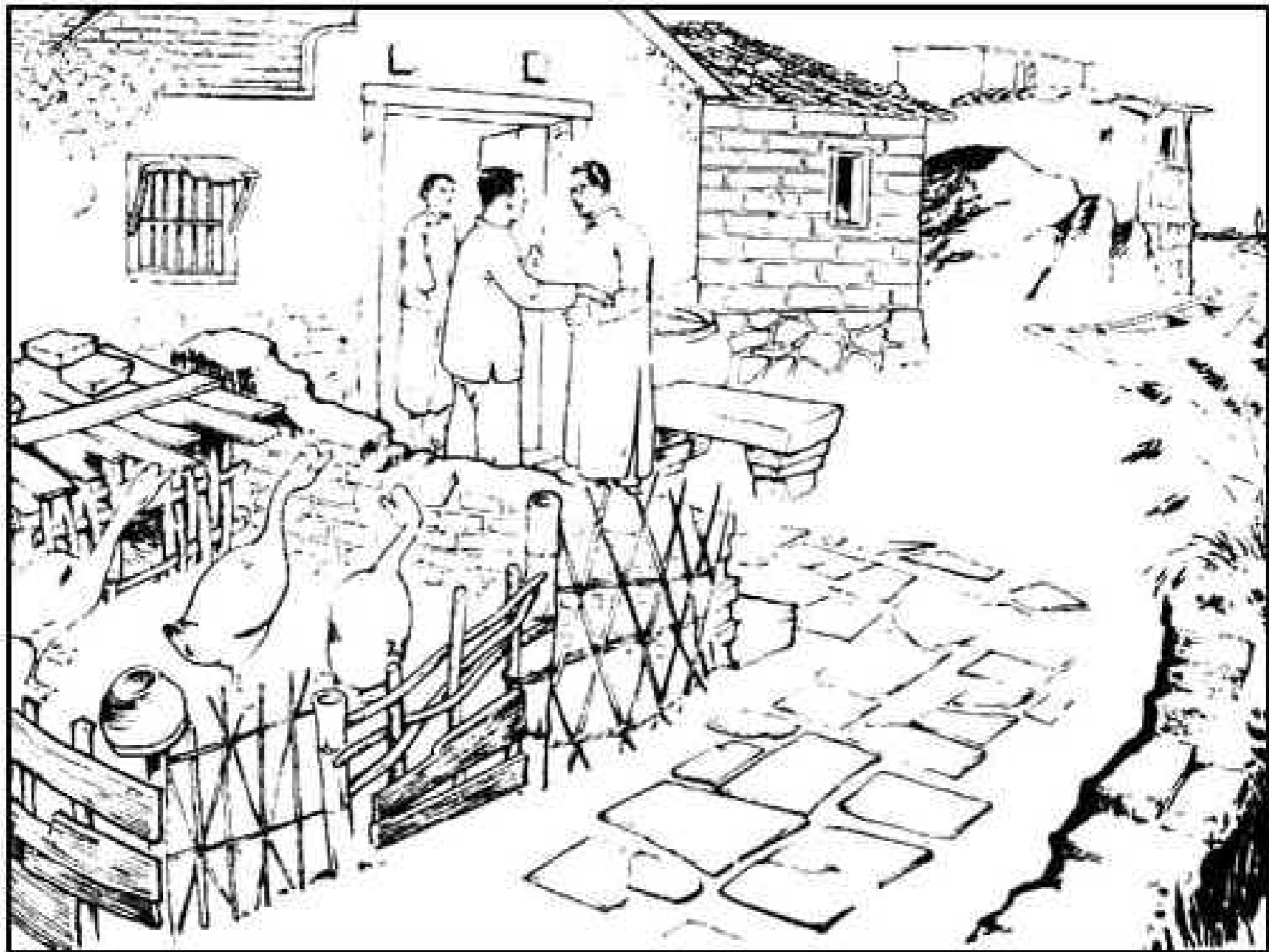


20. 仲谦一听，心里像火烧灼了一样，撂下报纸，连冲带跑地赶到李悦家里，把这突然的事变告诉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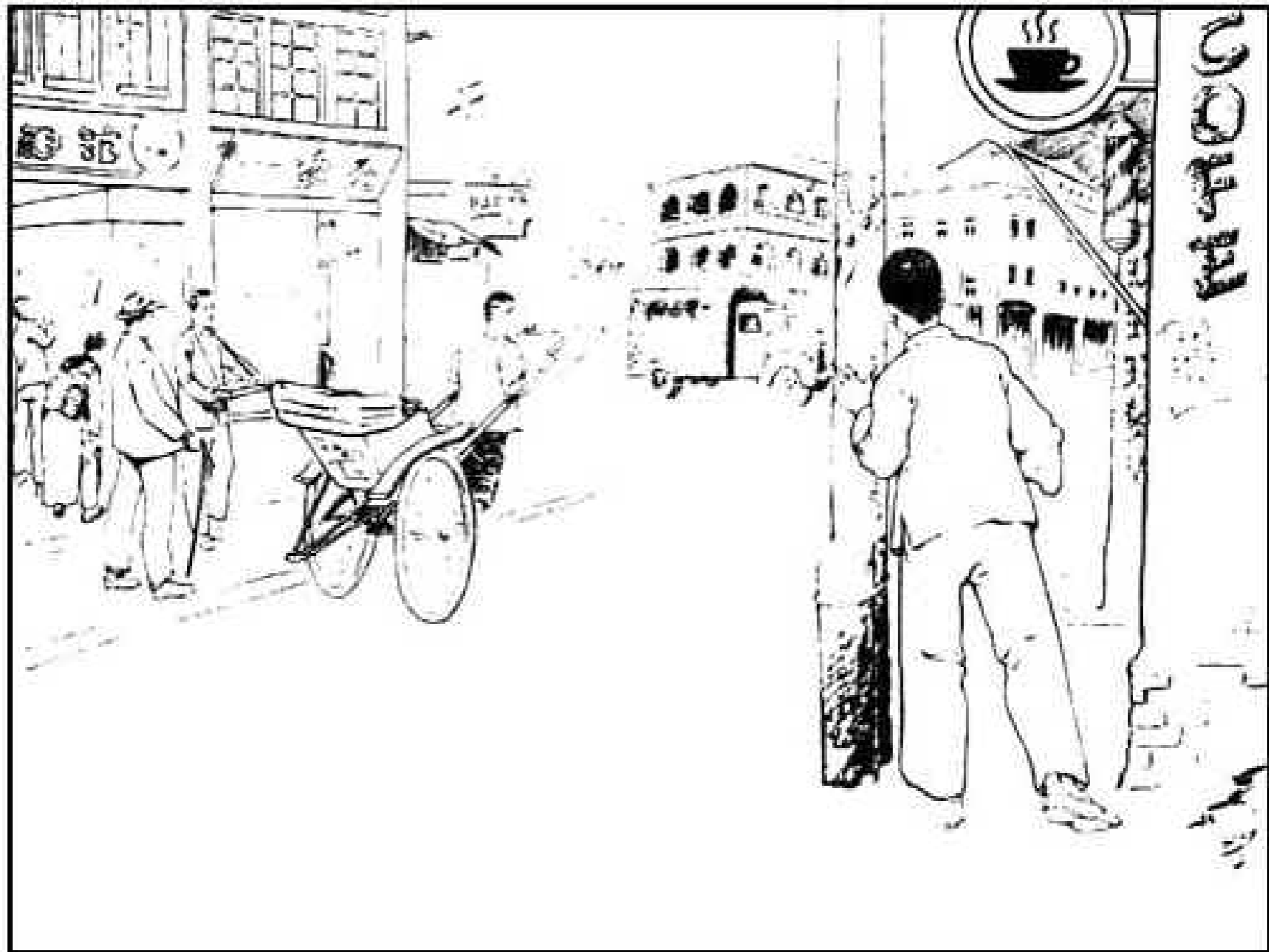


21. 李悦感到事情很严重。连忙穿好衣服，叫仲谦赶快躲避一下。仲谦还要去通知子春等几位同志，叫李悦也该躲一躲，以防万一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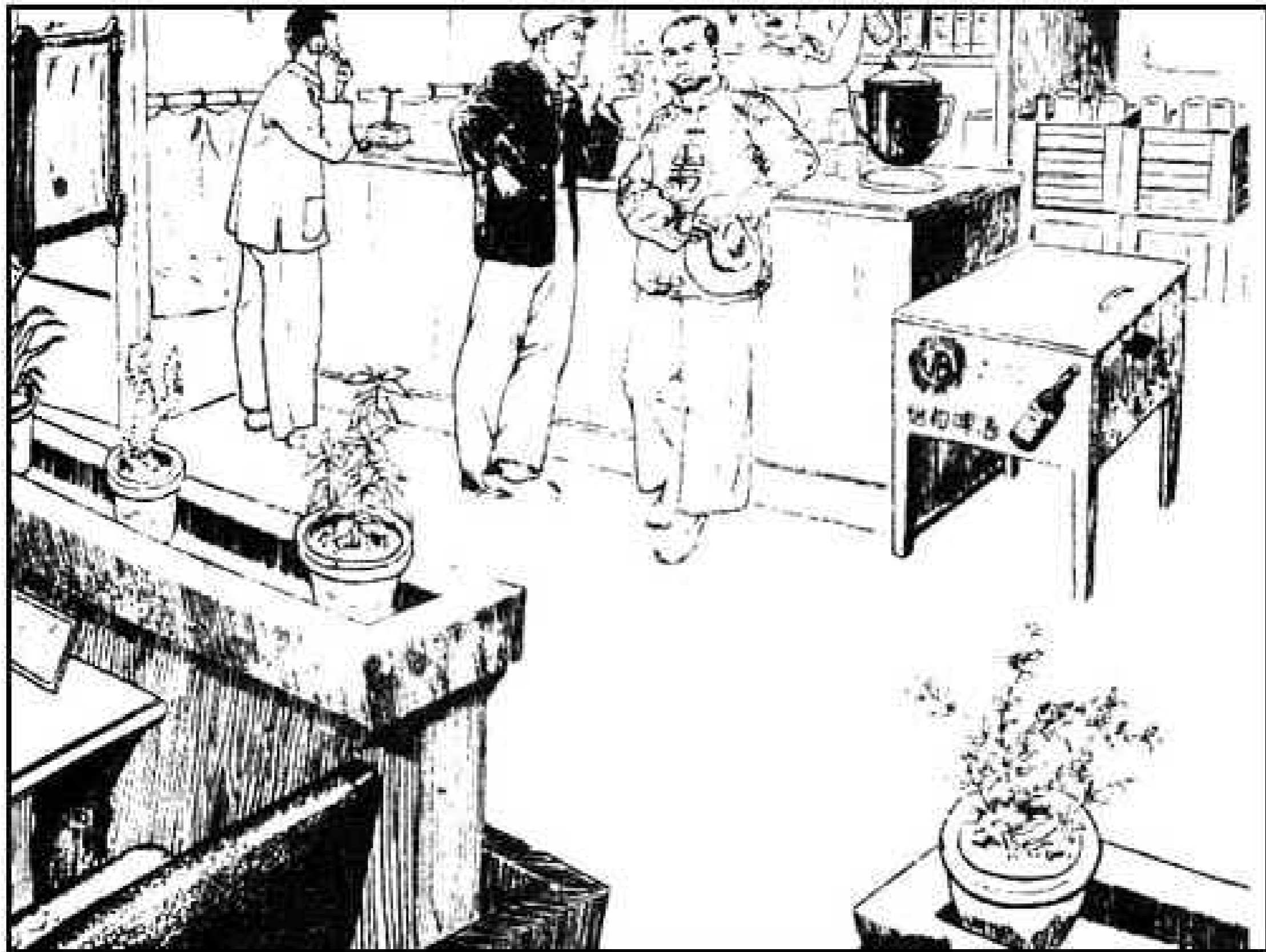
22. 李悦说：“你快躲去，让我来通知他们；周森不认识我，我不用躲。现在最危险的是剑平。得先通知他。”临分手时，他们约好联系的时间和地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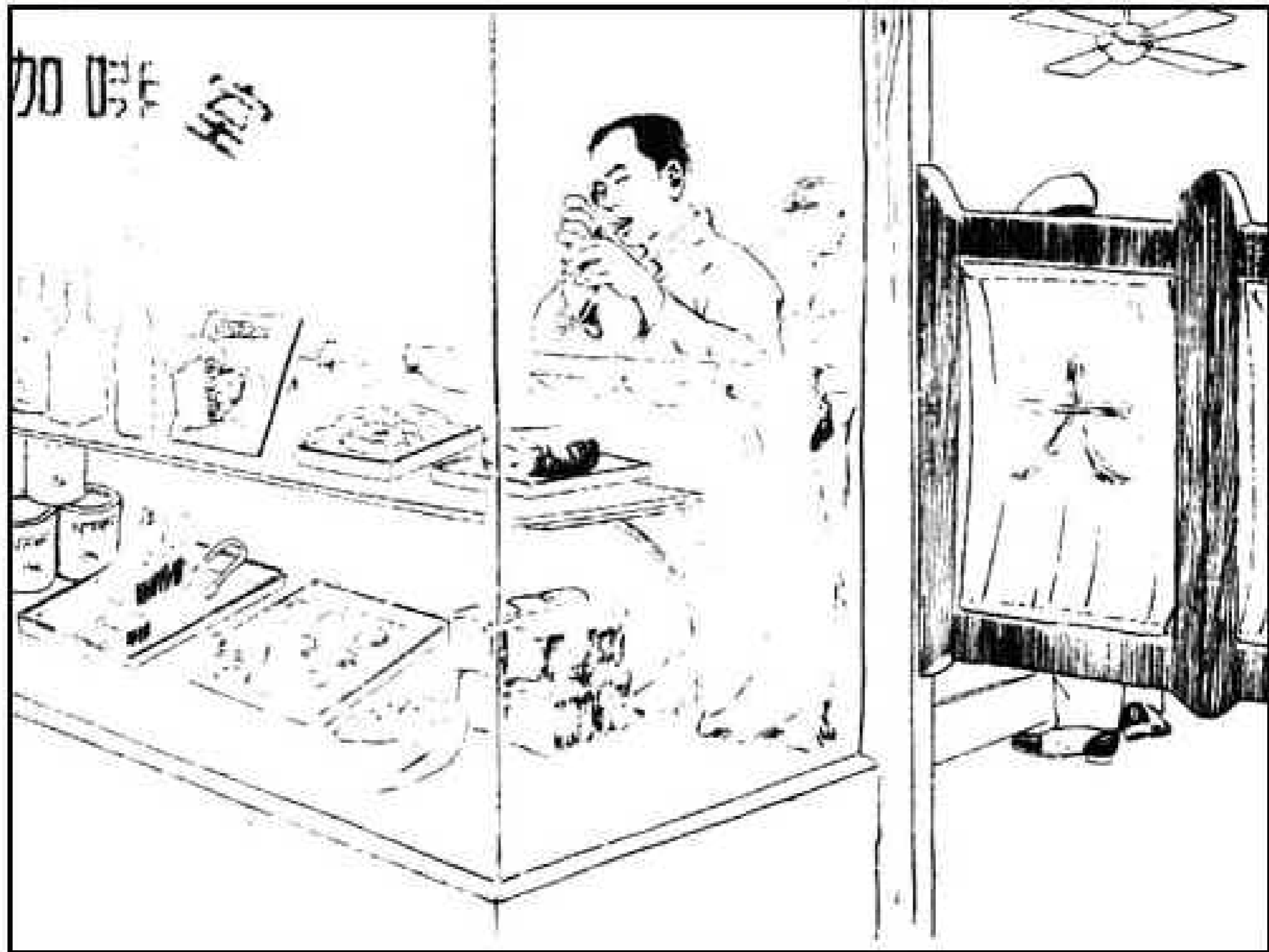
23. 李悦一口气跑到十字路口，瞧见一辆灰色的囚车正朝着大学路开去。囚车前排坐着金鳄。他立刻判断这囚车是开到滨海中学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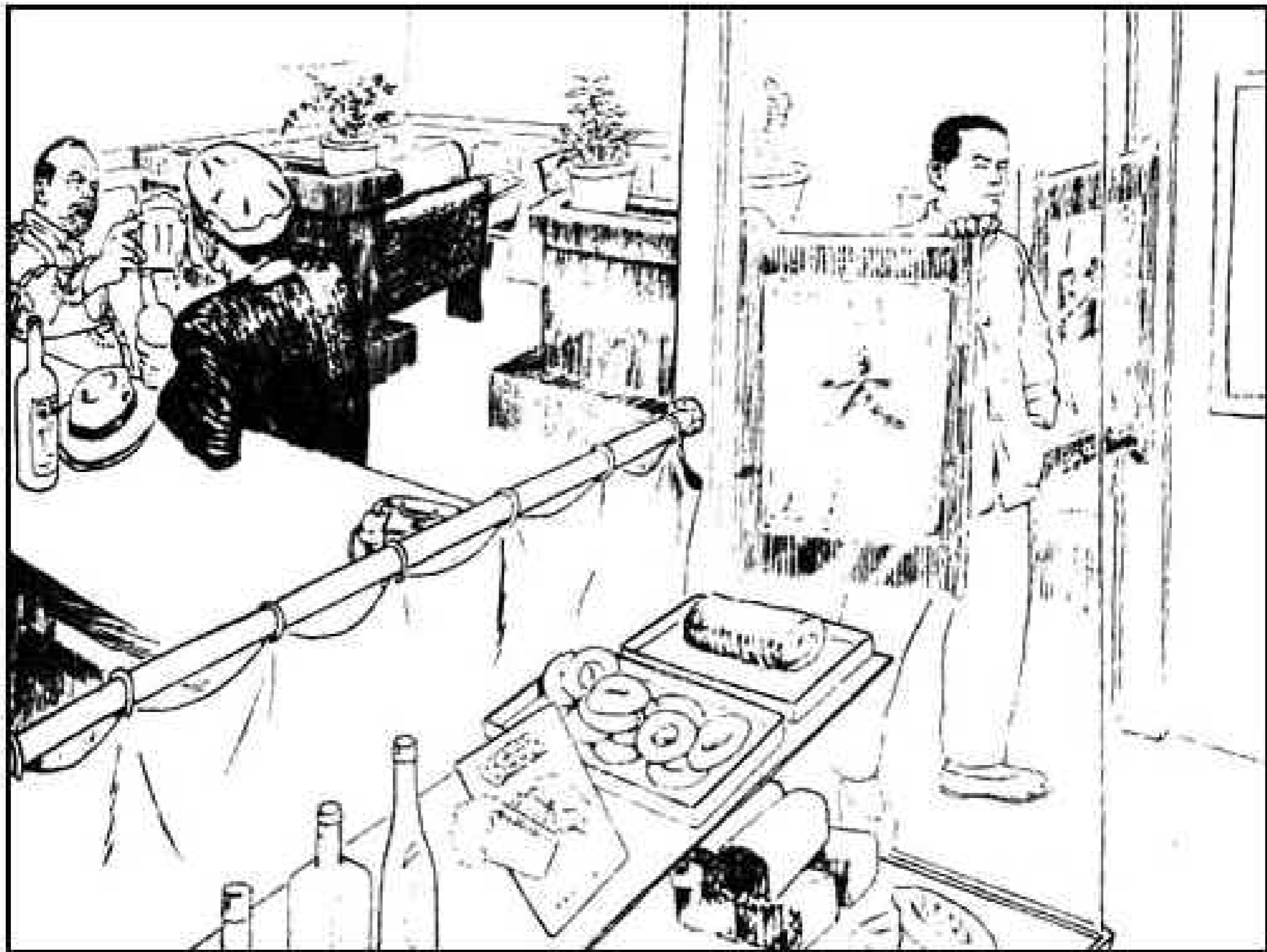
24. 他拐个弯，走进一家咖啡馆，向掌柜的借个电话，正焦急的等待剑平来接，忽见外面窜进两汉子，一看就认得出是侦缉处的暗探。



25. 一个胖子暗探神气十足的要了一瓶啤酒，歪着头瞟了李悦一眼。李悦本想撂下电话，但细察那暗探的神色，断定不是盯他的梢来的，就安心的等着。



26. 剑平来接电话，李悦用暗语来告诉他：“周森叛变了，四敏已被捕，侦缉处囚车一刻钟后会到滨海中学”。叫剑平马上躲到兆华同志家里。



27. 李悦撂下耳机走出咖啡馆时，那胖子暗探又在嚎叫着：再来一瓶啤酒。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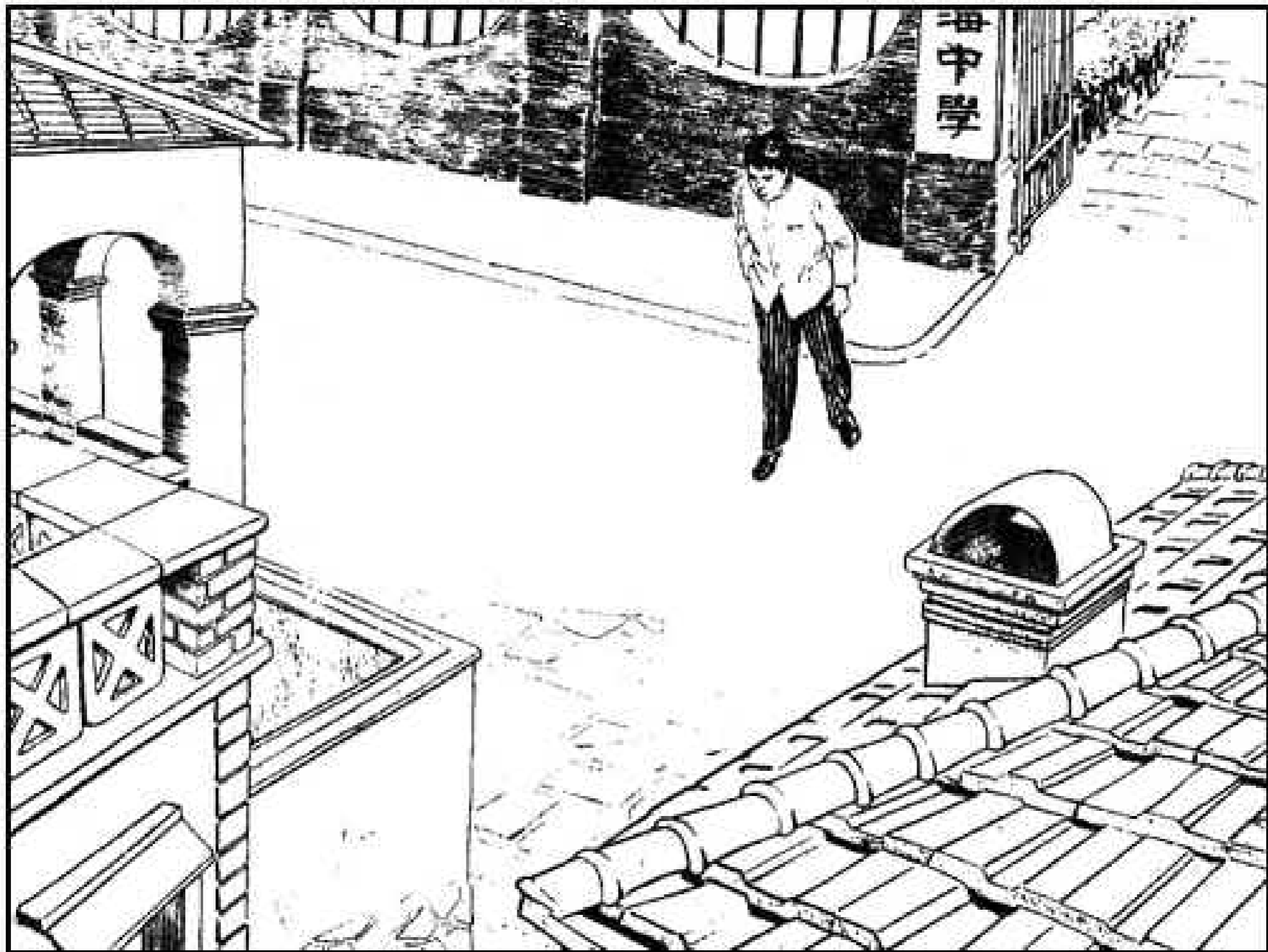


28. 李悦又一口气赶到郑羽家里，嘱咐他分别去通知子春、任正和大琪，分手时，又约好半个钟头后再碰头交换情况。



29. 这边剑平撂下电话，心想：“只有走，没有别的。”忽又想起昨天约好四个同志到子春家会谈，得赶快通知他们。就又挂电话给郑羽和其他同志，都没人来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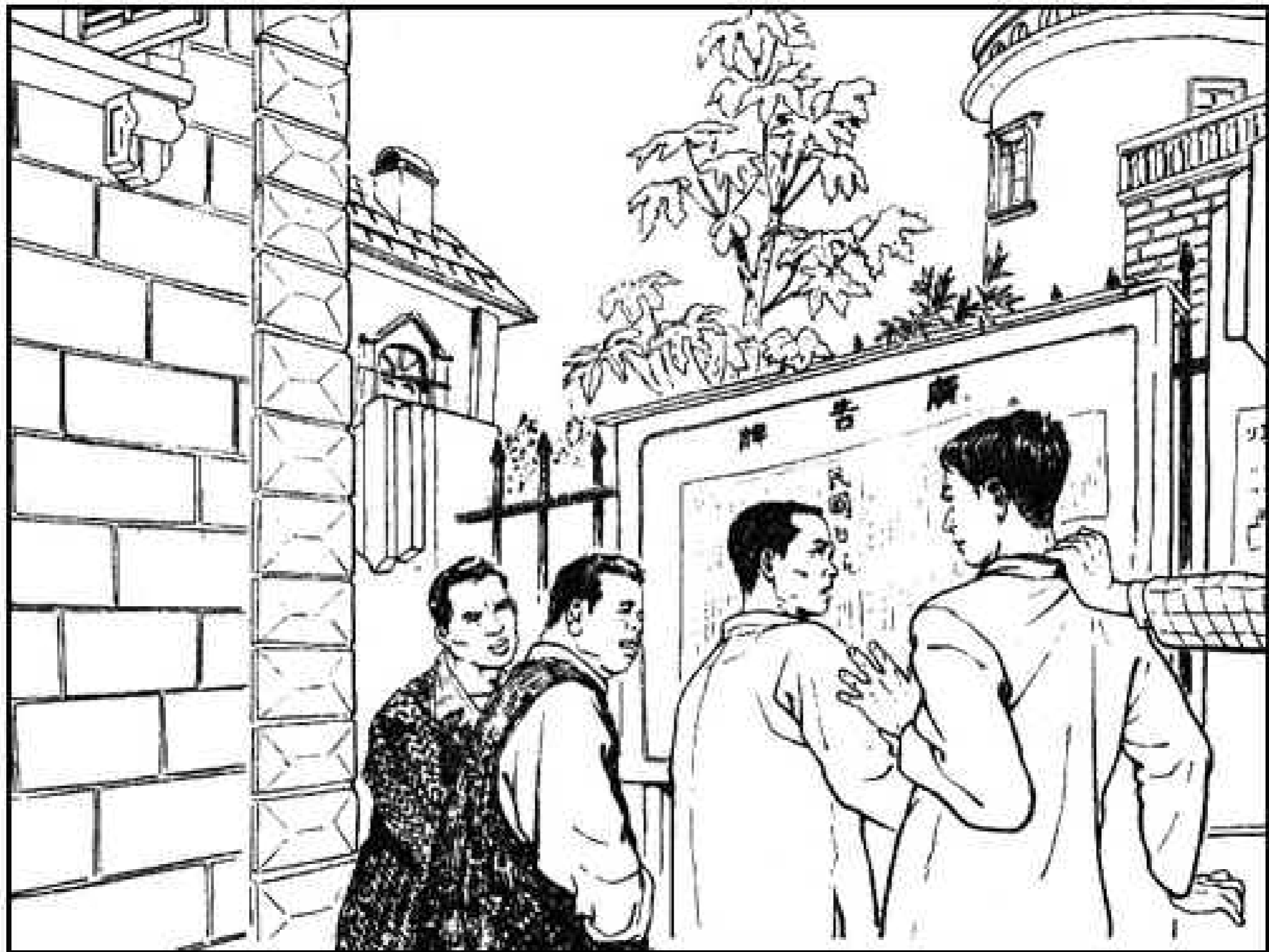




30. 剑平深怪自己忘记把这事告诉李悦，决赛亲自去通知他们。就把原来打算抄南普陀后山走的路线放弃。他想：只要能冲过一段大路，就可以窜进僻巷，绕到市区。



31. 剑平溜出校门。四边一张望，就迈开大步走去。突然发觉背后跟着奇怪的脚步声，路上拐弯处停着一辆囚车。他感到苗头不对了。



32. 他赶紧躲闪入路旁广告牌下，假装看报。忽有一个陌生的声音在背后叫他，他装作没听见，扭转身想溜，但已经迟了。



33. 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使劲一挣，拔腿就跑。



34. “叭！叭！……”一阵枪声，子弹擦过剑平腰边，前面一个光着上身的孩子倒了。剑平给他一绊，也摔了。还来不及跳起，就被追上的警探抓住。



35. 那小孩子惨厉的嚎叫着，赤膊上涌出来的血，把剑平的白色上衣染红了。剑平翻身起来，就蹲着不动，双手按住腰部喊道：我中弹了。……



36. 慌了神的警探撂下“中弹走不动”的剑平，转过身去看小孩。路人越围越多，乱成一片。剑平霍的跳起，钻进人缝，溜进小巷，只听背后又是一阵枪声。



37. 剑平冲到小巷尽头，发觉是条死胡同，慌忙窜进一家院子，一个老婆婆却凶狠的冲他嚷着：唉！唉！进来干吗？……





38. 剑平一急，敏捷的跳过院子的矮篱笆。这是一条又窄又长的巷子。地上长满青苔，似乎从来没人走过。他三步两脚的朝着郊外的方向冲出去。



39. 出了巷口，面前是一片碧绿的田野连着陡峭的山坡。一条宽阔的山涧挡住他的去路。



40. 这时不容许剑平有一秒钟的踌躇，他一个猛劲纵跳过去，踩着涧边的石头，泥土直往下滚。一个洗衣工人看了，摇晃着脑袋说：“好险呀！”剑平回头笑笑，翻身就跑。



41. 他几个箭步，爬上陡坡，钻进一个长满芦苇的浅水塘躲起来。



42. 他松了一口气，洗掉身上的血渍，忘了自己处境的危险，只担心子春家里四个同志会不会落在警探手里。



43. 他打算天黑以后，再潜行到兆华家里。好不容易把挨到太阳偏西，忽听得远处有人说话：“不出这山头，包围起来，跑不了？”往外一看，两堆人影正在山腰那边搜来搜去。



44. 等那些人走远了，看不见了，剑平才钻出芦丛，攀登悬崖，爬过一个一个的陡坡。他想：与其躲着等他们来搜山，还不如趁早冲出去。



45. 他在山洼里乱窜着，随后发觉迷了方向了，一个放牛的孩子叫他往西走。还是摸不出去。一个砍柴的小和尚又叫他往东走，这下他呆住了。





46. 他正在拿不定主意，忽然松树背后闪出一个樵夫，说他也要下山，可以领他一起出去。剑平不大放心的跟着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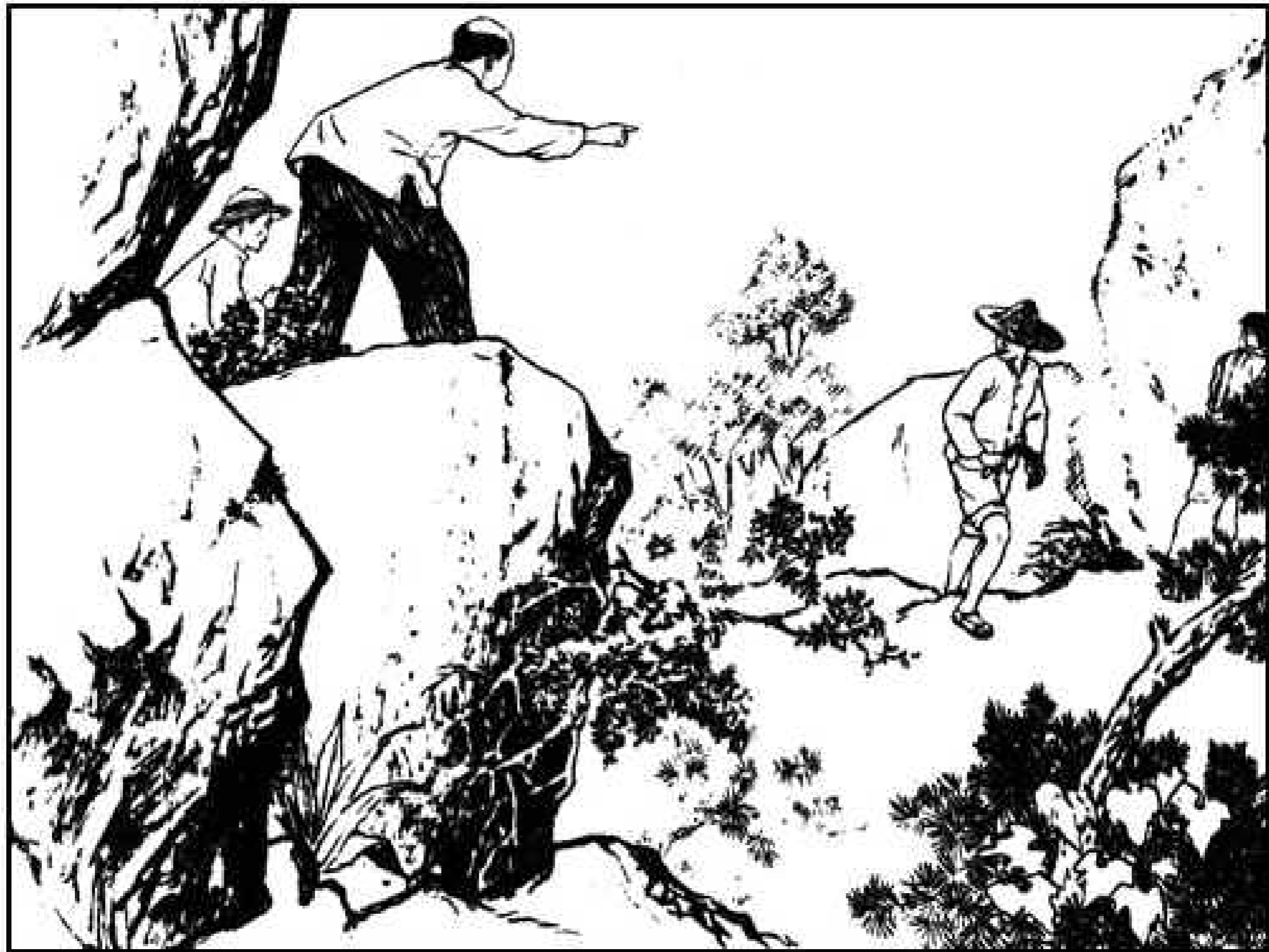
47. 走了几步，樵夫忽然转过身来，把斗笠一掀说：“认得吗？我是阿狮。”剑平一看，欢喜得差点叫出声来。原来他是冰厂工人，三年前加入共青团时和剑平是一个小组。



48. 阿狮说他早晨看见剑平出事了，说立刻报告给李悦。随后听说警探出动搜山，李悦知道剑平已经逃到山上。就派他和另外两个同志化装来营救。



49. 阿狮穿来两套衣服，就脱下一套，连同斗笠，草鞋都给剑平换上。又将剑平的衣服和皮鞋扎成一捆，扔进岩洞里。



50. 他们绕着荒僻的山路走了一阵，忽然石坡顶上有人把他们喊住。接着跑来两个穿乌云纱的暗探，问他们有没有看见一个穿白上衣的小伙子。



51. 剑平装得很老实，很简单的回答说：“没看见。”那两个家伙便掉头跑了。



52. 他们来到岩石重叠的峭壁上，阿狮指着山下说：“大路、小路都打着埋伏，还是爬岩石下去妥当。我先下去，要是安全，就唱起‘一只小船两支篙……’，你再下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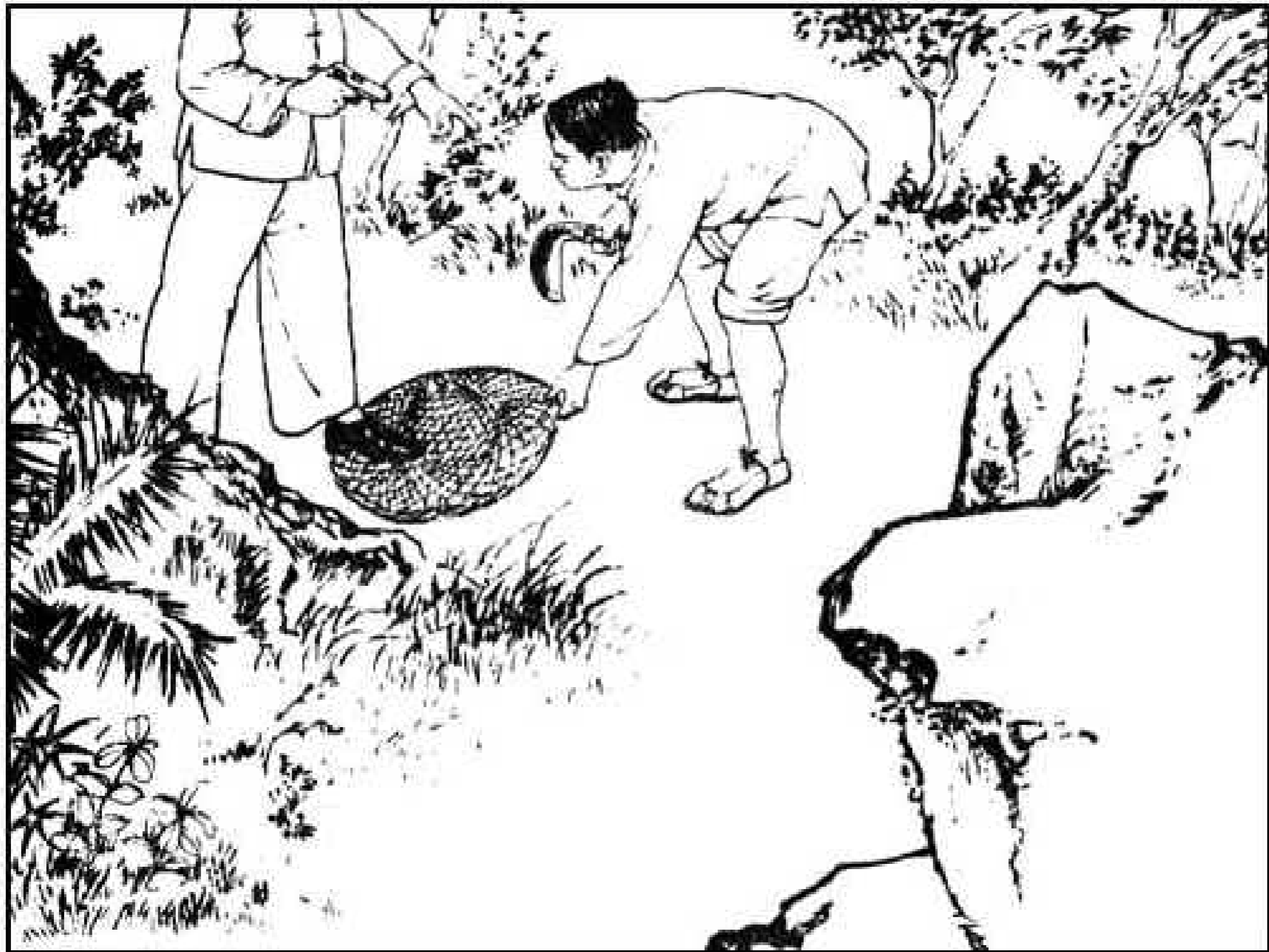


53. 阿狮攀着岩缝里的小树，一步一步溜下去。剑平躲在树丛里，心想：要是下面没有警探，十分钟后，就可以到达兆华家里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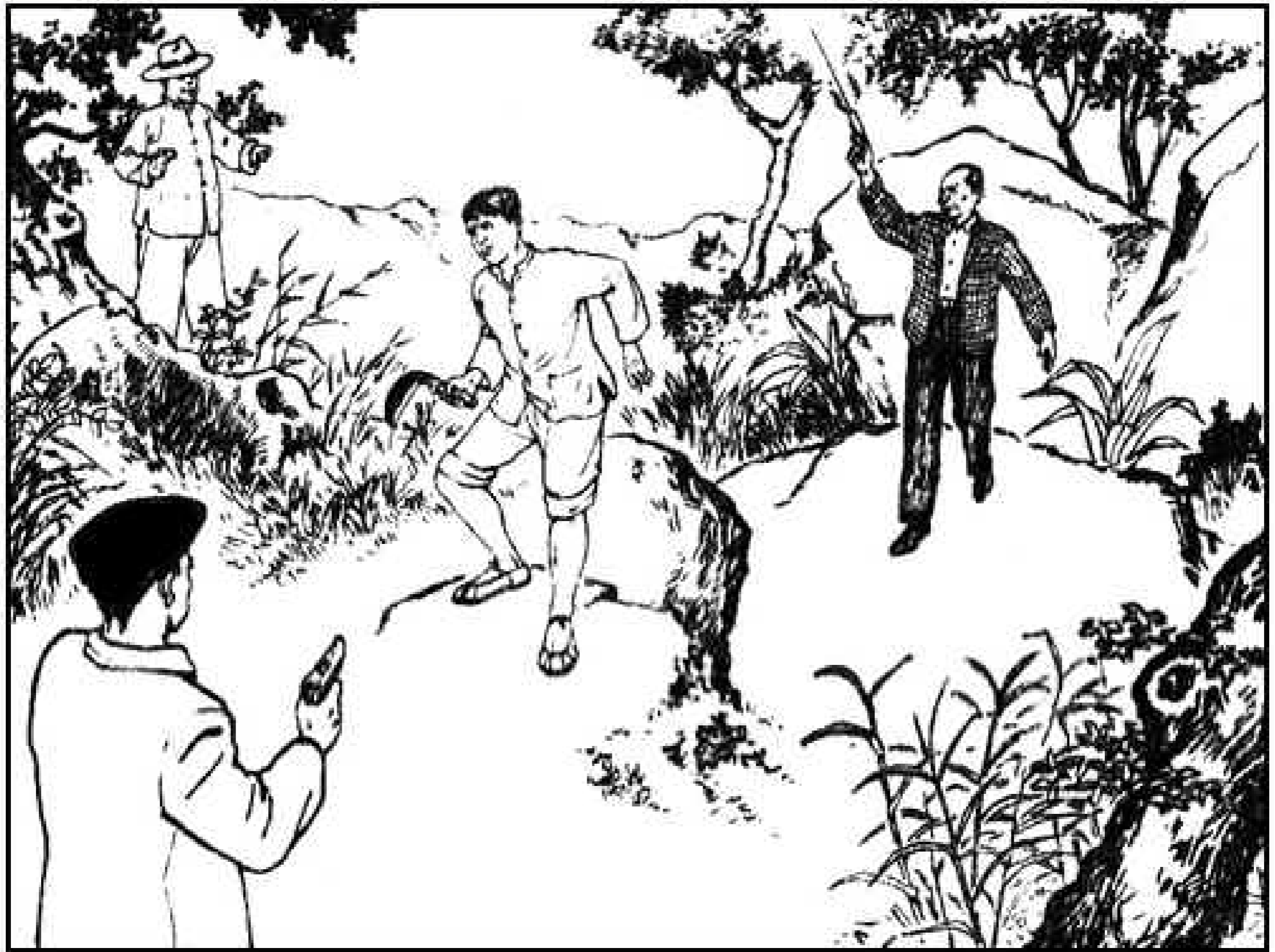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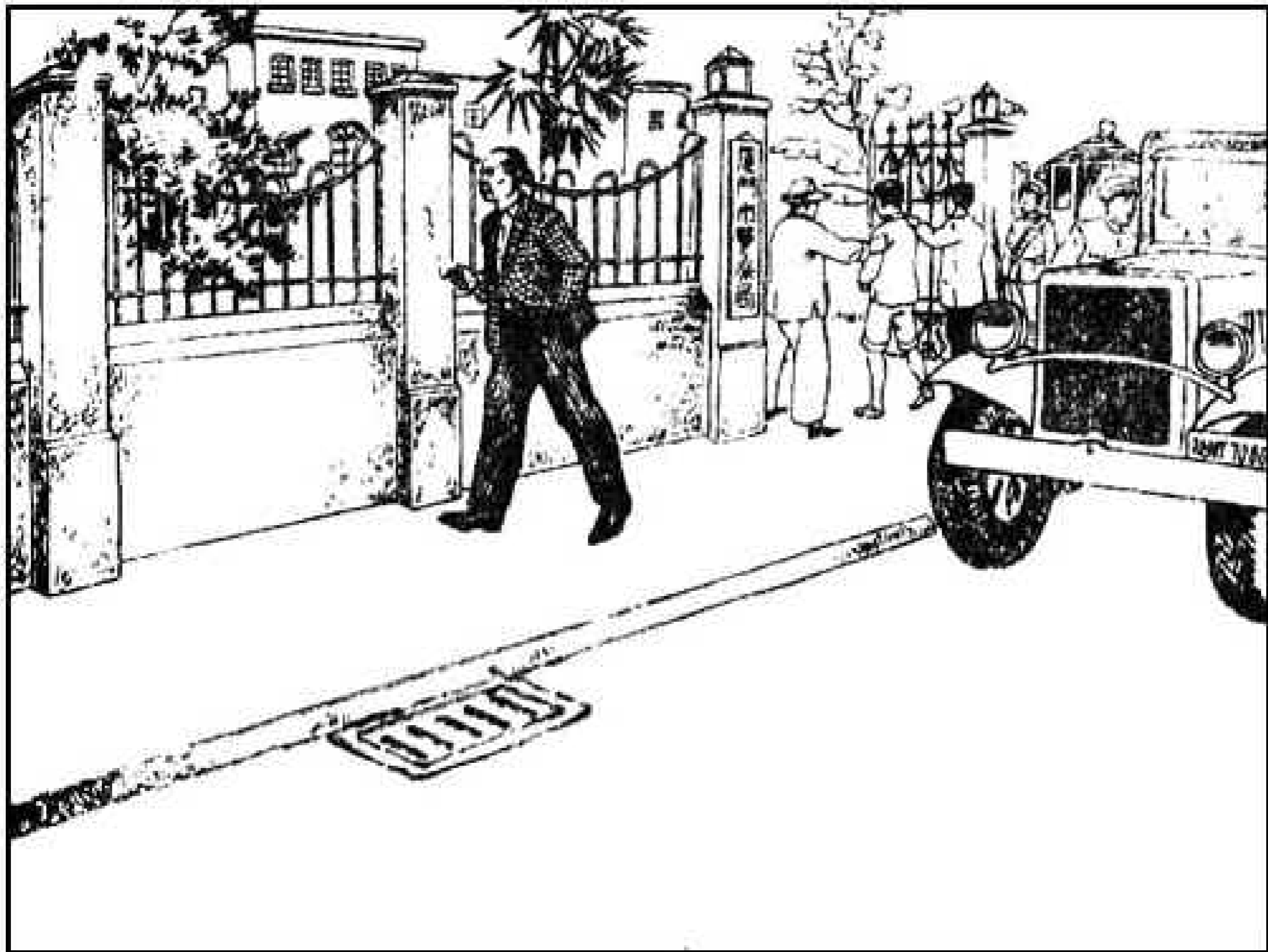
54. 他正想得出神，冷不防一阵风把他的斗笠吹翻了。他本不想出来，可是头发跟樵夫的打扮不相称，怕露出破绽。就跳出树丛扑过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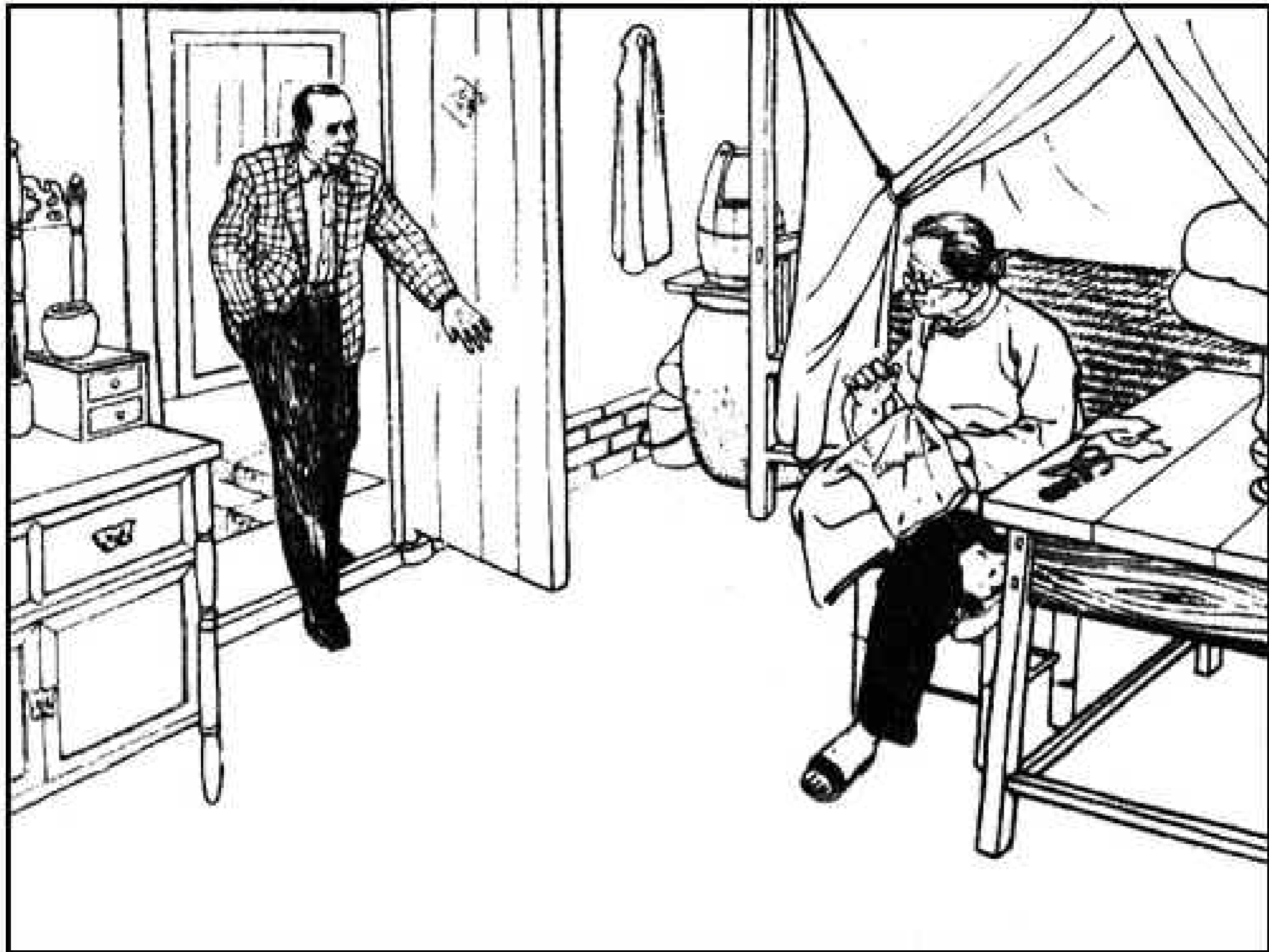
55. 那斗笠却像车轮的滚下山坡。他望望山坡底下，静悄悄的，就大着胆子溜下去。待他捡起斗笠转过身来的时候，两支手枪正抵住他的胸口。



56. 剑平猛掉转身，想冲下山去。路旁又闪出两支手枪，前后受围，跑不掉了，当他被扣上手铐的时候，远远山脚那边正传来阿狮清脆响亮的山歌：“一只小船两支篙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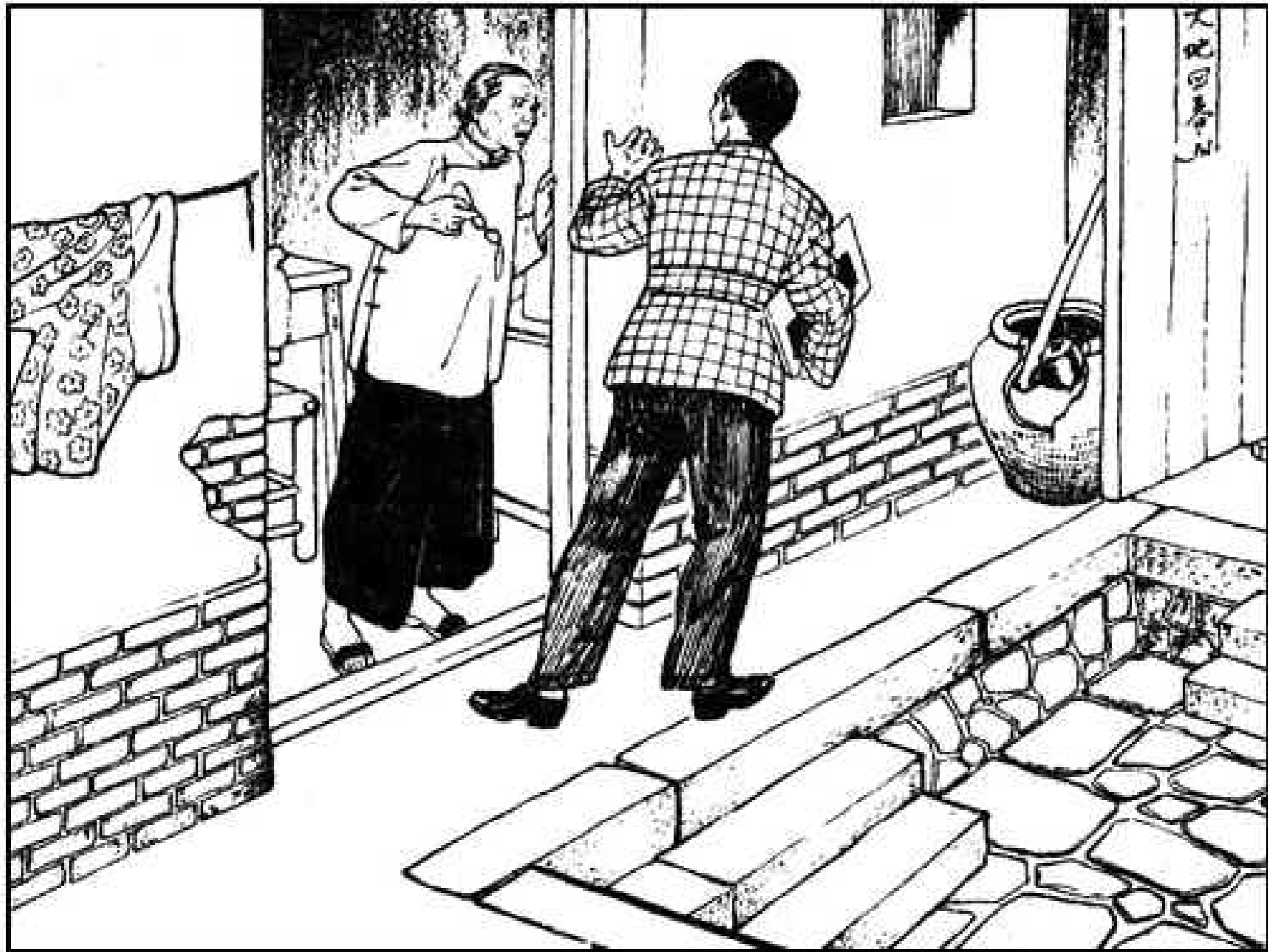
57. 金鳄把剑平押上囚车，关到侦缉处后，又悄悄的独自赶到剑平家里去搜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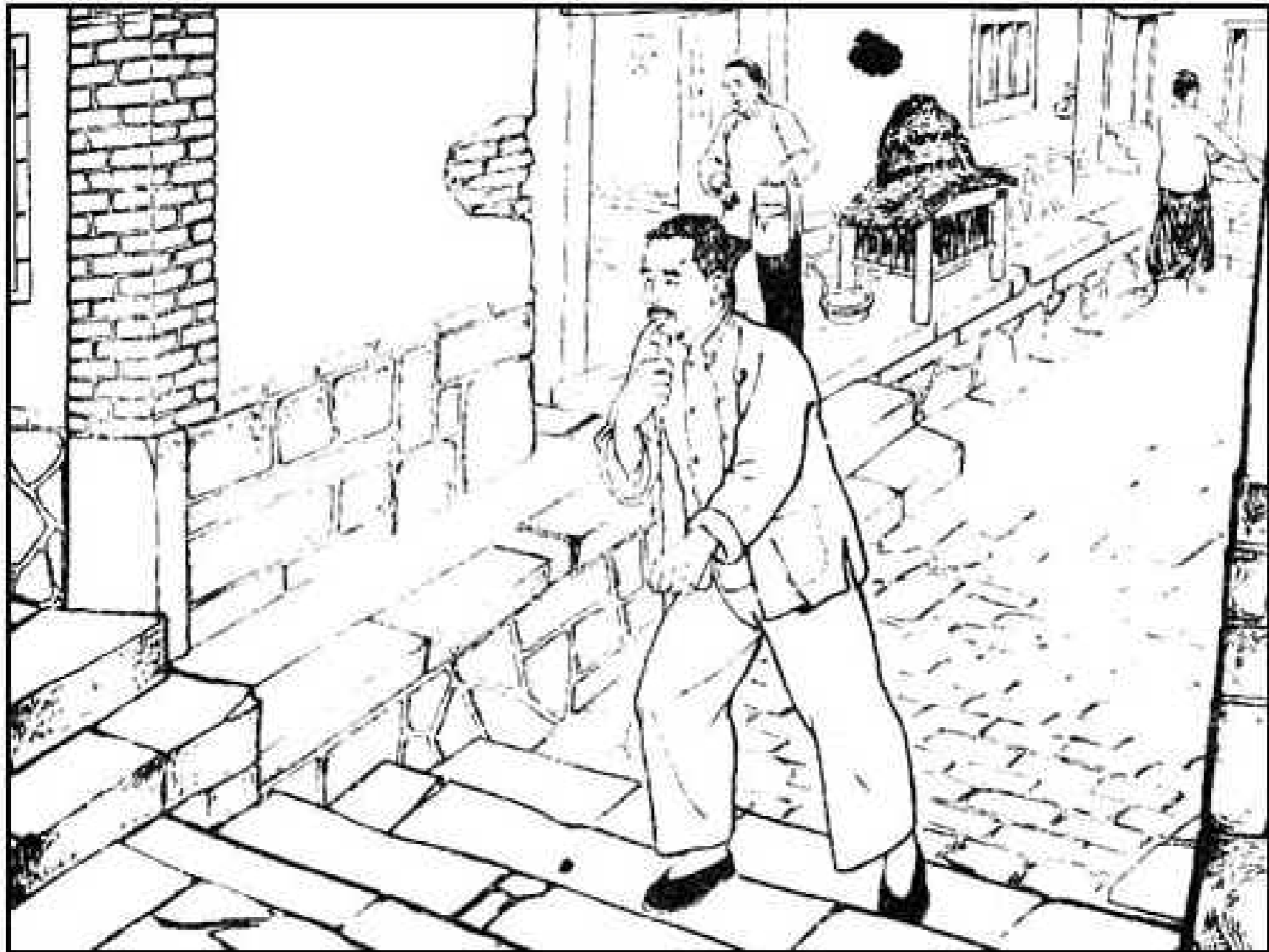
58. 金鳄小时候曾拜田伯母做干娘，大了爱偷东西，田伯母很不喜欢他，到他成了流氓当起探长的时候，就更讨厌他了。他一进门，田伯母就没给他好脸色看。



59. 金鳄到外翻箱倒柜，田伯母也不想惹他，但看到剑平的一大包书和一块钢版给拿走了，就揪住他不放，说书是剑平的，钢版是李悦的，丢了得赔人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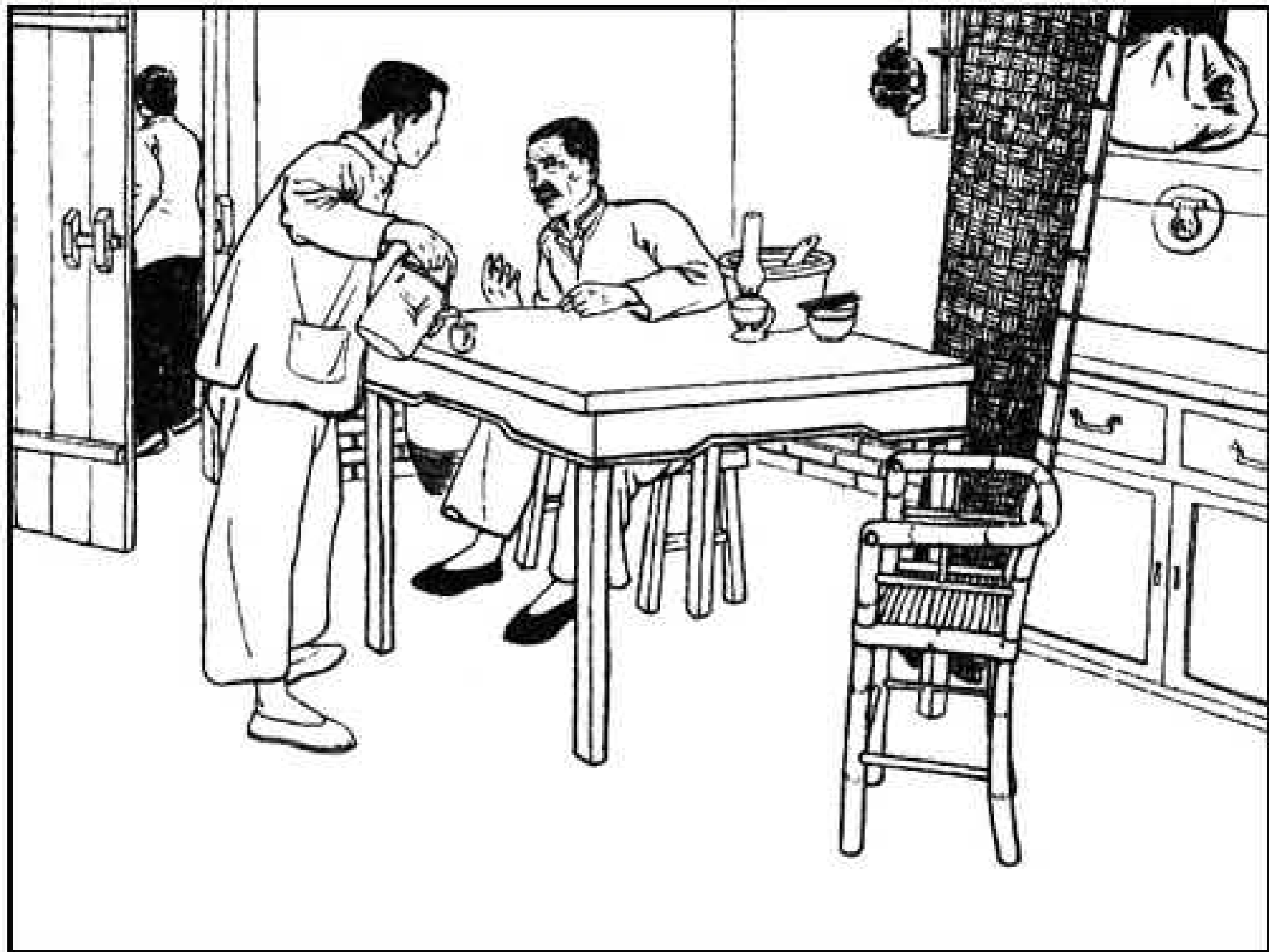


60. 金鳄干笑说：“是李悦的！不要紧。剑平给我们处长‘请’去了。这些拿去检查一下就送回来……”田伯母听说剑平被捕，呆住了，金鳄就趁势夺门溜走。



61. 田老大回家时听说金鳄来过，知道事情不妙，就气喘喘的到处寻找李悦，要把情况告诉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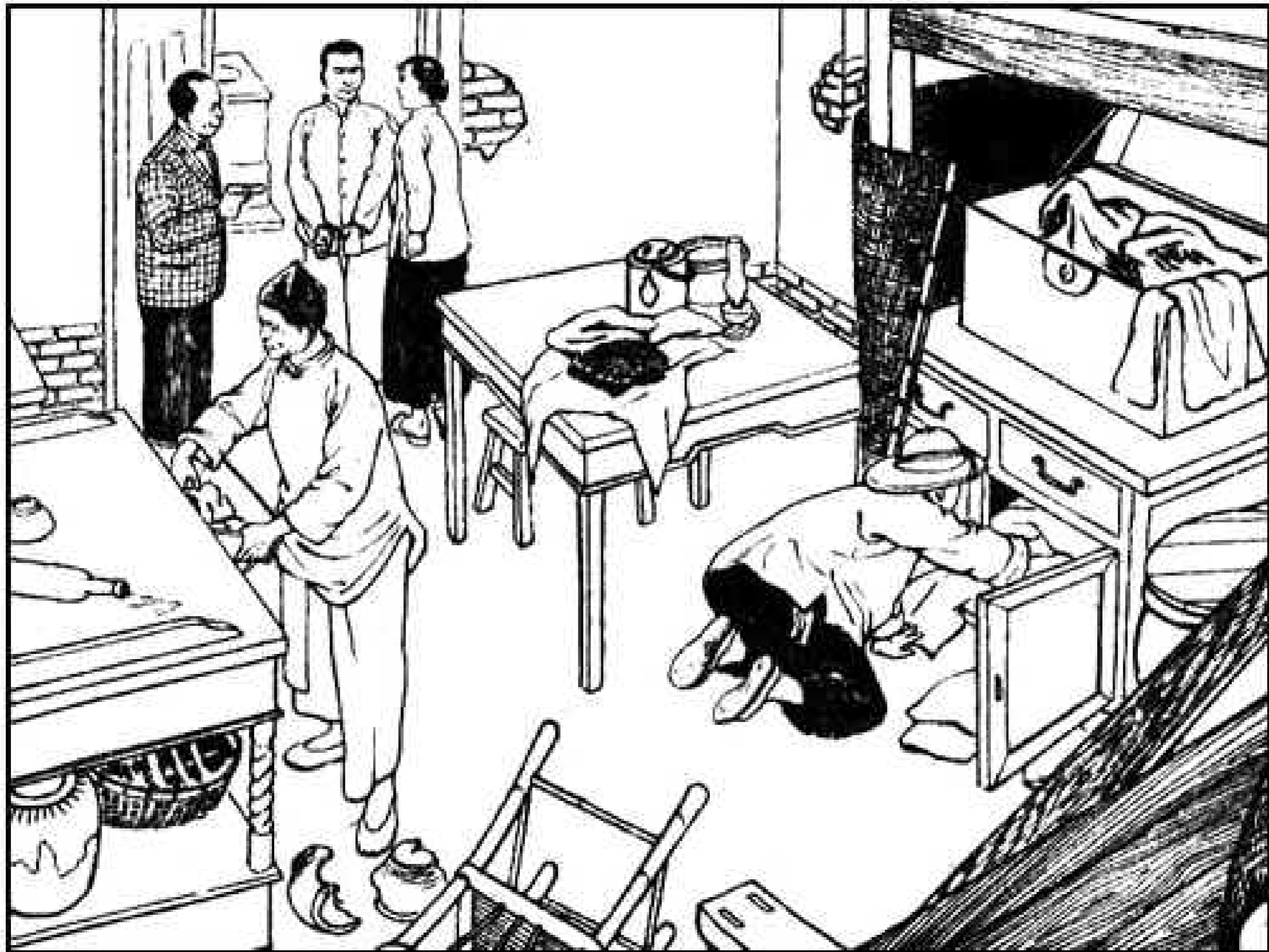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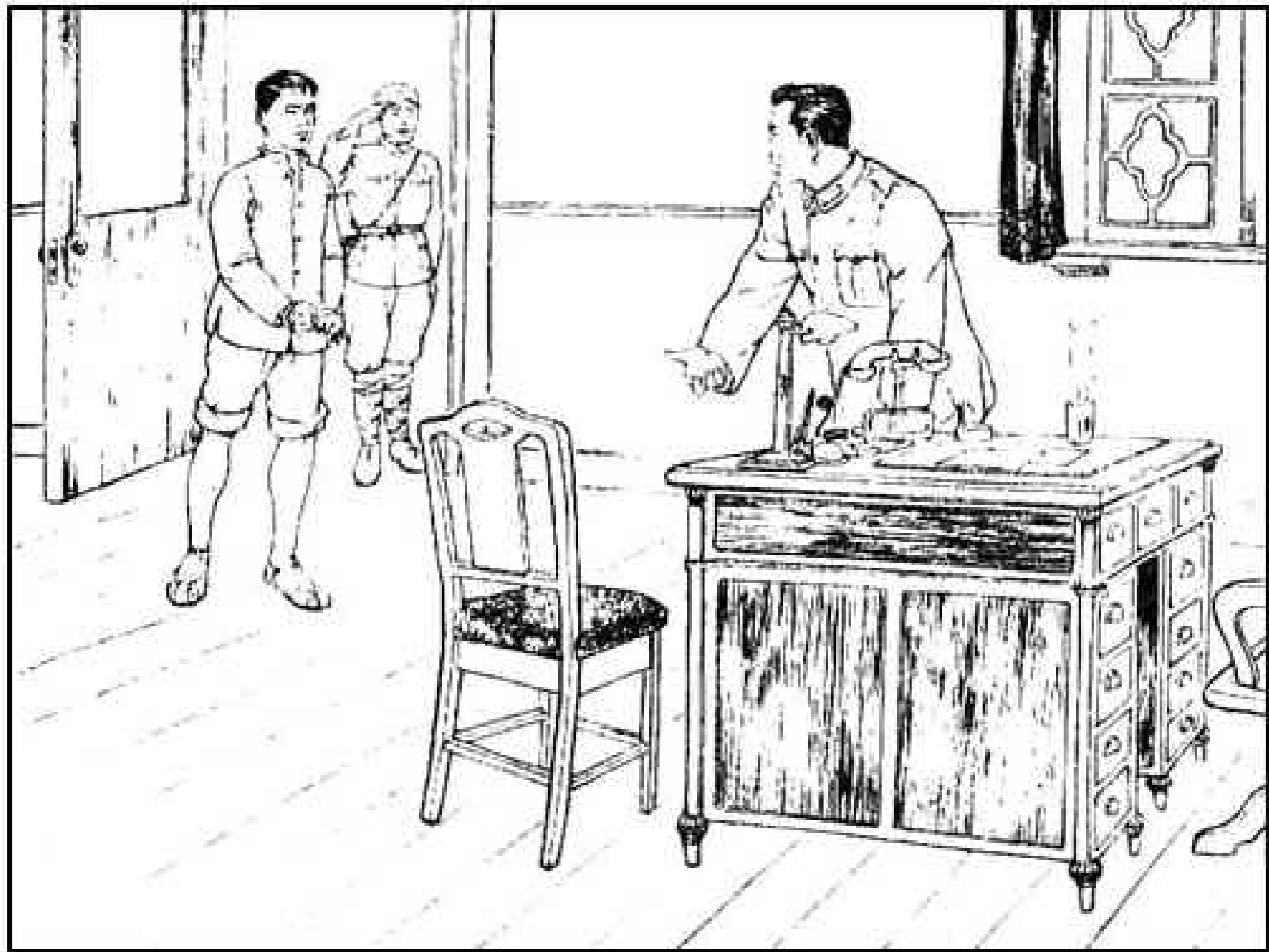
62. 李悦知道事体严重了，一面安慰田老大，一面交代说：要是金鳄再来查问，叫田伯母改口说钢版是剑平当教员用的，因为舍不得被人拿走，才说是别人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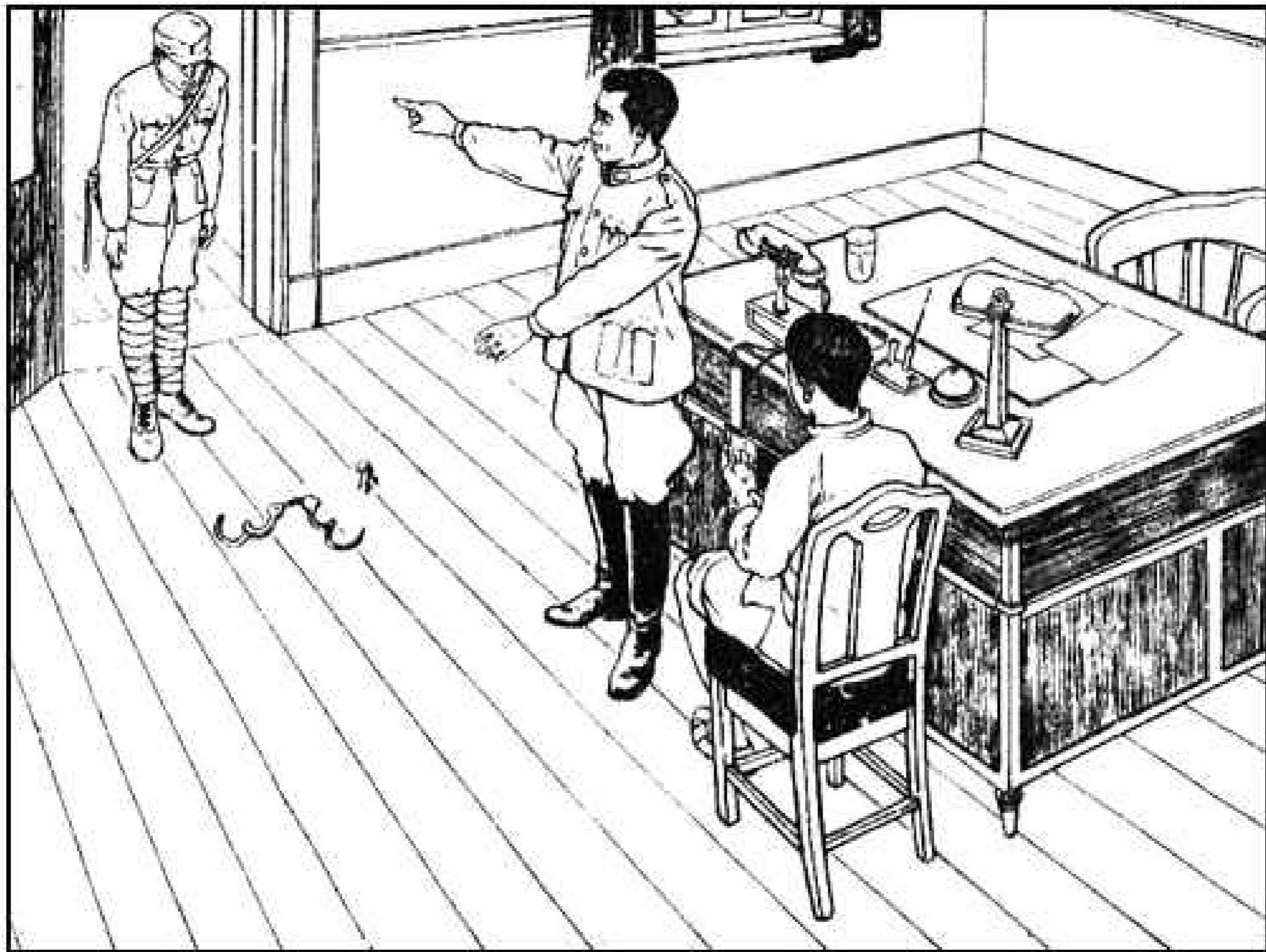
63. 田老大走后，李悦连晚饭都来不及吃，戴上帽子就往外跑。不料劈面就撞着金鳄他们，要想闪开已经来不及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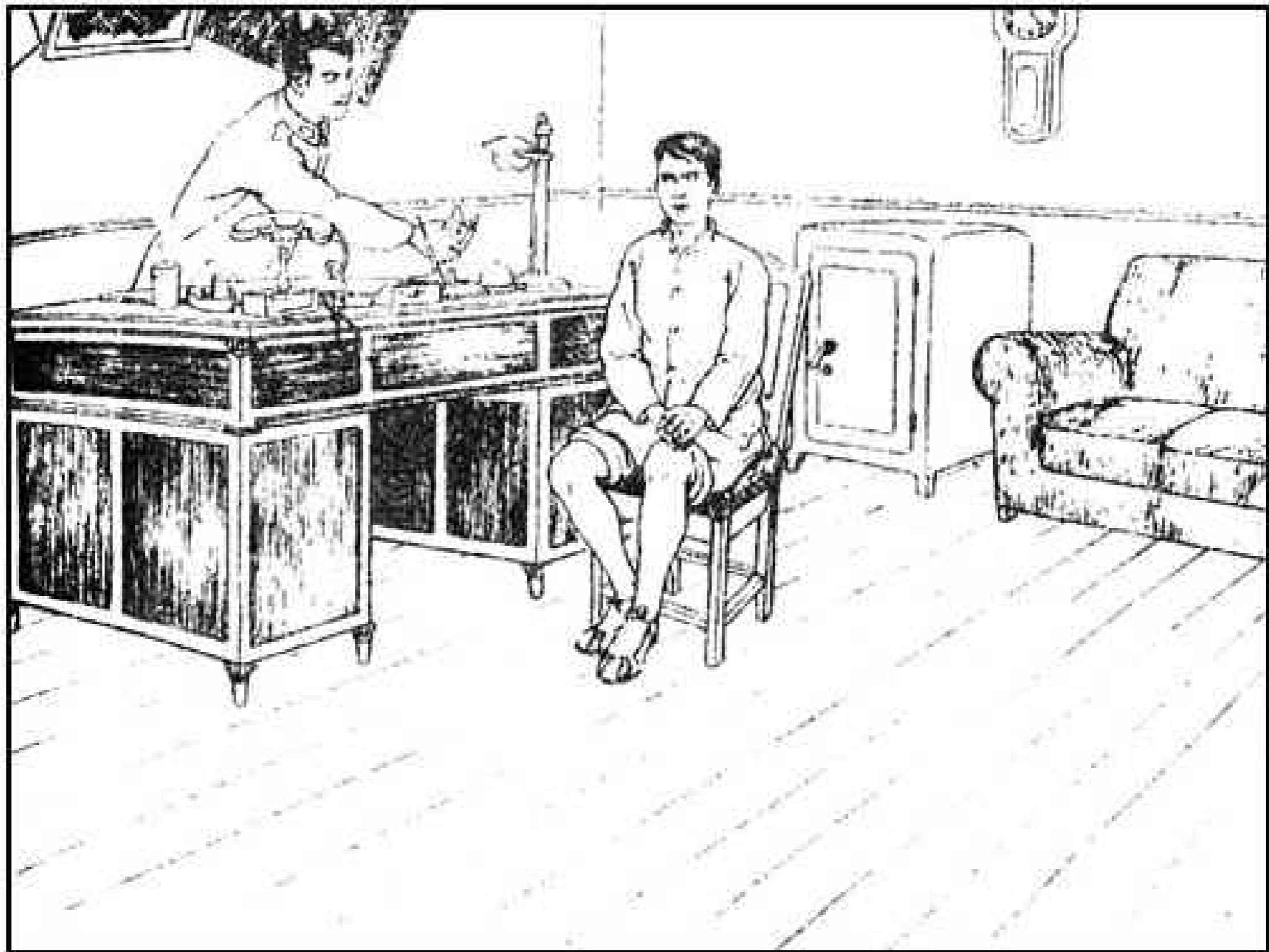
64. 金鳄在李悦家搜了一通，才把李悦押走。原来金鳄把钢版带回侦缉处以后，赵雄认定这里面还有问题，叫把李悦也逮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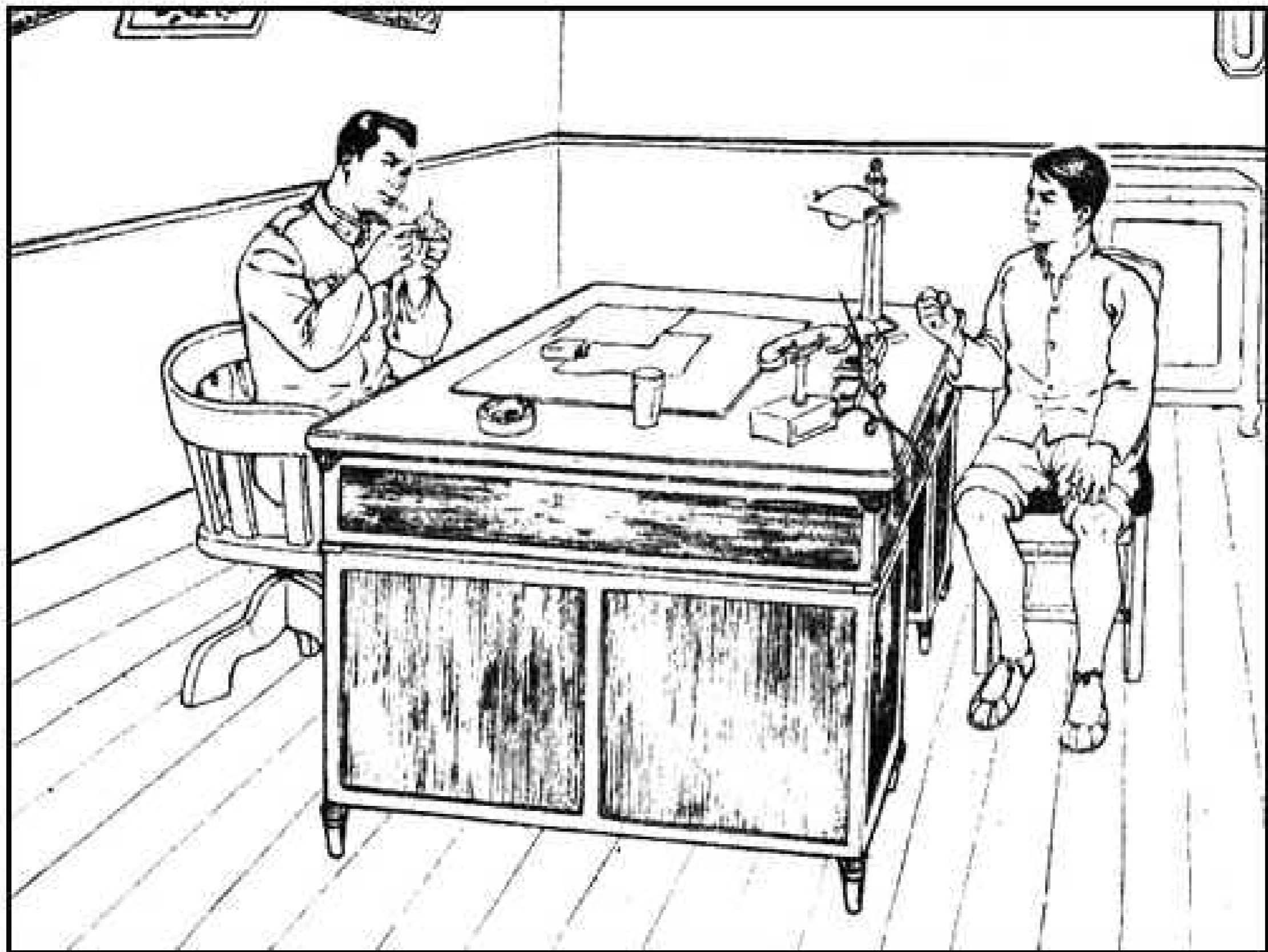
65. 剑平给关了几个钟头才被提讯。赵雄仍象从前那样魁梧、漂亮，但是右眉间却横截了一道新添的刀疤，一对鹰眼直闪着兽性的凶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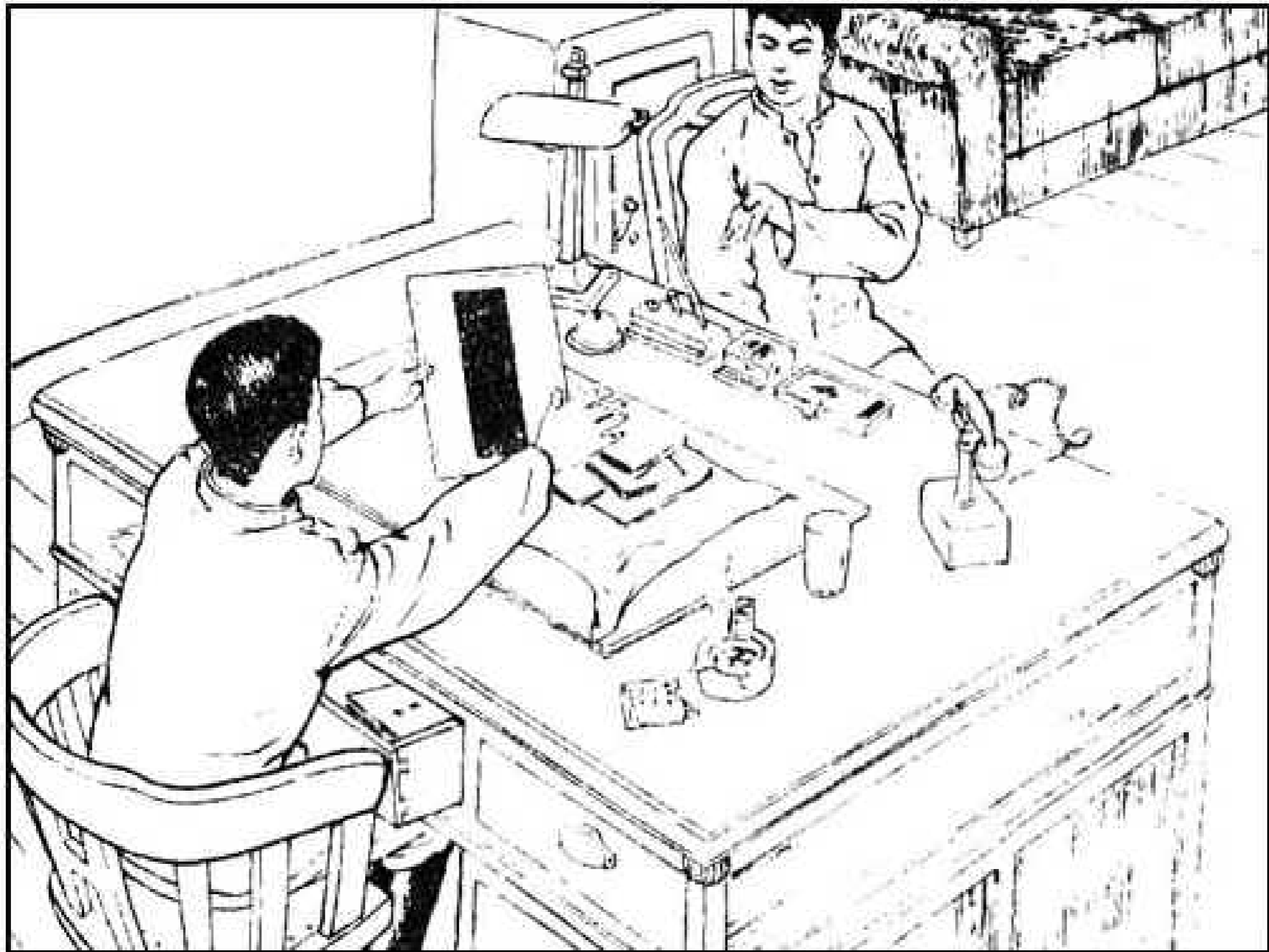
66. 赵雄礼貌的让剑平坐下，一面装腔作势的责备警兵为什么把剑平扣上手铐，一面假惺惺的亲自替剑平开铐。



67. 赵雄把剑平端详一番，自我夸耀地说：“化装得挺不错，可惜逃不出我的手掌，为了你是我把兄弟吴坚的朋友，我特别关照手下人不许向你开枪，这点你应该感谢我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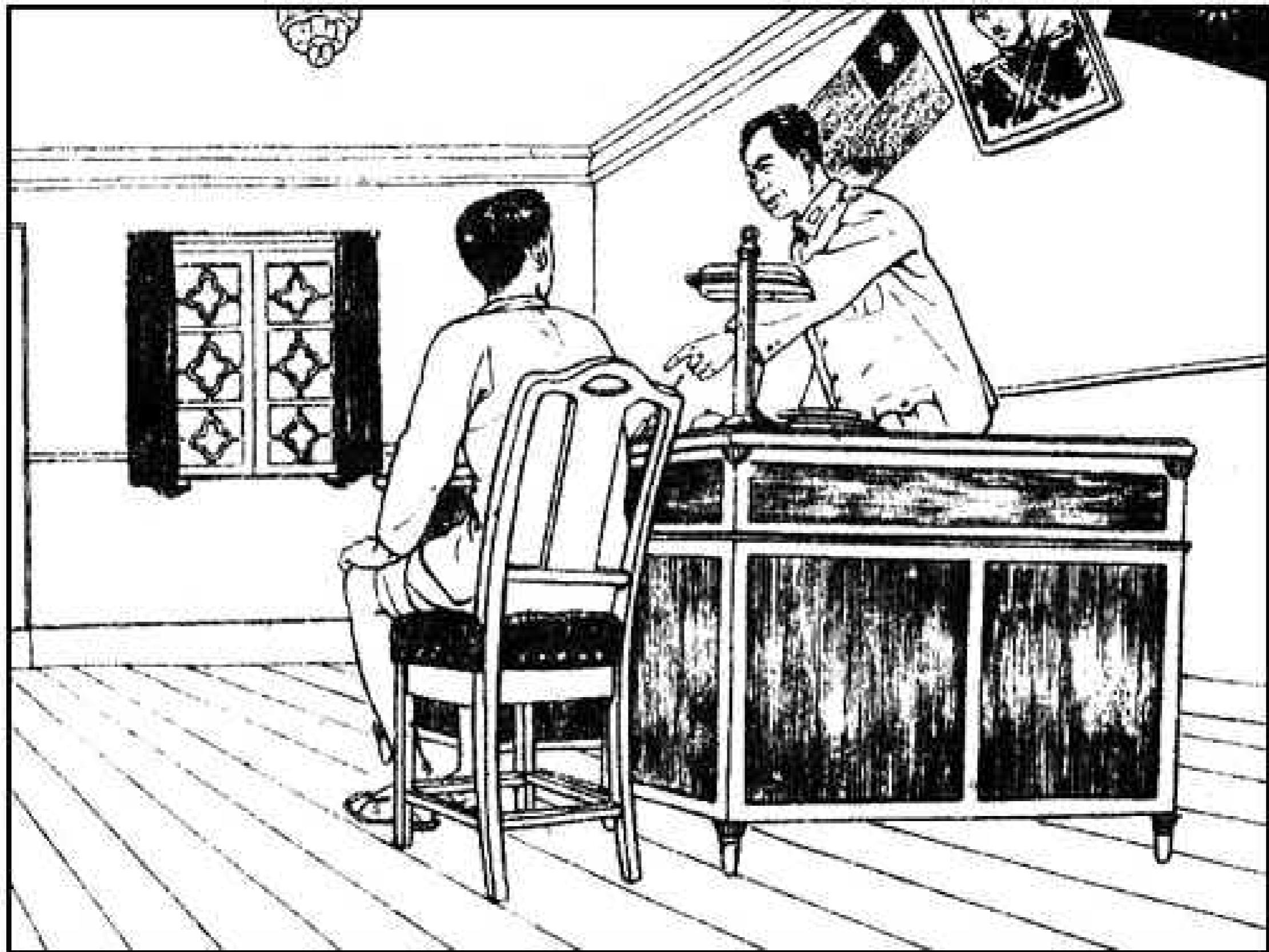


68. 剑平讽刺地说：“谢谢你的‘特别关照’，所以那一枪才打到小孩子身上了。但要请问，你们凭什么理由逮捕我？”剑平这么一反驳，赵雄到有点尴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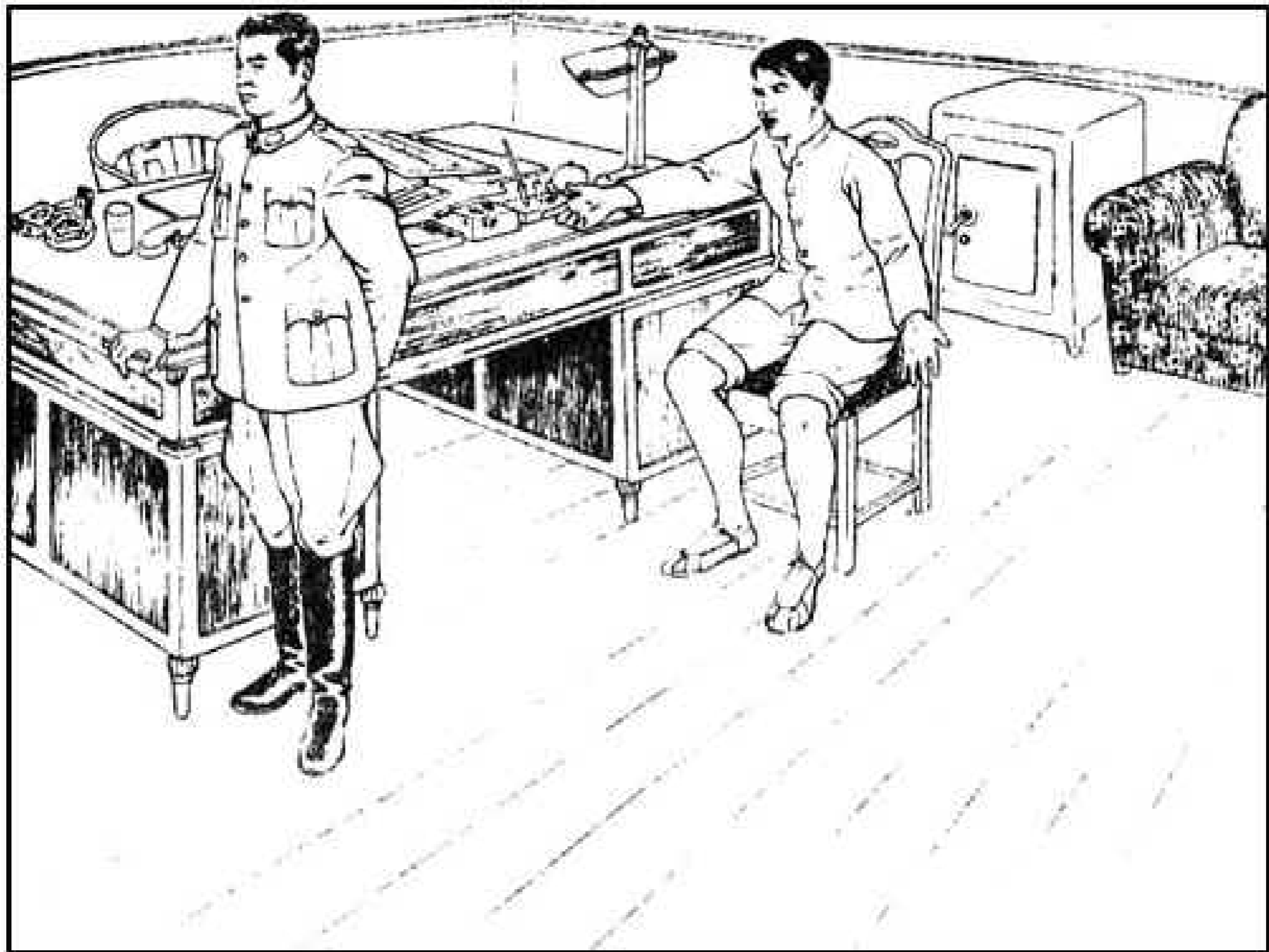


69. 赵雄随即拿出一包小册子和钢版说：“凭国家的法令逮捕你的。你这钢版是那来的？”剑平冷淡的说：“是我的，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当教员就得讲义吗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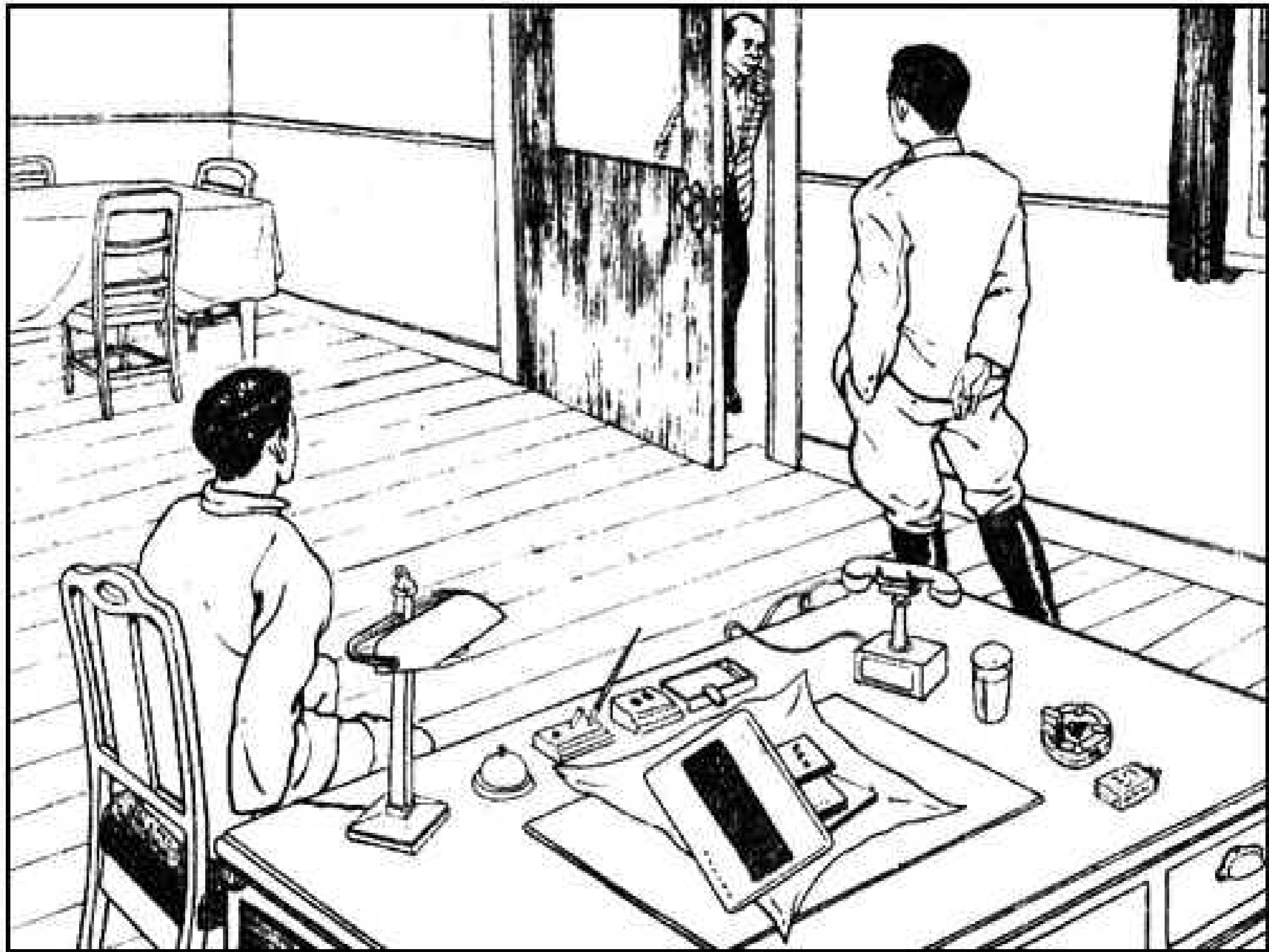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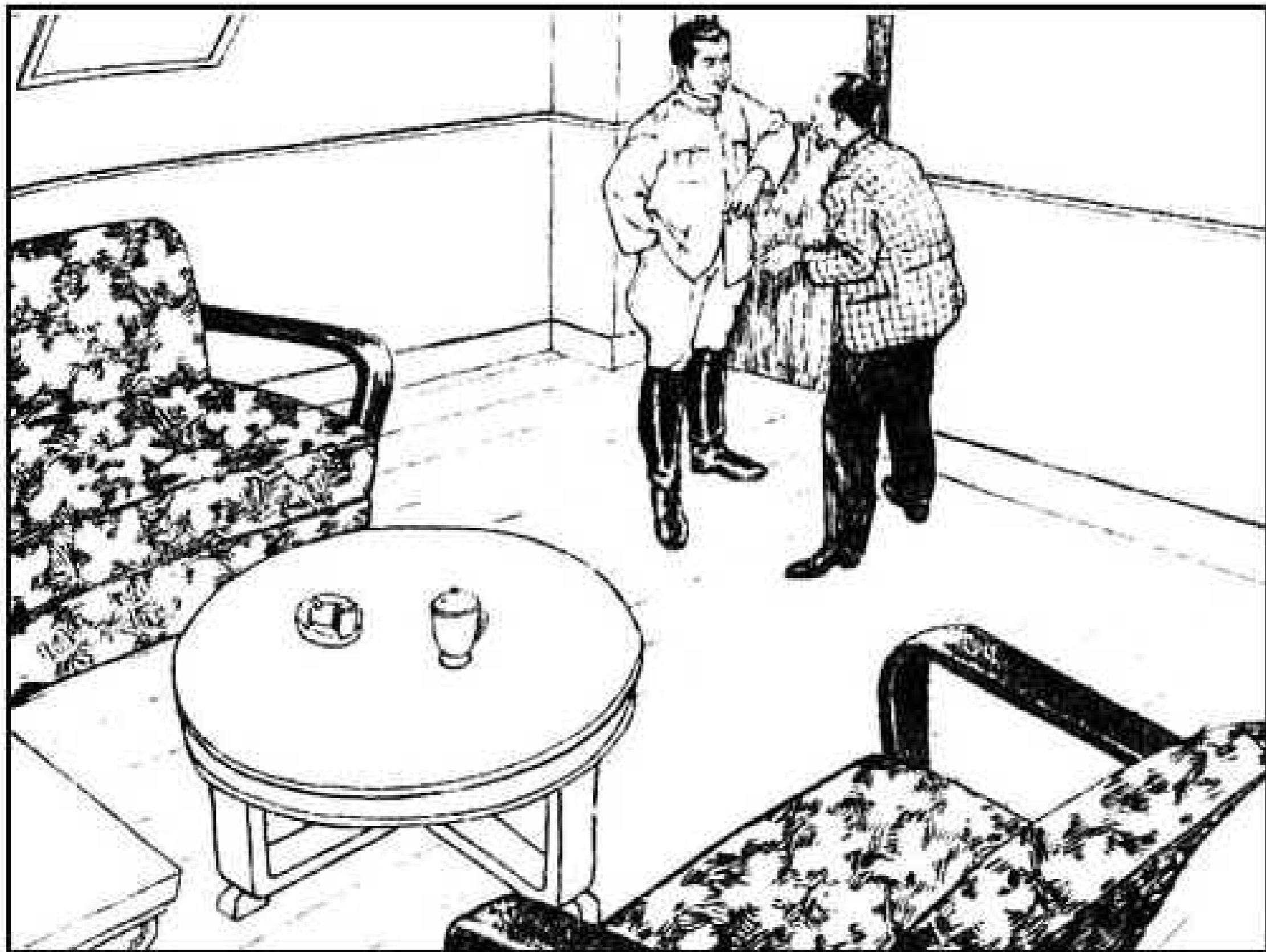
70. 赵雄有点冒火的说：“撒谎，钢版是李悦的，你们厦联社活动得太非法了，你们地下印刷所在那里？谁是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，那个是邓鲁、杨定？……”



71. 剑平截断赵雄的谰言，驳斥说：“救国是非法活动吗？你忘了当年演‘志士千秋’时，那个演法官的对你的审问，正跟你今天审问一个爱国者一样！”



72. 赵雄脸上登时红一阵、青一阵，正好这时有人敲门，他趁势站起来走去开门，只见金鳄在门边鬼头鬼脑的探了一下。



73. 金鳄告诉赵雄：“李悦已经抓到了。”他还向赵雄建议用对待周森的办法来对待剑平。赵雄说剑平和周森不同，用刑是行不通的，应该慢慢设法说服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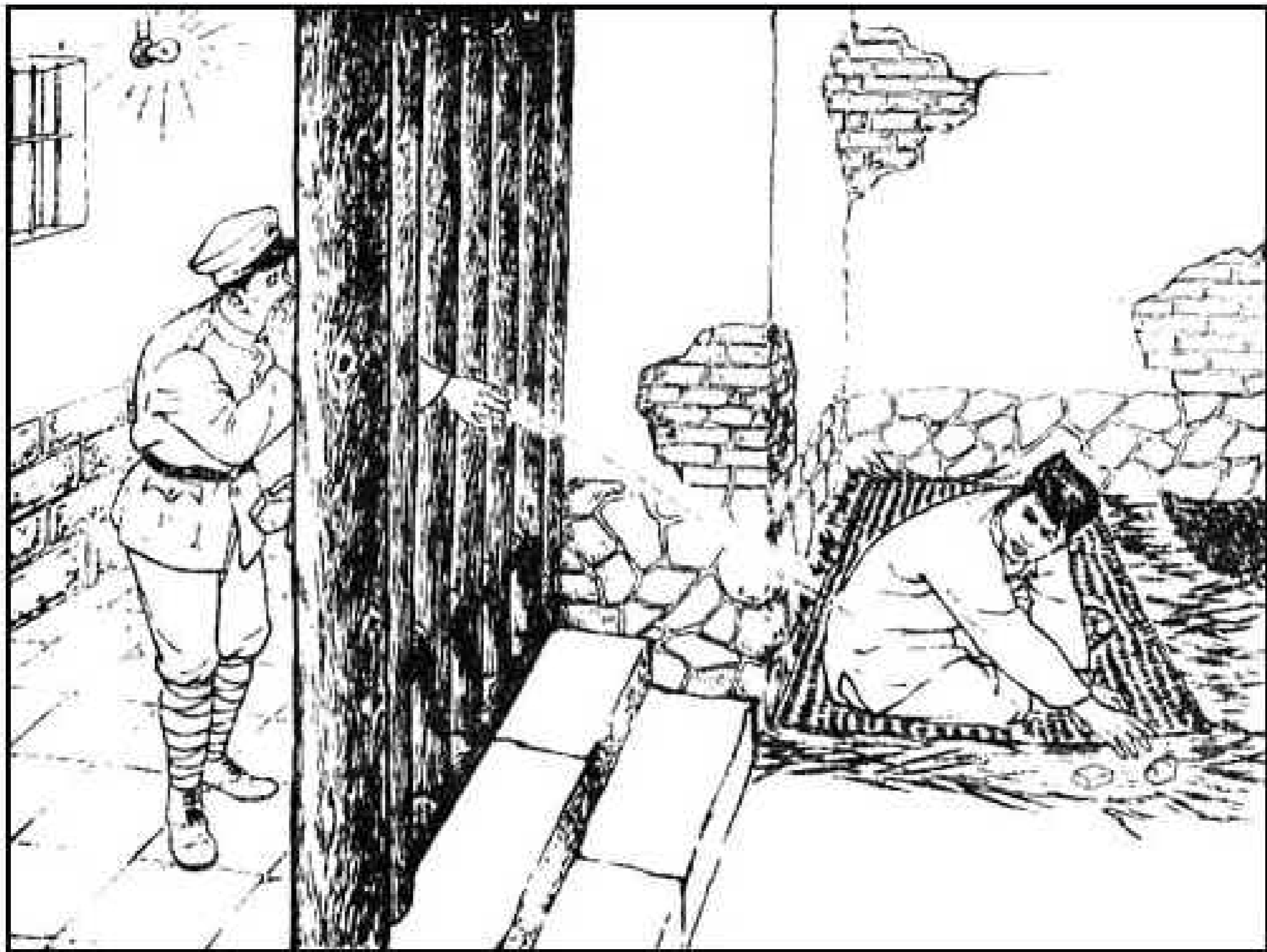
74. 剑平被关进小黑牢里。强烈的尿味混着牲畜似的恶臭，冲得他头晕脑胀。数不清的蚊子、跳蚤在他身上乱咬，但他却只担心一个问题：“李悦受注意了！”



75. 喀嚓一声，牢门开了，一个麻脸的看守送晚饭来了。临走时，把剑平的口袋乱翻一通，最后把裤带抽走，说这是狱规，没有裤带，吊死鬼就不会找上来。



76. 剑平一夜没有合眼。天亮时，看守、警兵押着一个肩膀微斜的犯人从栅门外走过去。剑平的心突的跳起来，定睛一看：天哪，那不是李悦吗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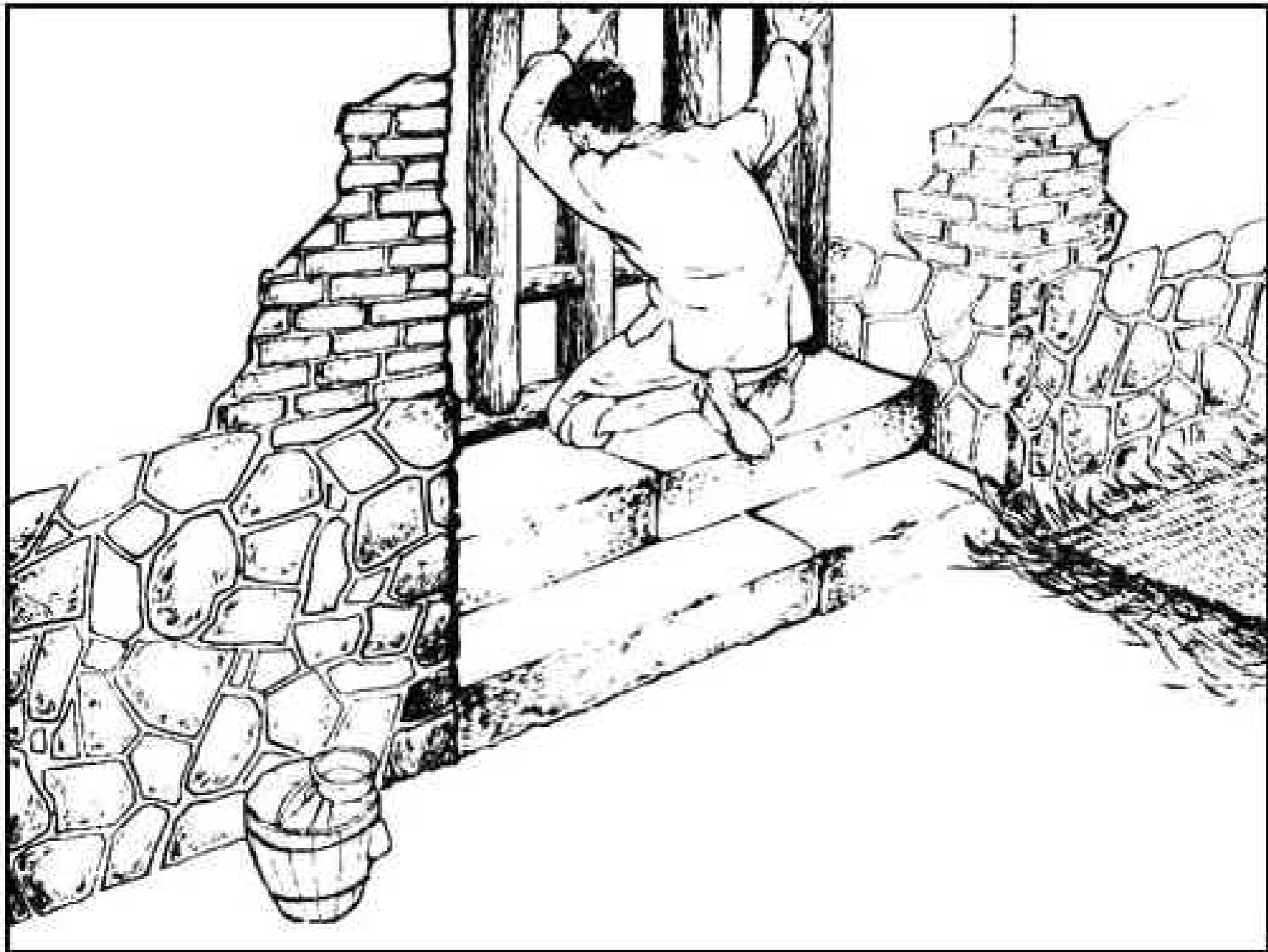


77. 剑平不明白时间是怎样挨过的。到电灯亮时，才知道夜又来了。这时木栅外悄悄的走来一个稍驼着背的看守，扔给他一个纸团和一盒火柴说：“看完了烧掉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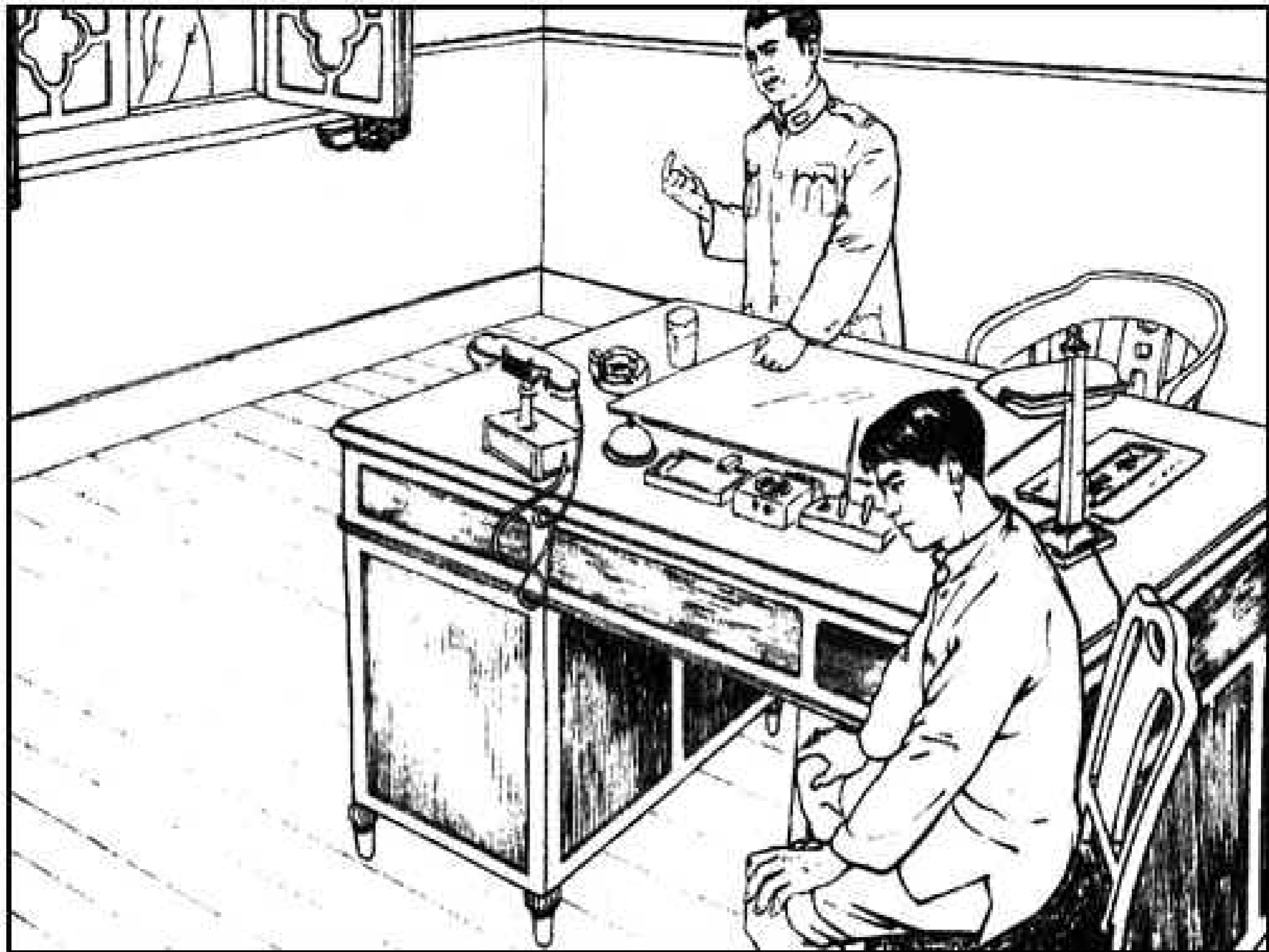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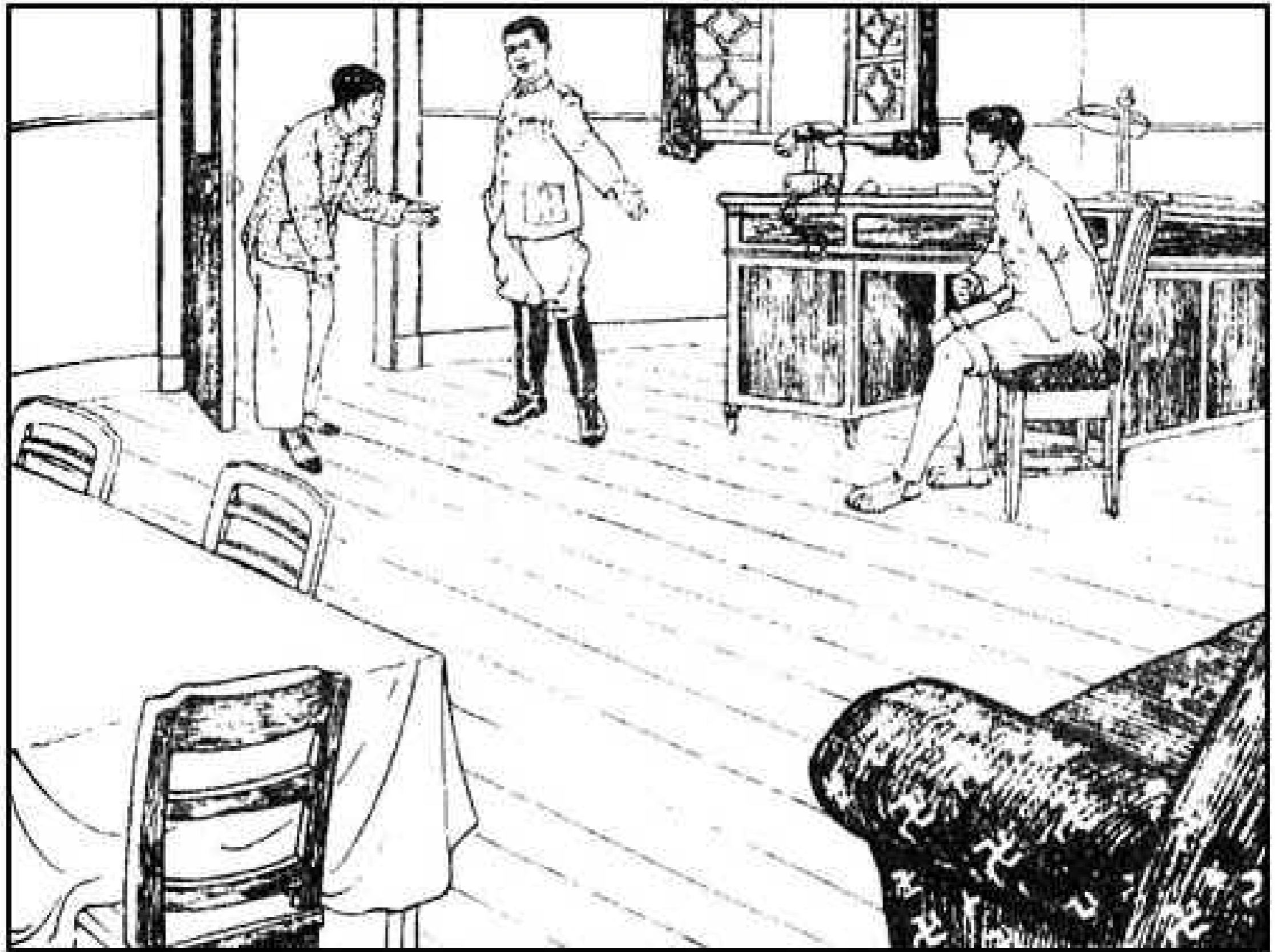
78. 字条是李悦的笔迹，写着：“昨晚被捕，与敏同牢，家被搜，无证据。今晨初审，指钢版是我的，我不承认。送信的老姚是自己人，你的口供速转告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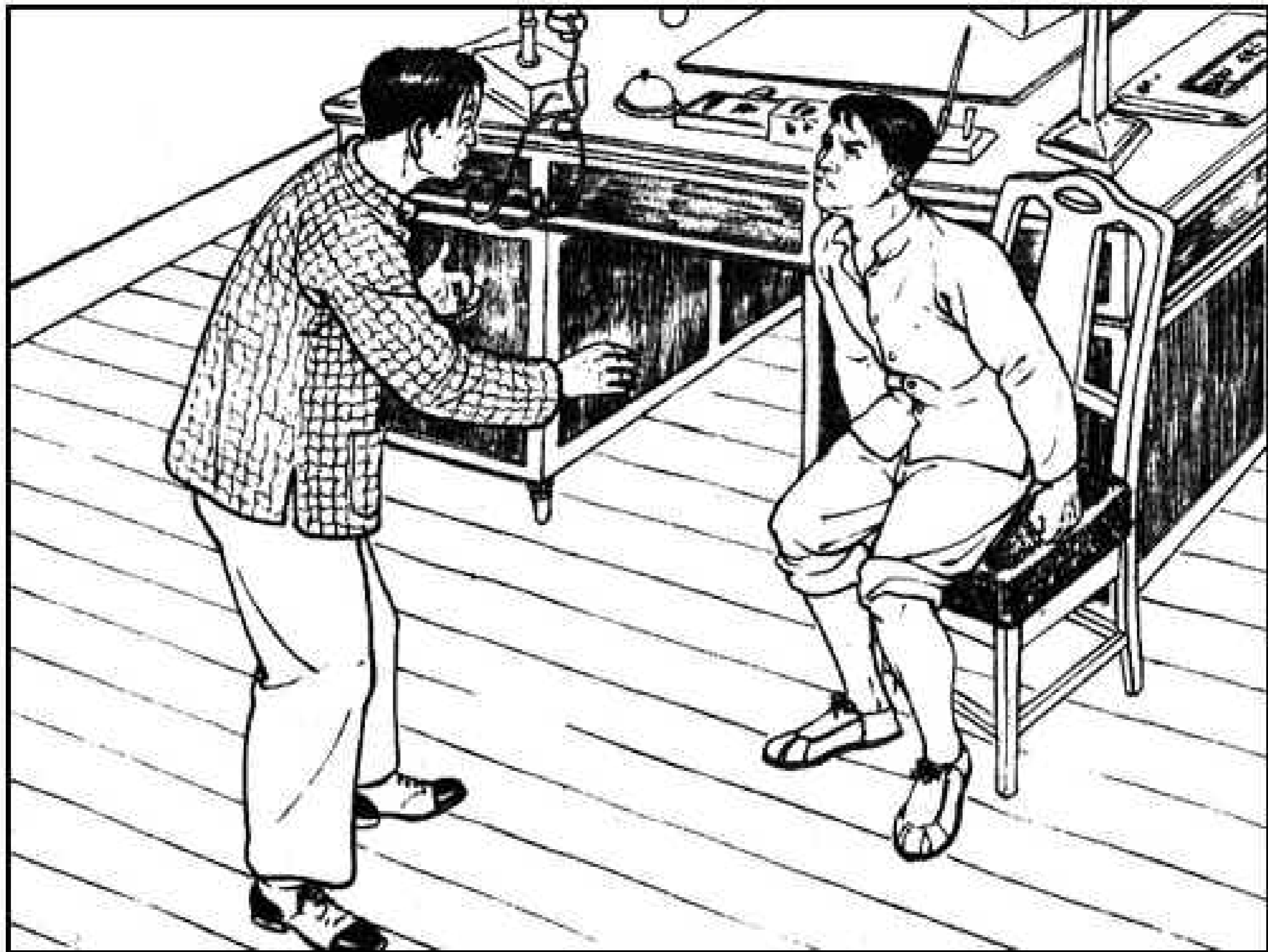
79. 剑平似睡非睡的躺着。午夜了，他被一阵突然的惨嚎声震跳起来。这是李悦的声音，是被野兽撕裂着肢体的怒吼。他浑身抖着，感到自己的心也被撕裂着。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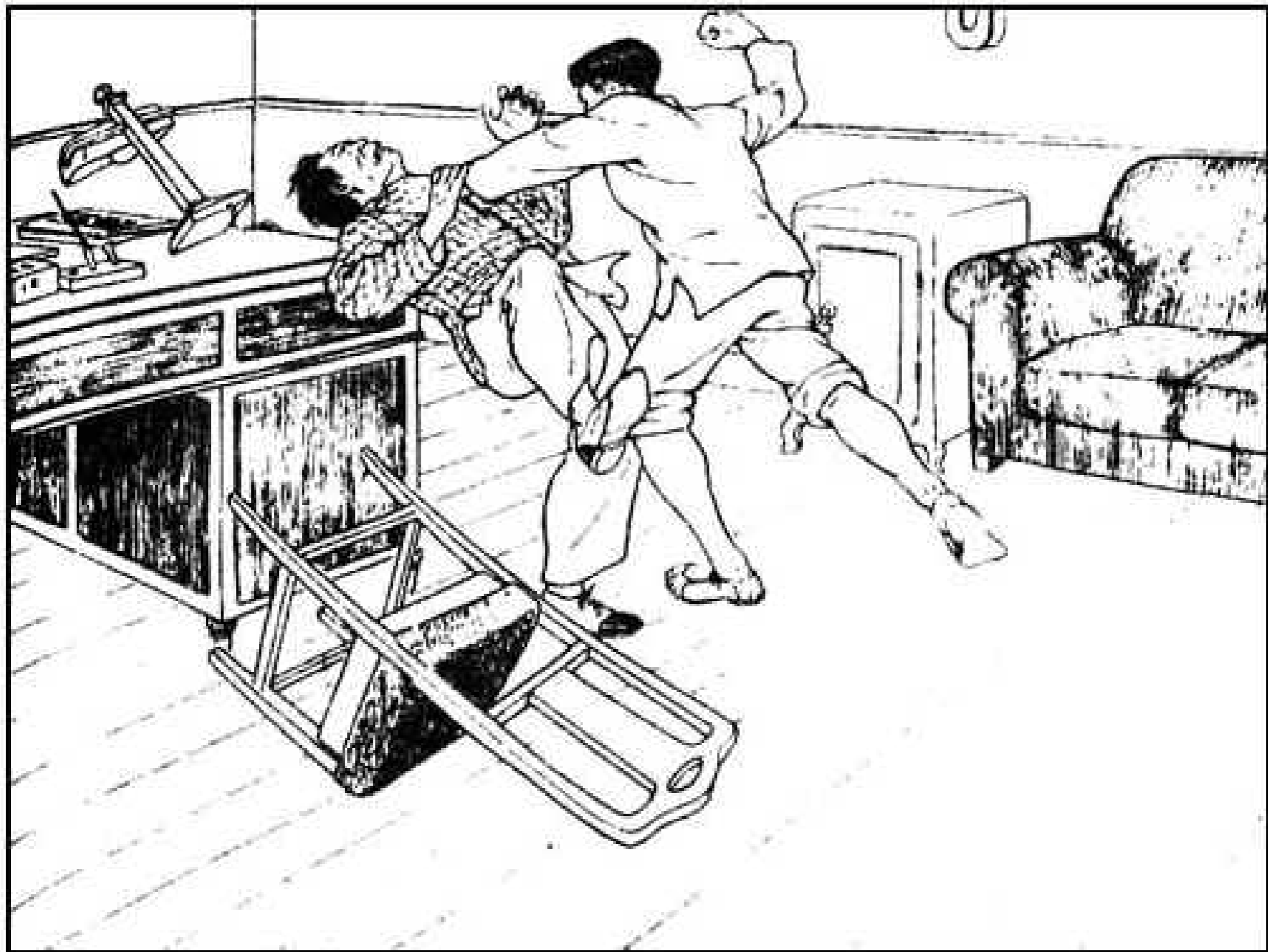
80. 接连六天，剑平被提讯过六次。赵雄的软话硬说全了，得到的是剑平的冷嘲热讽，最后剑平干脆沉默。赵雄知道自己估计错了，但他还想试一试另一个鬼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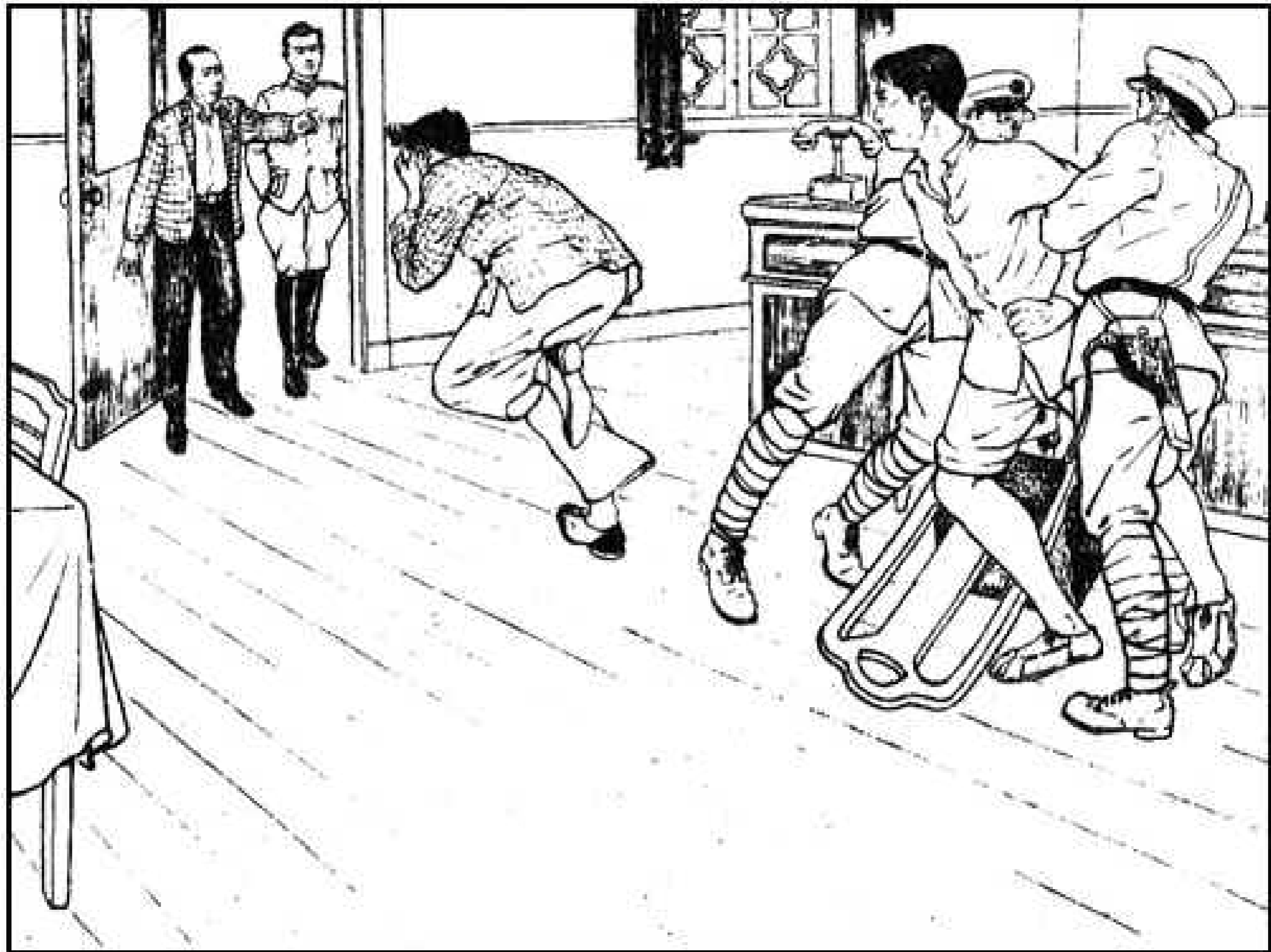
81. 赵雄向窗外暗示个手势，周森畏缩的跨进门来，不安的向剑平点点头。赵雄奸笑说：“让你们畅怀的谈谈吧！”说完耸耸肩就跨出门去。



82. 周森瞥到剑平发红的眼睛，不由得一股冷气从脚底直抖进心里。好半天才结结巴巴的说：“剑平，咱们垮了，得随机应变，他们尊重你，你……就说了吧！我保证……”



83. 剑平再也压不住心头怒火，一拳猛击过去，在扼住他的脖子，没命的往地上乱砸，吓得周森沙哑的嘶喊着。



84. 警兵闻声冲了进来，好不容易才把剑平那双铁钳似的双手掰开。周森连跌带爬的捂着后脑勺子，夺门飞奔出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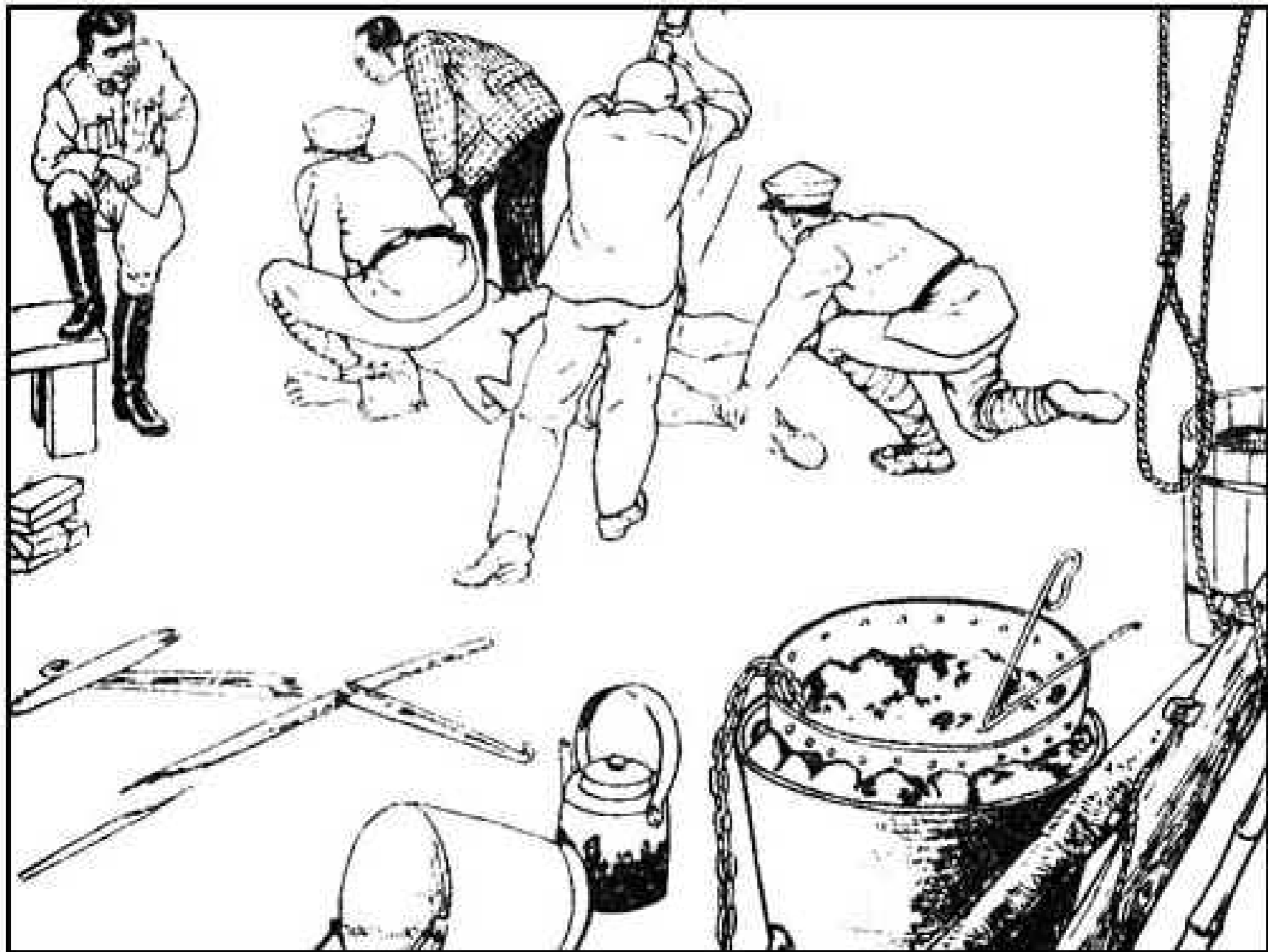


85. 赵雄随后也赶进来，气得扭歪了脖子，脸涨得通红，连眉棱骨的刀疤也变紫了；却装着平静，把头一摆，冷冷的对金鳄说：“带下去，动手术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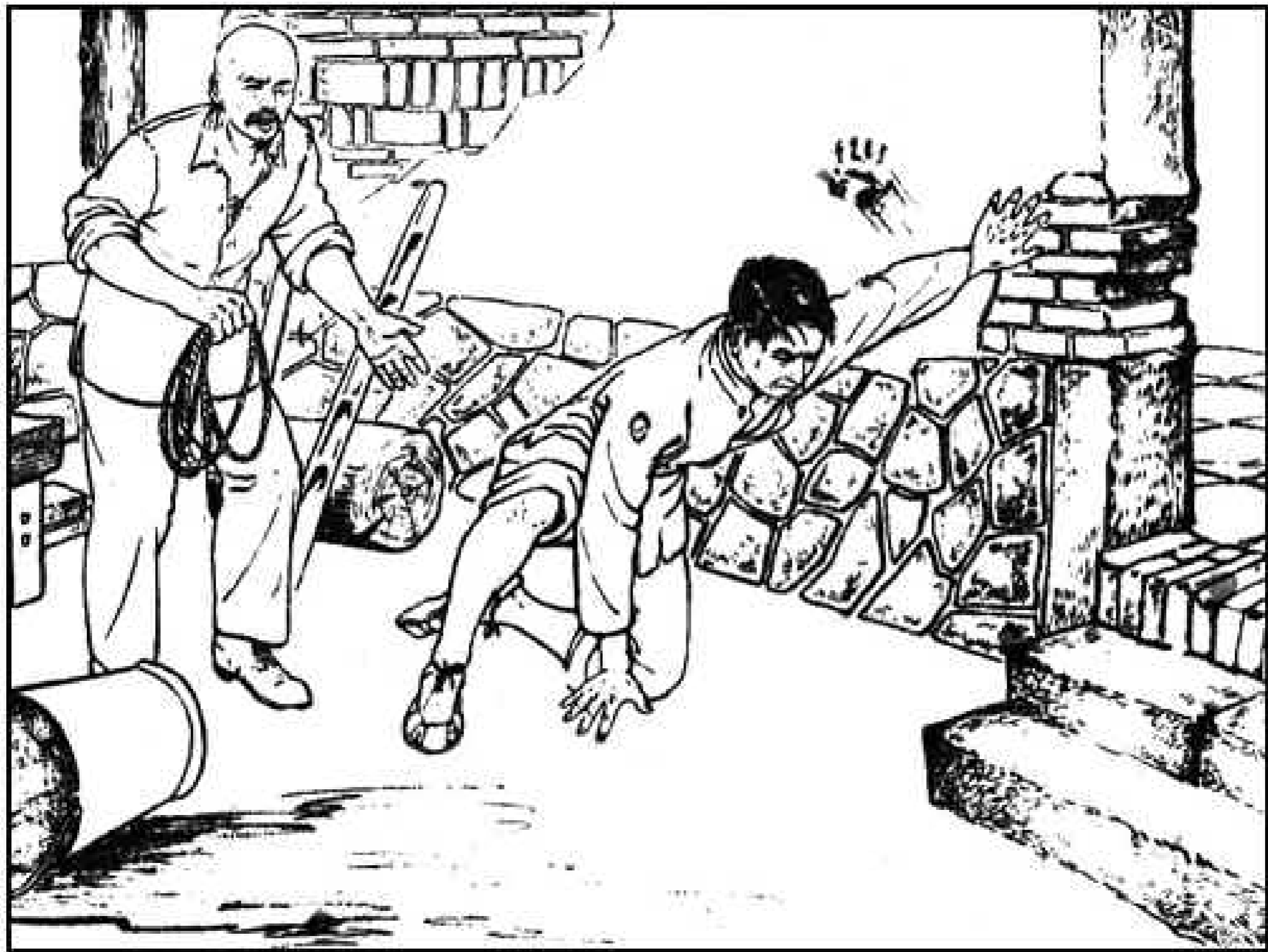




86. 血染红了刑具，但剑平却咬紧牙关，不在敌人面前哼叫一声。赵雄一看他耿耿的双眼，不禁打个寒噤，知道他并没有屈服。又吼叫着：再打，打到他出声。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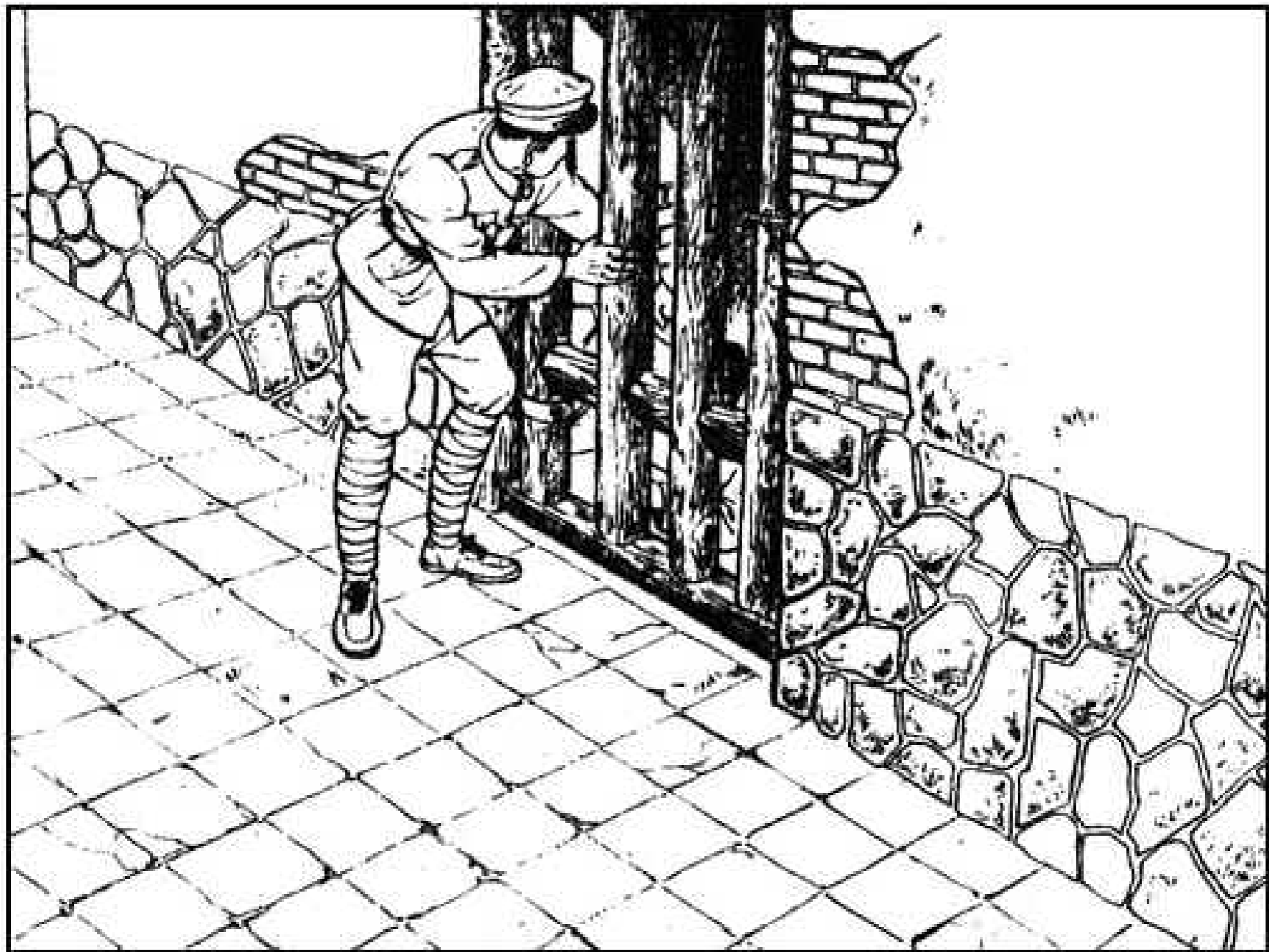
87. 打手独眼龙又抡起扁担。扁担断了又换，换了又断，剑平牙关一松，忽忽游游的晕过去了。



88. 当剑平迷迷糊糊醒过来时，赵雄已经走了。独眼龙解开他的绳子，想搀他起来；他不让搀，自己摇摇晃晃的颠着步子爬起来。



89. 老姚来了，看见剑平身上黑的黑，紫的紫，眼眶不由得湿润了，他塞给剑平一个纸包说：“这是药粉，敷几天，伤就会好。”临走时问剑平有什么要嘱咐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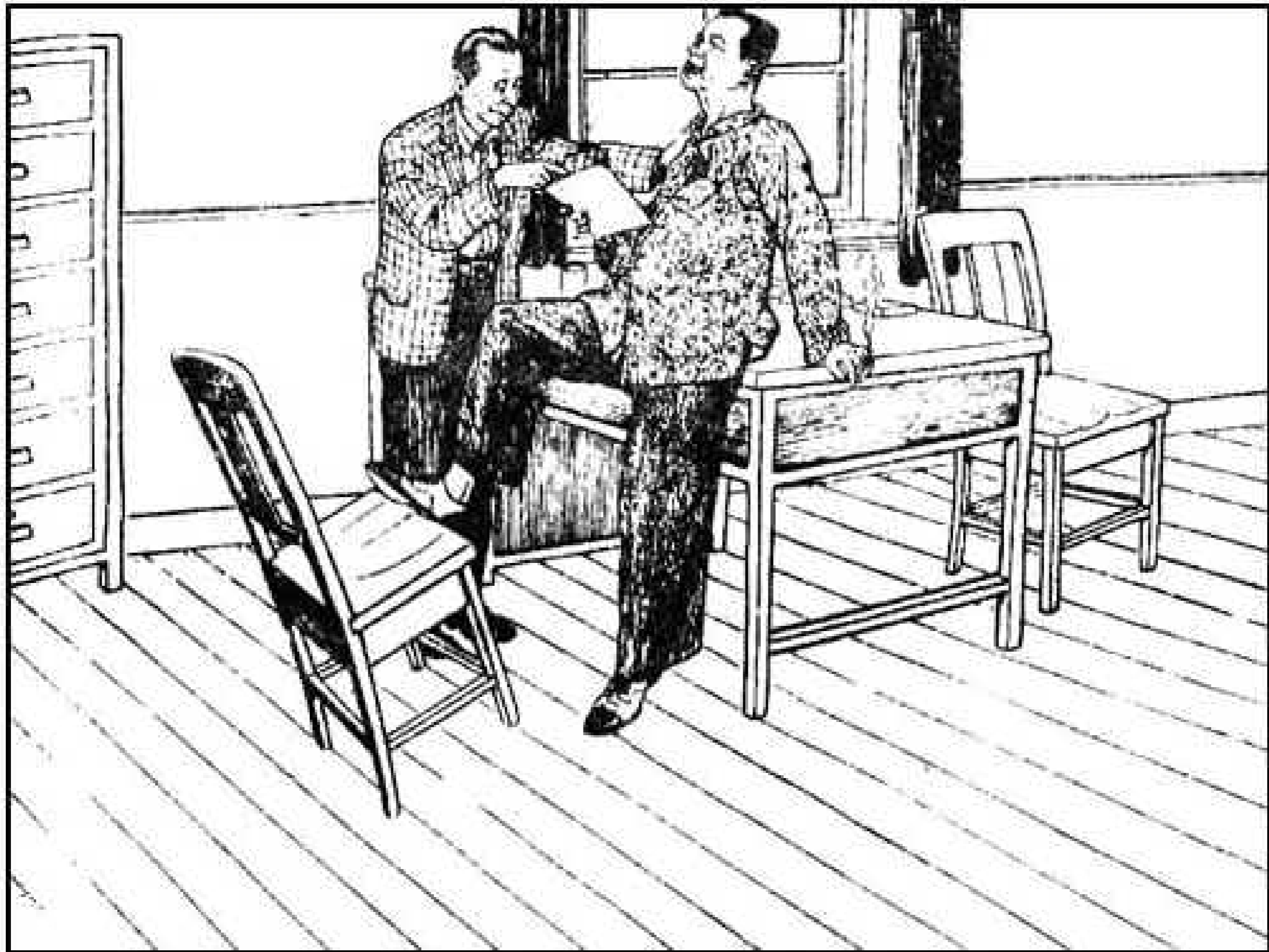
90. 剑平说：“方便的话，捎个信给我伯伯，说我平安。我受刑，别告诉他。……”老姚别转头，抹一抹鼻子走了。



91. 就在剑平受刑的这天下午，厦联社遭到侦缉队第二次的搜查。半天也搜不出什么，偶然在簿册中发现一张木刻自画像象，上题着：剑平同志雅玩，刘眉刻。



92. 刘眉被带到侦缉队审问时，又夸耀自己的家世，父亲是医学博士刘鸿川，祖父是前清举人刘朝福……。红鼻子探员向金鳄眯眯眼，叫把刘眉先带下去。



93. 红鼻子神秘的说：“有了这一张，吊上金龟啦！”金鳄问道可是正货，他说正货有几个纹得出油水，难得碰到的银牛……。金鳄笑了，红鼻子笑得鼻子更红了。





94. 接连十天来，赵雄使尽各种酷刑，把剑平折磨得死去活来，剑平始终不吭一声。他记住李悦前几天写给他的话：“要顶住，如果活比死难，就挑选难的给自己吧！”



95. 他每次受刑回来，总盼老姚能带给他字条，有一次，四敏写来的字条，告诉他杨悦所说的话和四敏自己的想法。他默诵着那些字句，身上的创痛全忘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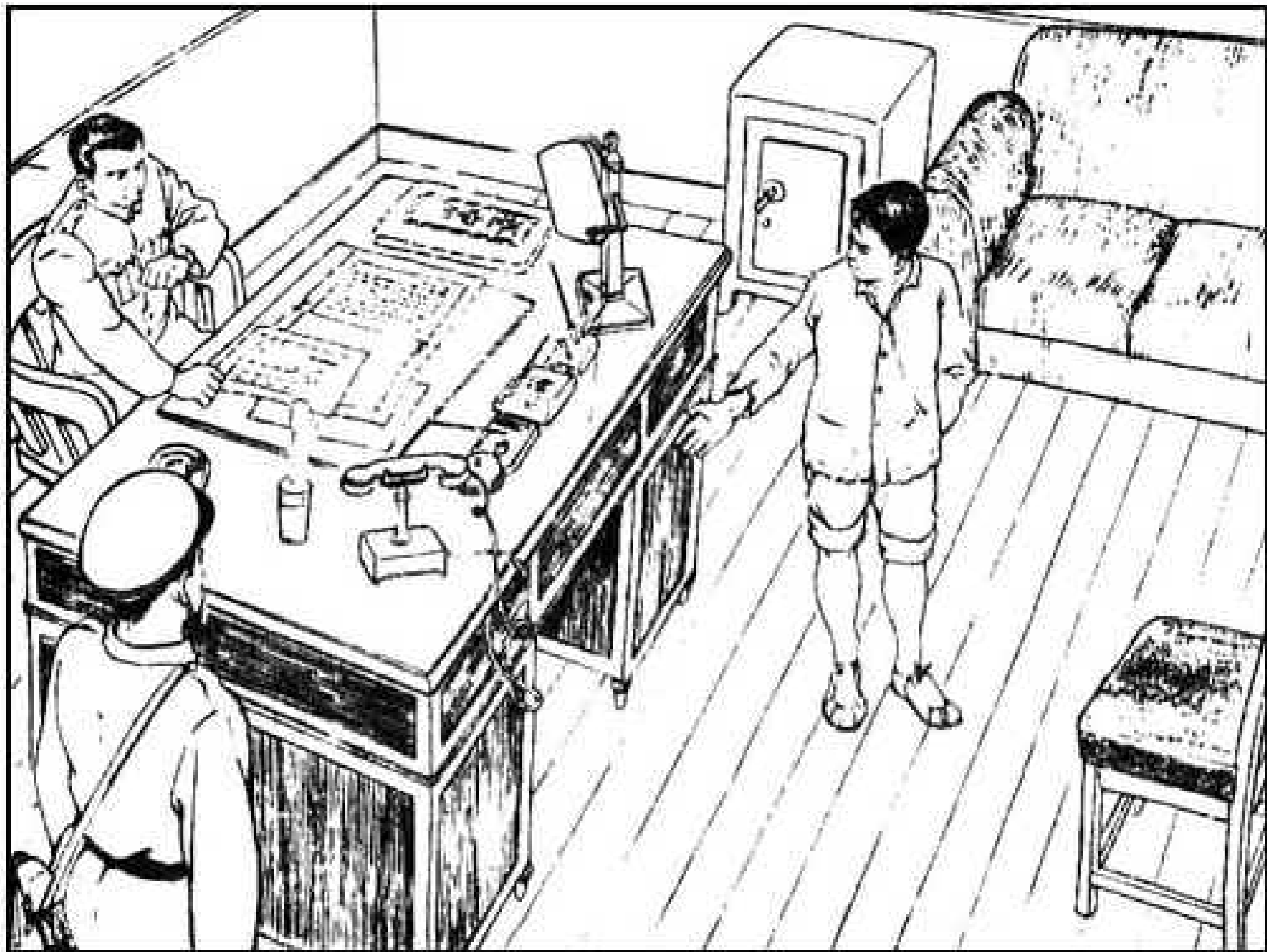
96. 从老姚口中，剑平知道了最近的变化：仲谦也被捕了，前天解第一监狱。赵雄对李悦已不感兴趣。夏联社由郑羽幕后主持，暑期巡回队已到内地，秀苇也去了。



97. 一个月后的一个夜里。剑平迷迷糊糊的被人从睡梦中拉起来，只听得警兵冲他嚷道：“喂！起来，你要‘过运’啦！……家里有什么交代的我给你捎去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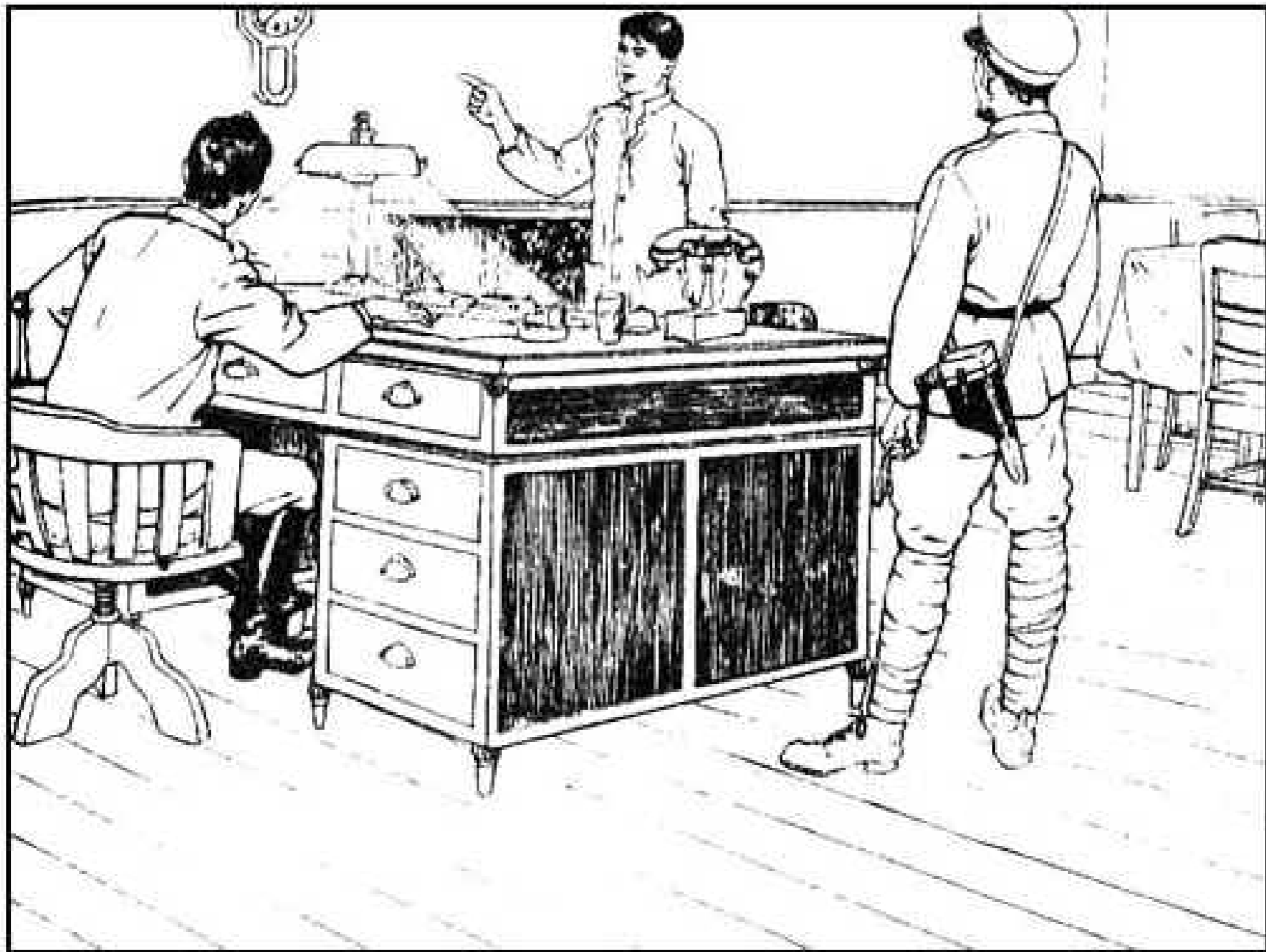
98. “过运”！剑平楞了一下，神志全醒了，他明白了，想到家，不禁鼻子一酸。他狠狠对自己说：“不，这时候不能掉眼泪。”他昂起头。轻蔑的冲着金鳄喝道：“走！”



99. 剑平又被押进审问室。赵雄奸刁的说：“你要处决了，再给你五分钟考虑。”剑平斩钉截铁的说：“不用考虑，我是无罪的。我一个人死了，千万人是活着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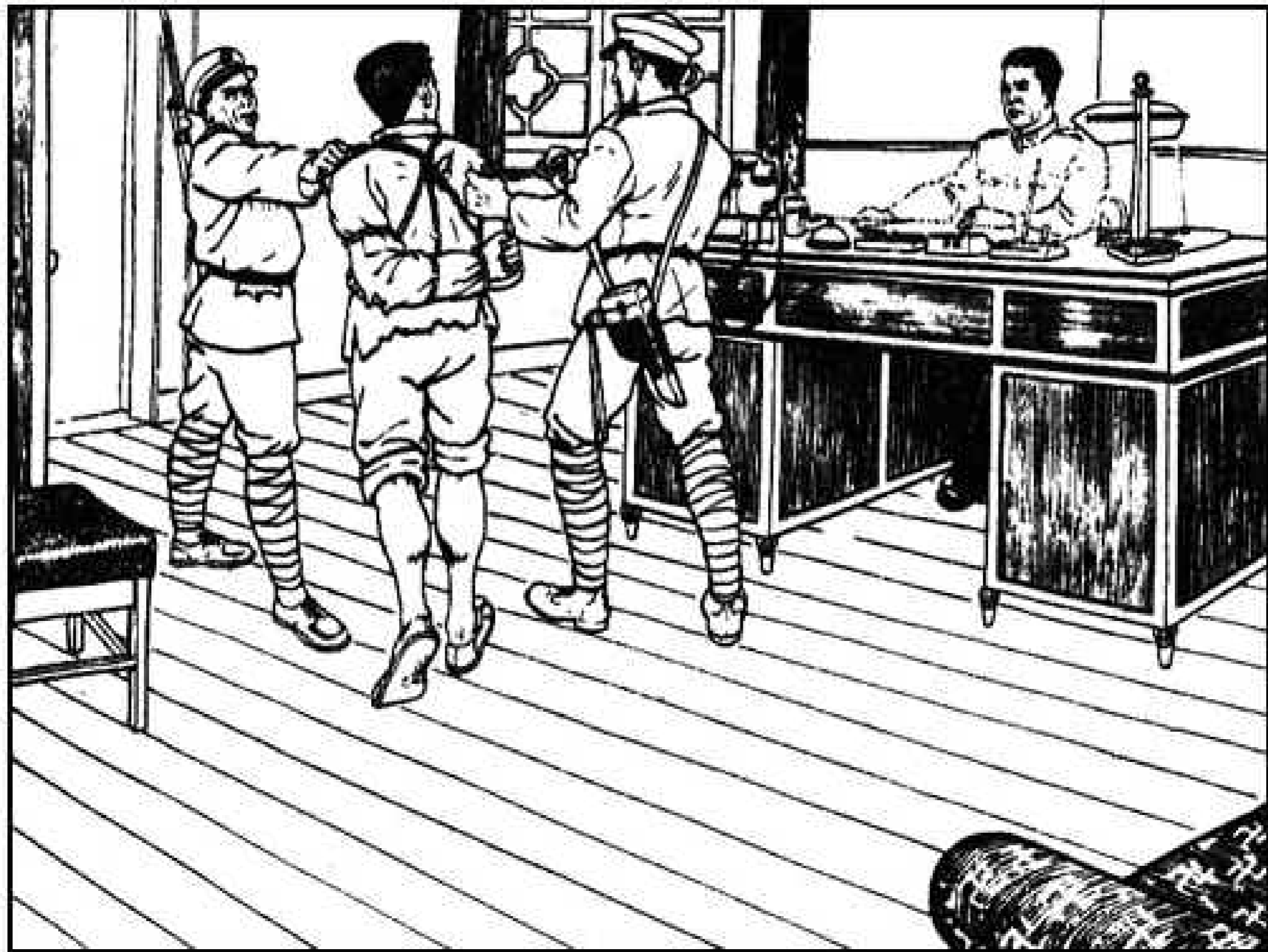


100. 赵雄嗥叫道：“都要死的，有一千杀一千，有一万杀一万……”  
剑平截断他的话冲他喝道：“杀不完的，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消灭的人民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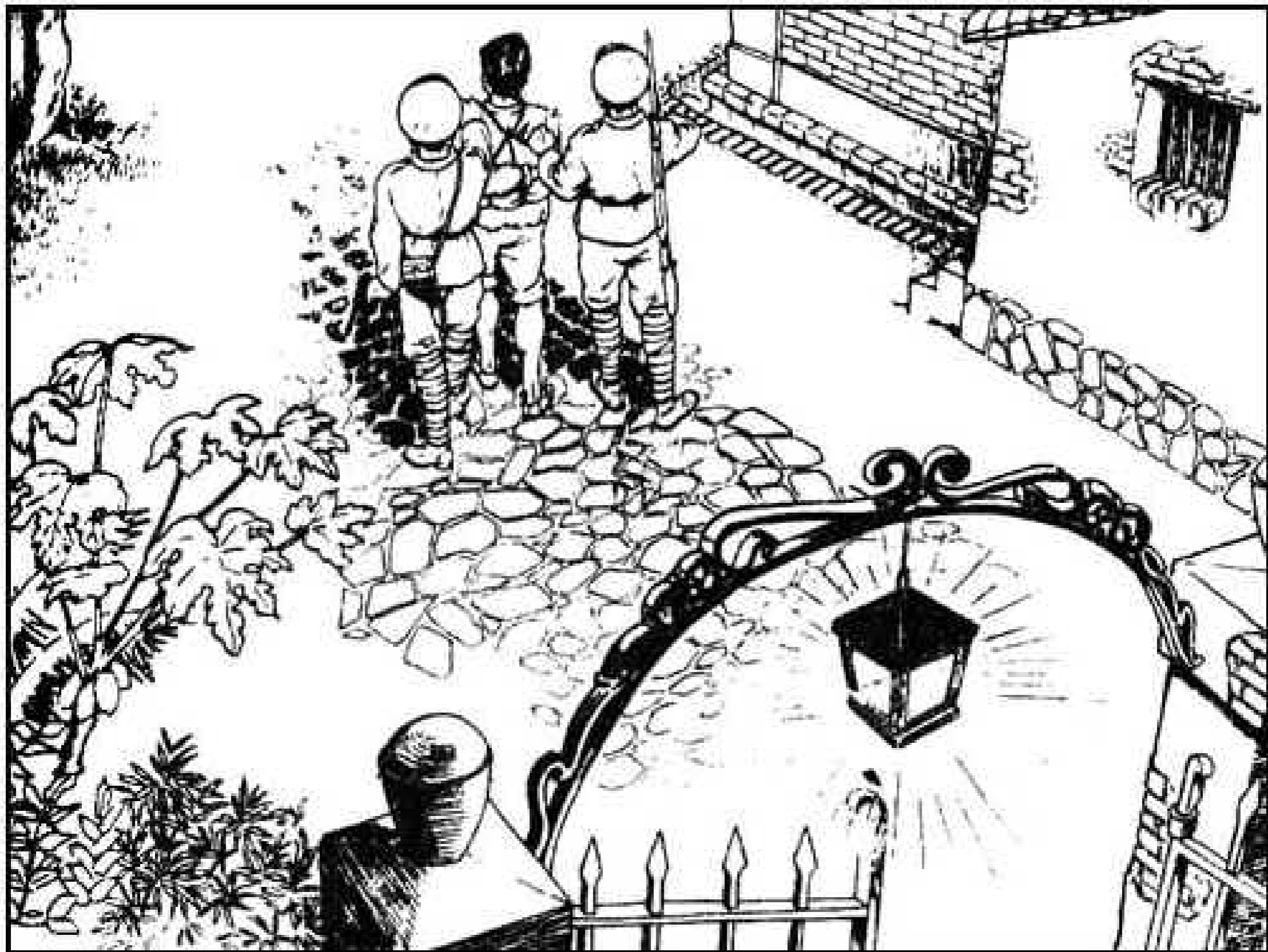


101. 赵雄给激恼了，使出最后的法宝说：“别抗辩了，你打算‘死’还是‘活’？挑吧！”剑平均数轻蔑的一笑说：“你把时间忘了，已经超过五分钟了。”





102. 赵雄脸色刷的变了。他明白自己已经彻底失败了，狠狠的扫了剑平一眼。警兵把剑平剪绑起，推押出去。



103. 剑平挺起胸脯，庄严的向前走着，好像他要去的是战场而不是刑场。他忽然想起四敏唱过的一支歌：“把你手里的红旗交给我，同志。如同昨天别人把它交给你……”



104. 剑平被绑在梧桐树下，发现五六步远也绑着一个人。听警兵议论说是绑票犯。他瞻望月光起伏的峰峦，多美的河山呀！他奇怪现在还有欣赏家乡夜景的心情。



105. “喀嚓”一声，刽子手扳动了枪机，黑洞洞的枪眼正对着他。他想到能傲慢的蔑视“死亡”不禁微笑了，突然“噹！噹！”两声，他发觉自己的头还抬着。



106. 他意识到子弹没有打中他。心里正嗤笑刽子手是笨家伙。扭头瞧瞧旁边那个绑票犯，头已挂下去腿也弯了。这下他明白了：原来自己是被拿来“陪斩”的。



107. 这时金鳄忽然从树荫下气喘喘的跑过来，诡秘的附在剑平耳边说：“我刚才向处长求请，说你还年轻，让你缓些日子……。”剑平冷冷的瞥他一眼，不吭声。



108. 第二天早晨，李悦、四敏写来字条，说剑平的榜样，将鼓舞狱内外的同志。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是不可侮的。只有用真理武装自己，才能做到真正的不屈和无畏。



109. 黄昏时，老姚搀来一个水肿的病犯，看样子被拷打得很厉害。老姚说是汇兑局的厨子，只因菜篮里被查出—张传单，就给逮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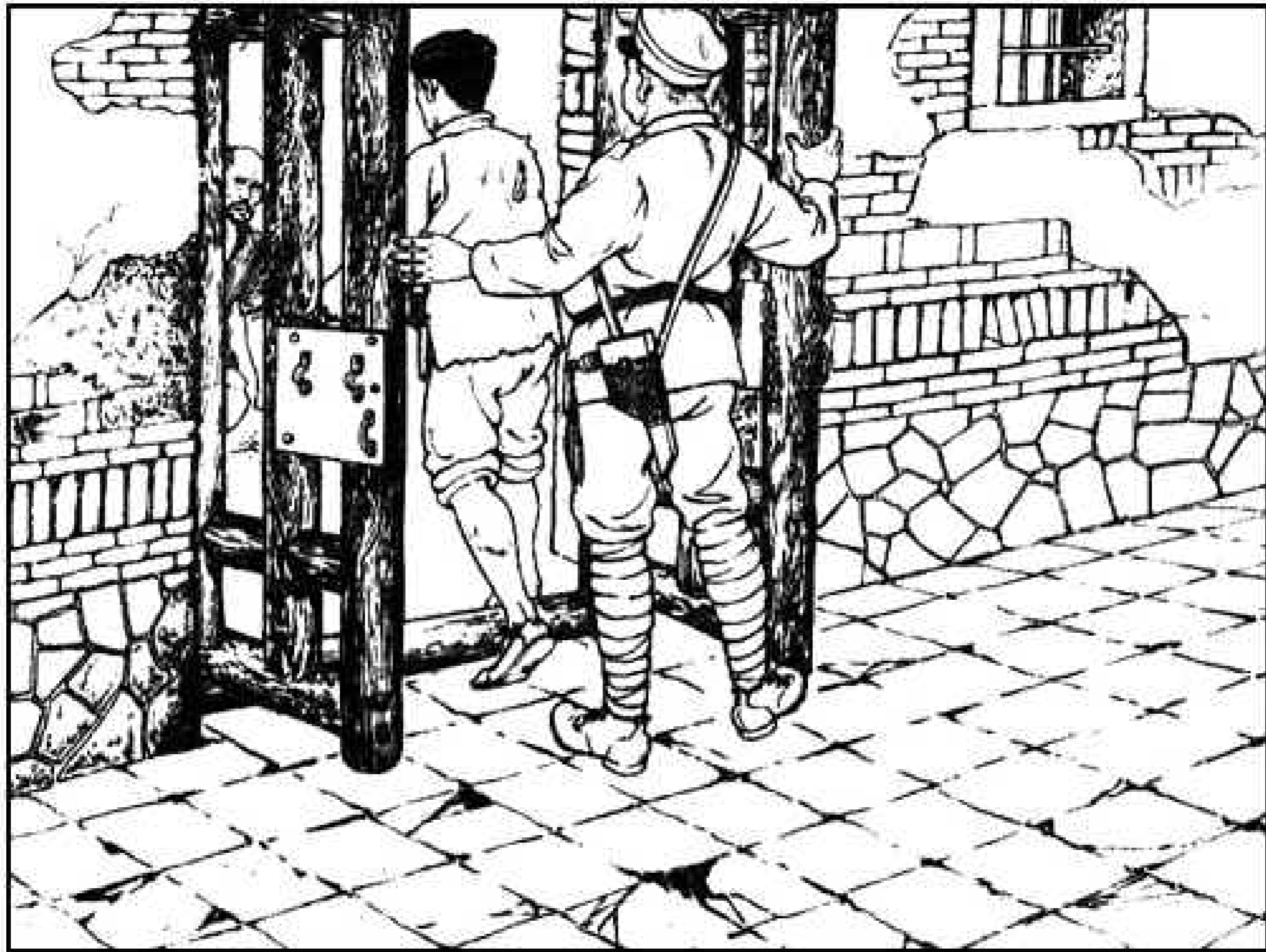




110. 剑平看他一股乌血从颈脖上直淌下来，赶紧摸出纸包，替他敷上药粉。晚饭来了，问他要不要喝点米汤，他只是摇头，“嘻，嘻”的叹气。



111. 这一晚，剑平四肢酸痛，倒头便睡，天亮翻身起来，脑袋像碰了什么东西，吓了一跳。原来昨夜那病犯把褂子撕了，搓成布绳，上吊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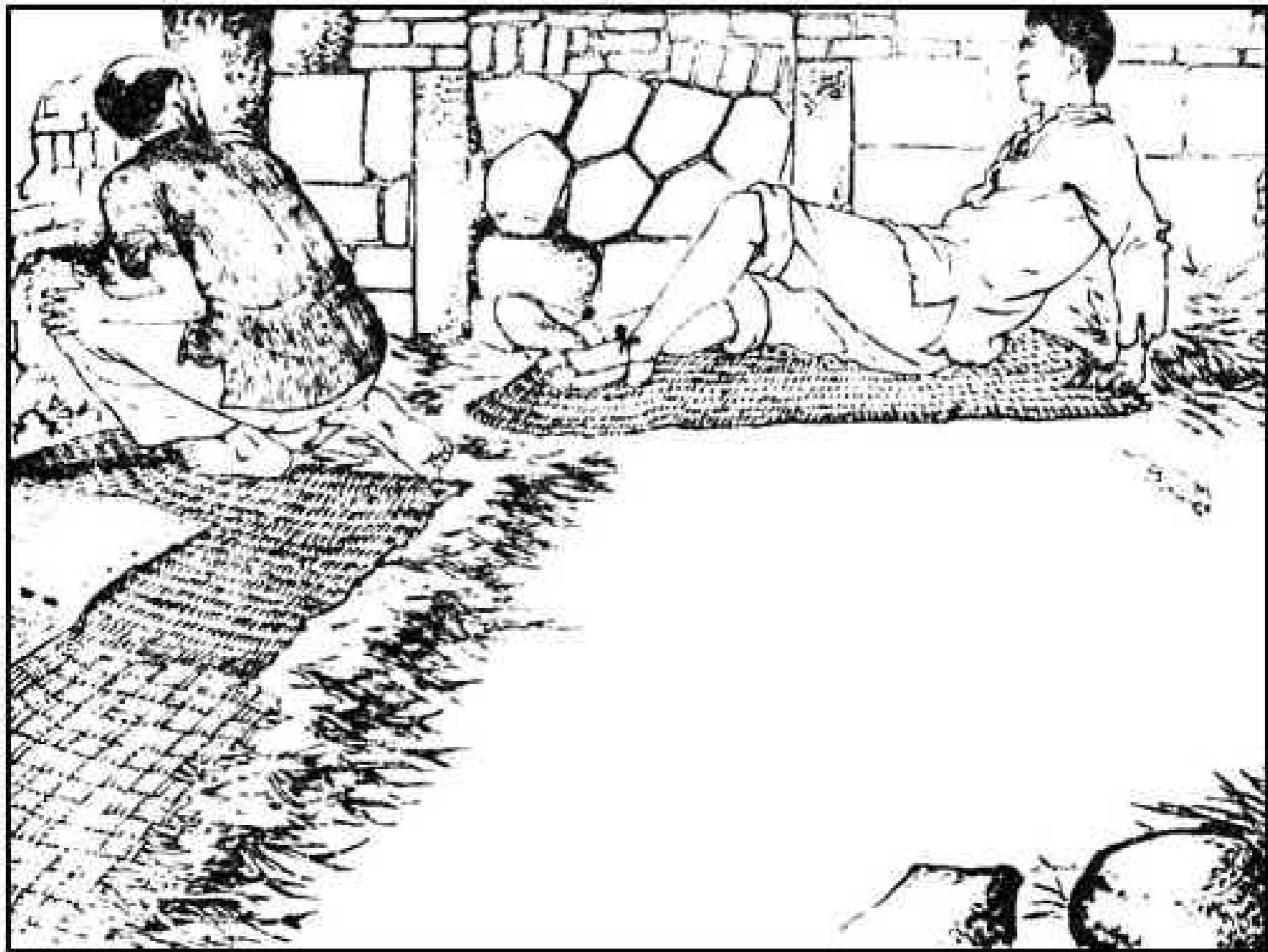
112. 看守长说小黑牢不干净，常闹吊死鬼。就把剑平调到十一号牢房。这里关着一个死刑犯，一个高耸的肩骨扛着一个光秃脑袋的瘦老头儿。



113. 剑平和气的跟他打招呼，他却气呼呼的歪着脑壳，把小得可怜的瘦头晃到剑平脸上说：“滚！马上给我滚，不滚就请你吃这个。……”



114. 剑平想他是个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”便和气的说：“让我跟看守说说……”，老姚刚走过来，瘦老头忽然拉住他说：“不许说，老子高兴两个住……”剑平给弄得莫名其妙。



115. 半夜里，耗子啃着剑平的伤疤，痛得他跳起来，猛见瘦老头在挖着墙洞。他瞥见剑平醒了，霍的吓了一跳。



116. 他抢上前来晃着锥子说：“你声张！就扎死你”。剑平说：“我也是死刑犯哪！咱们一起逃，行吗？”他一听，眼泪簌簌的滚下来说：这么说，咱们是一条藤儿啦！



117. 瘦老头已经挖了六个夜晚了，剑平夺过他的锥子说：“你歇歇吧！让我来。”这一夜，已经挖到最后一层砖了。天快亮时，才赶紧把砖土、草席盖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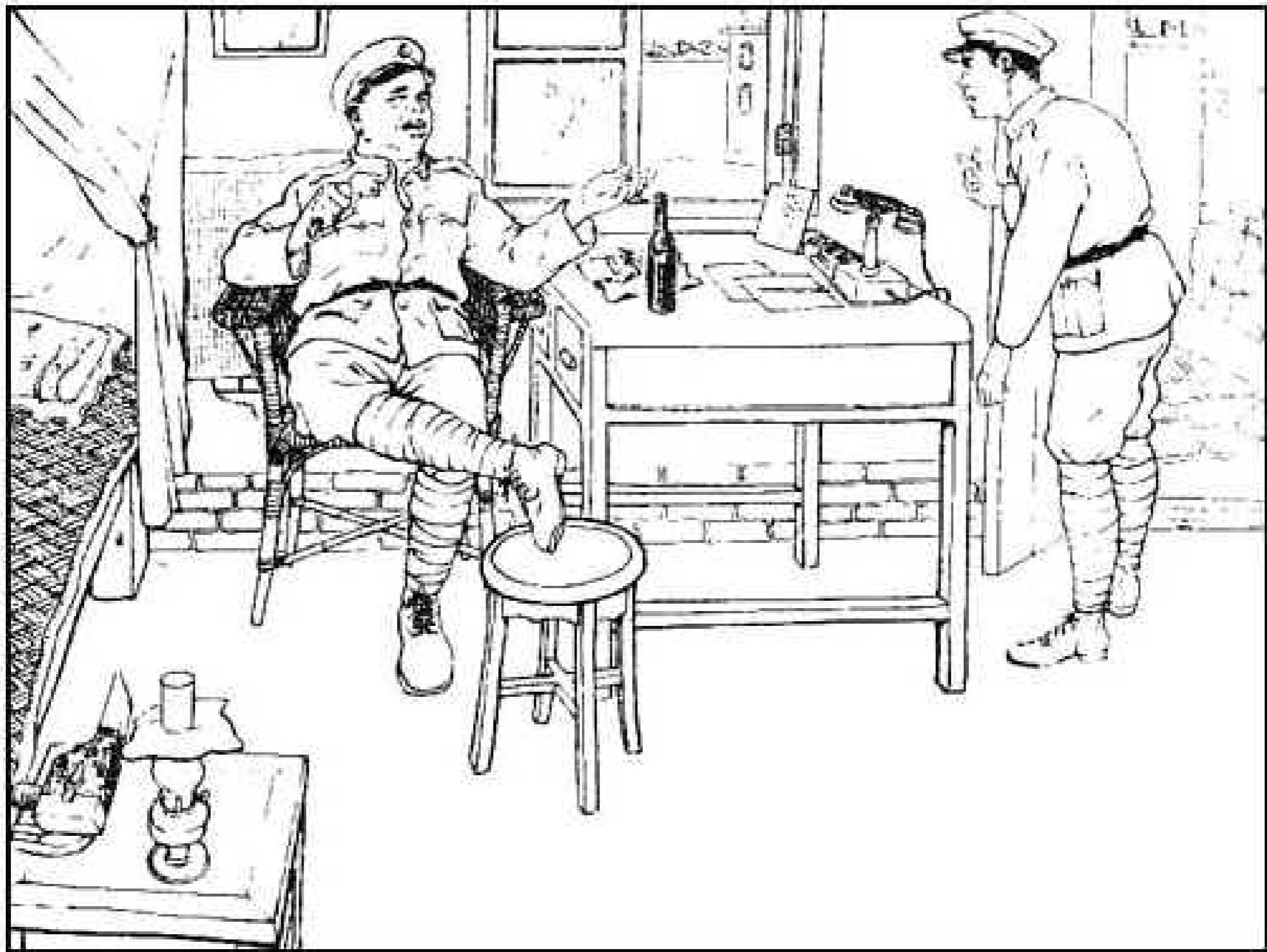




118. 天亮时，麻脸看守毕麻子进来了，叫瘦老头快穿衣裳，说他的案子移到公安局了。他不肯走，毕麻子不由分说，给他一拳就把他踉踉跄跄的拖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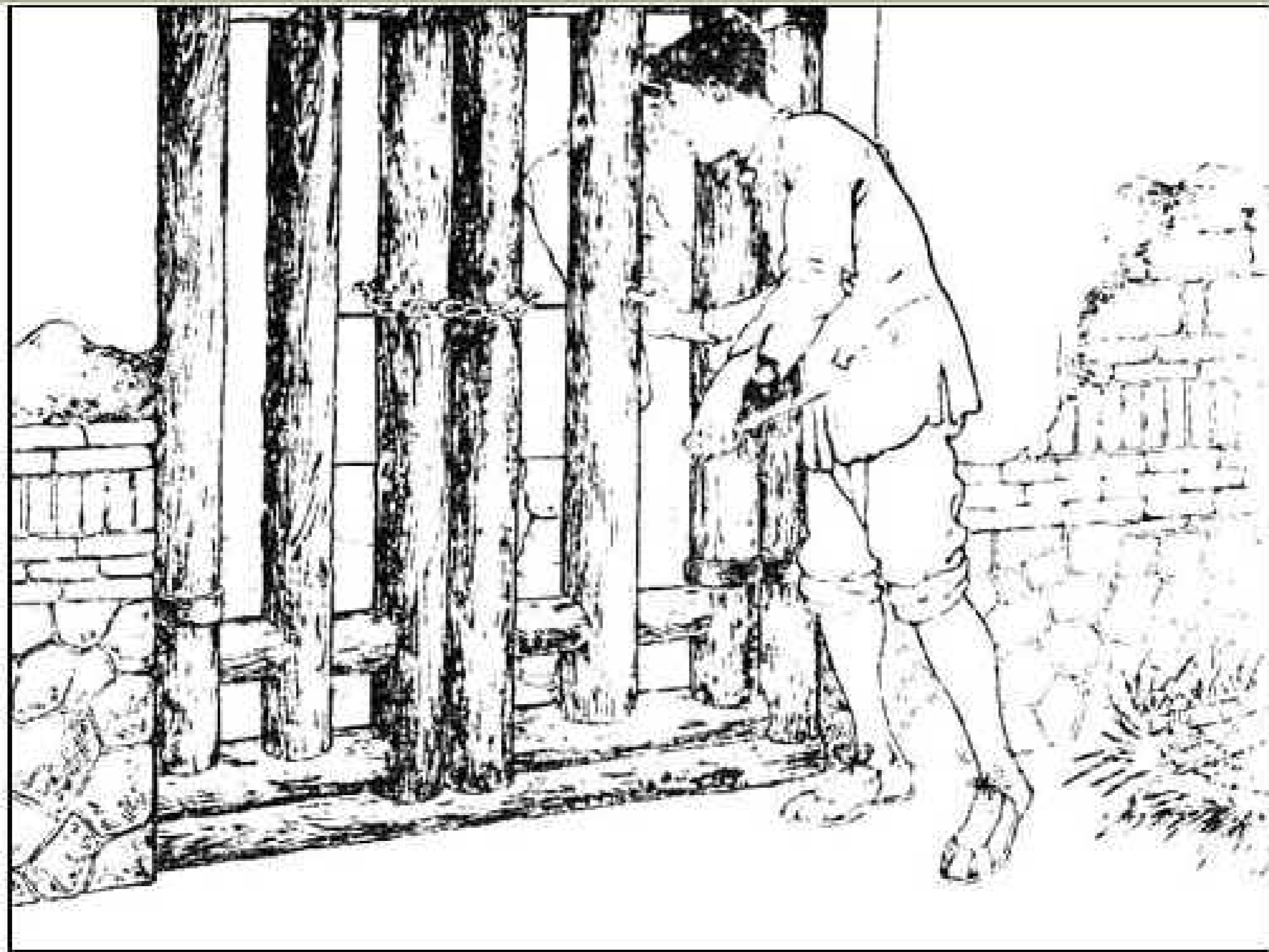
119. 老姚来打扫牢房，剑平把越狱计划告诉他，要他把四敏李悦也调过来。老姚说今晚是毕麻子值班，要逃就在今晚。迟了怕有变卦，他可设法哄毕麻子出去喝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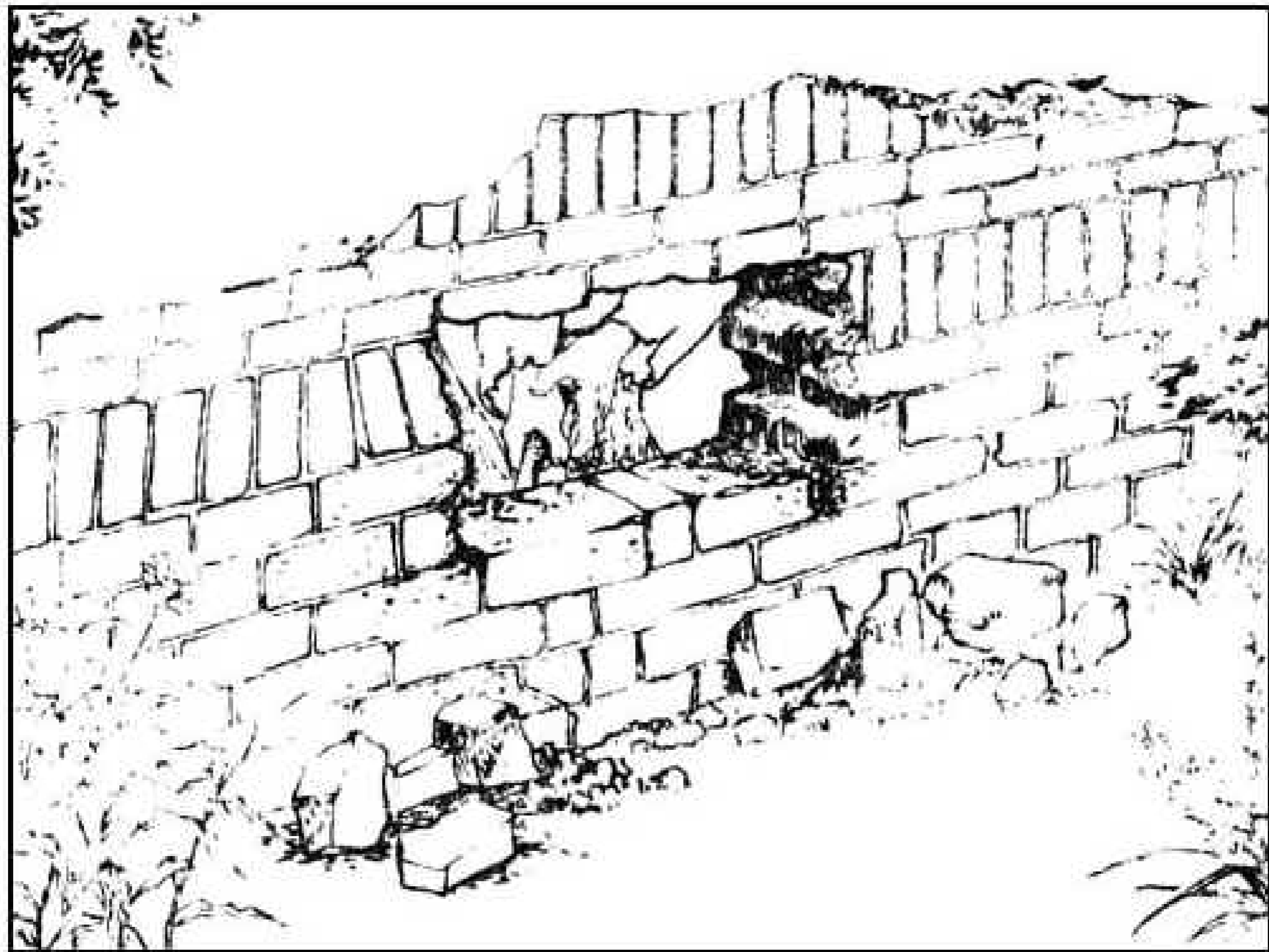
120. 老姚又急忙找看守长，藉口打扫牢房，要把四敏他们关进其它牢房。看守长说：“他们下午就要解到第一监狱，等走了再打扫。”老姚心里一沉，默默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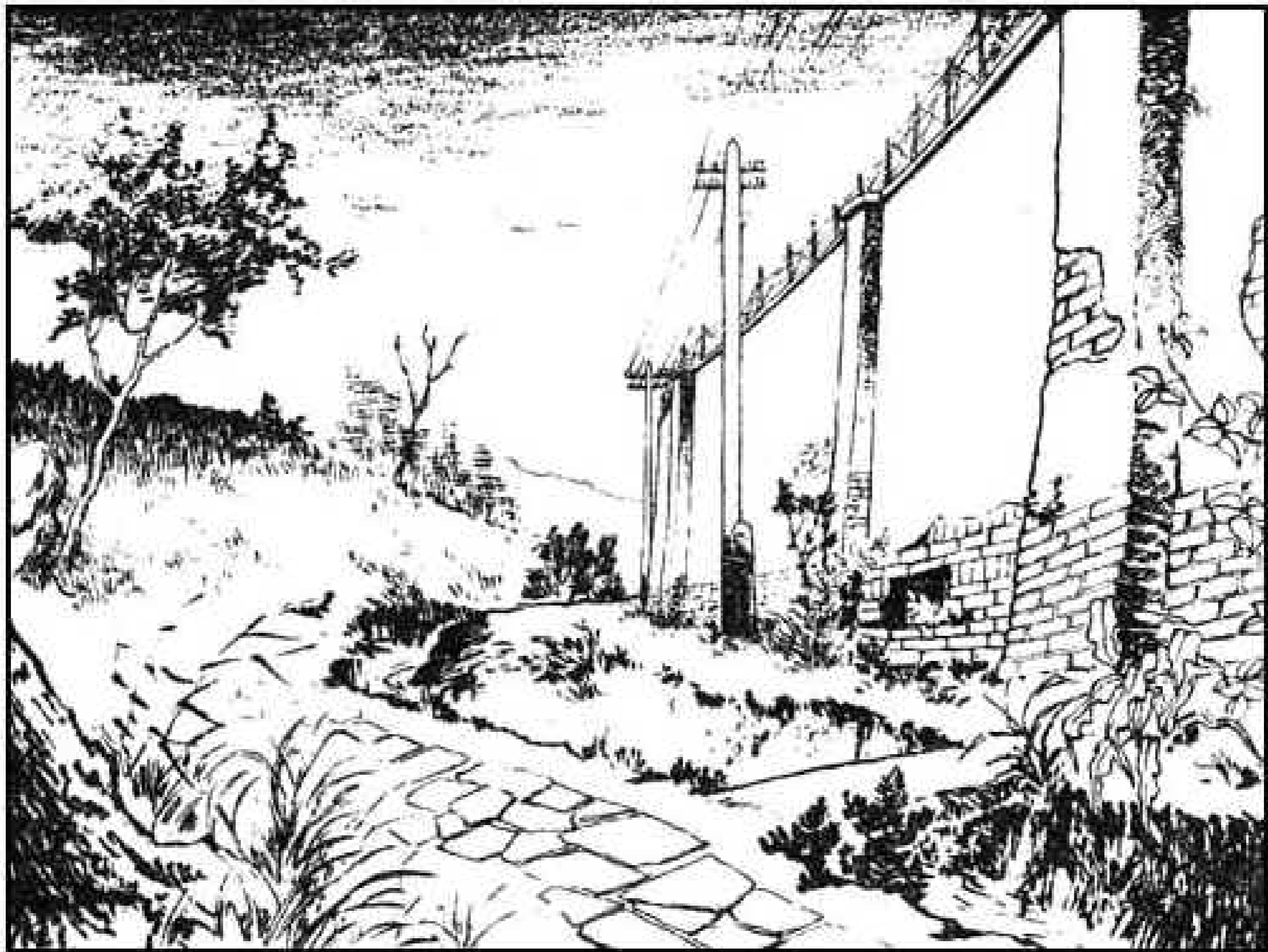
121. 他把情况告诉剑平，剑平急了，要白天干，叫老姚马上把四敏他们调过来，还叫老姚也一起逃。老姚严肃的说：“这样太危险，我不能让你这样干！”说完掉头就走。



122. 下午，老姚来了，扔给剑平一把铁钻和一个字条。再三交代说：“午夜一点钟，等把牢房电线弄断，电灯灭了，才能爬出去。灭灯前我会再来”。字条是四敏李悦合写的，说：老姚须继续留在这里，不能使他受累，要配合好，不能轻率……



123. 夜深了，毕麻子才醉醺醺的哼着小调颠回来，他一进去，剑平就马上动手挖。铁钻很好，不到二十分钟就钻了很多小孔。只几脚，就踩出一个豁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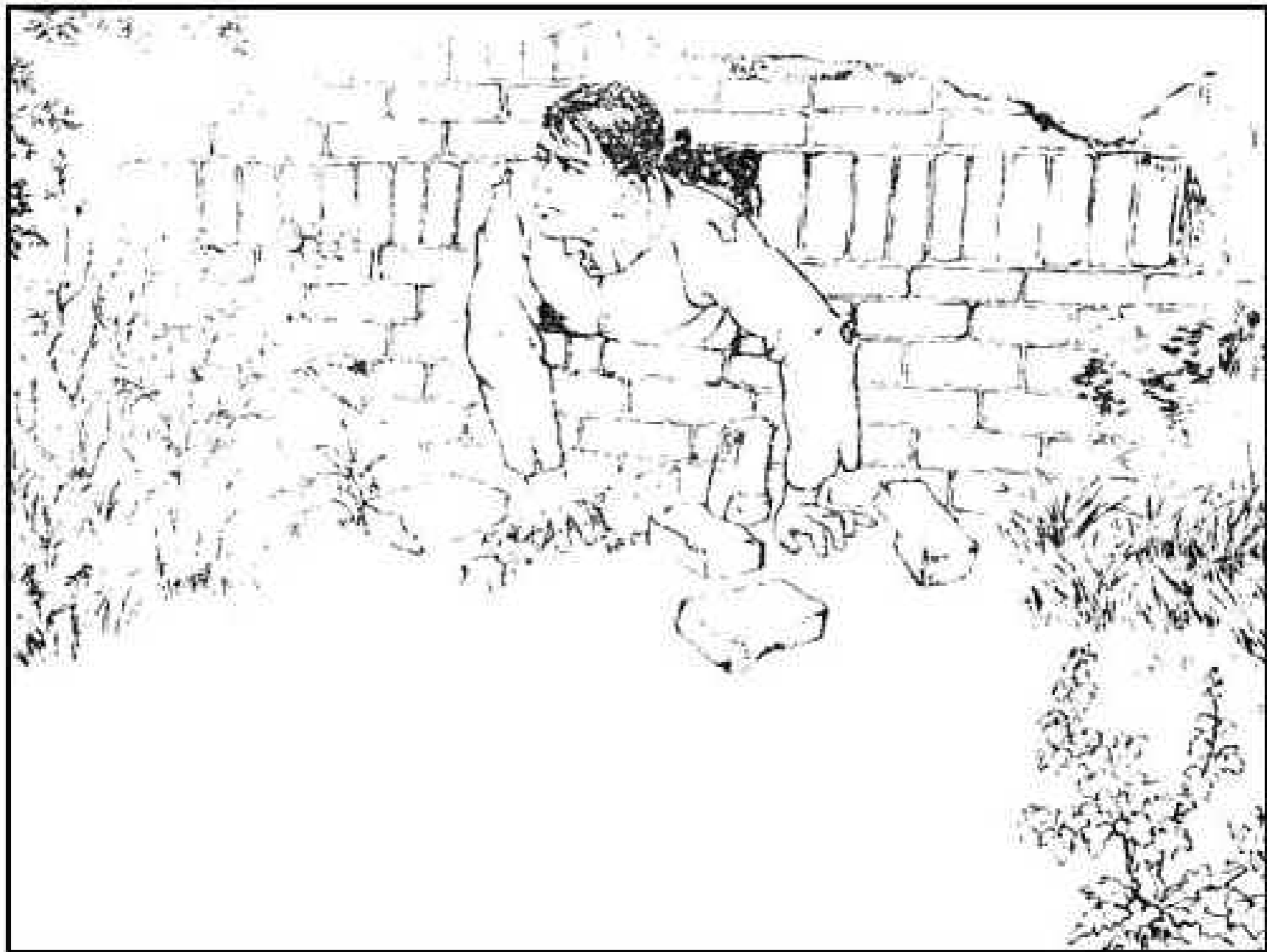


124. 剑平试着探头看看：外面是条漆黑的小山道，靠墙一条臭水沟，头上是镶着小星的夜空。好呀！自由已经在墙外等他了，现在就等灭灯了。



125. 离灭灯时间还得一个多钟头，剑平的心多急！在这紧张的时刻，偏偏老姚还不来。他决定不再等了，把头一钻就爬出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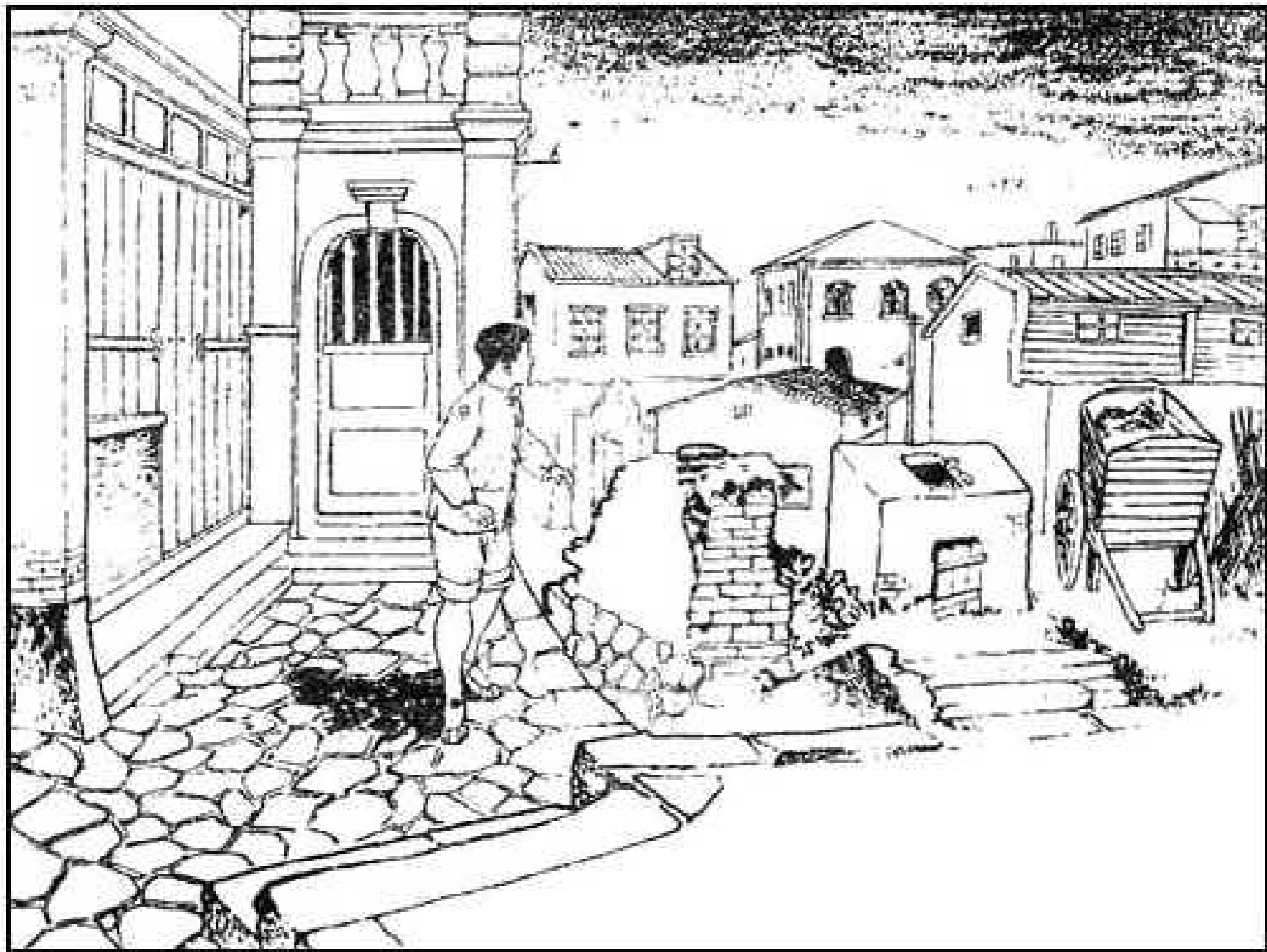




126. 才爬过半截就给卡住了。脊梁擦得直淌血，忽听得脚步声响，心一急，却又缩不回来。他想：“完了！”还好脚步声是在山道上的，渐渐走远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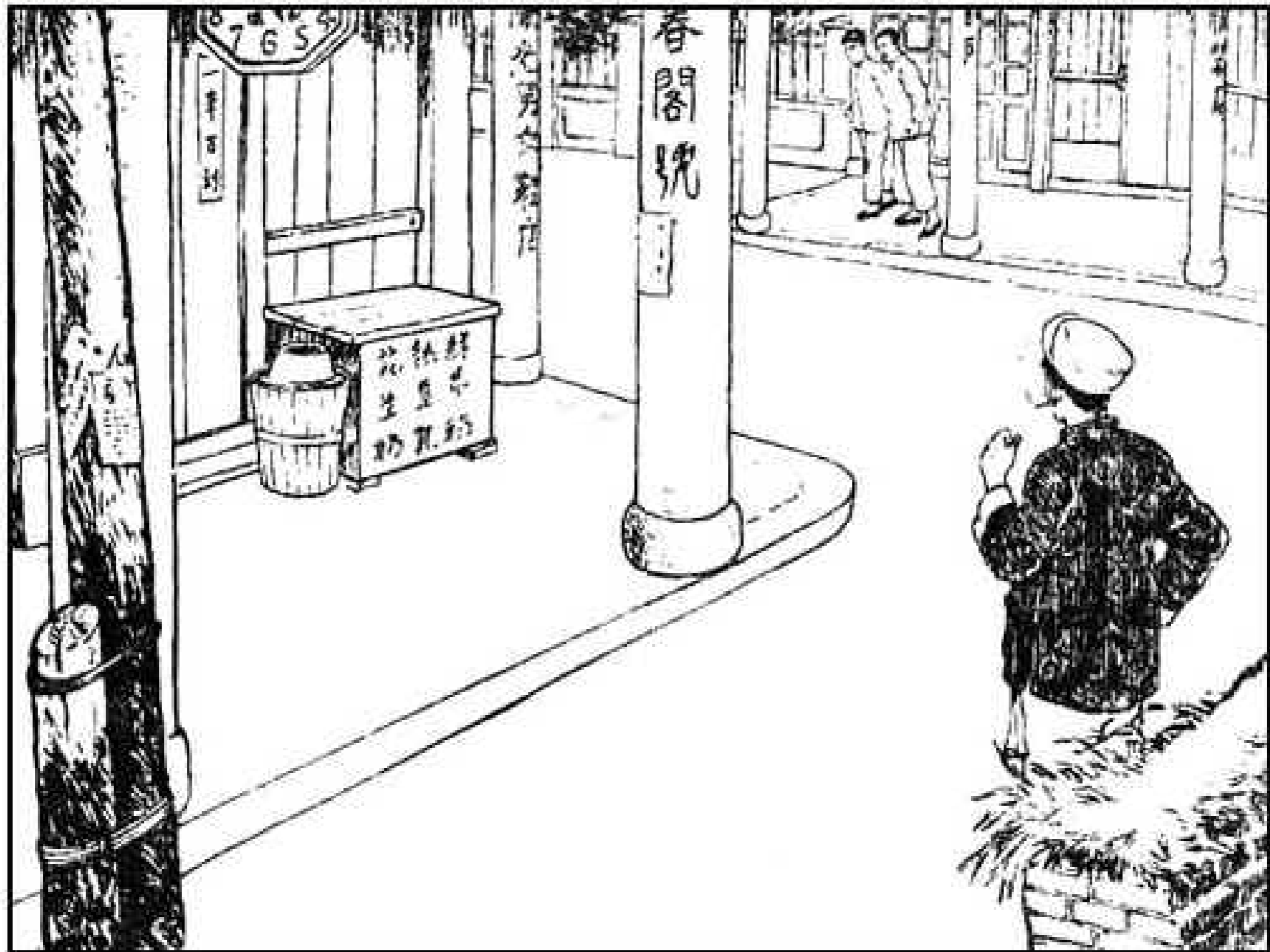
127. 剑平喘了一口气。又使劲往前爬，猛然身子一松，爬出去了。他绕着偏僻小道，向草马鞍摸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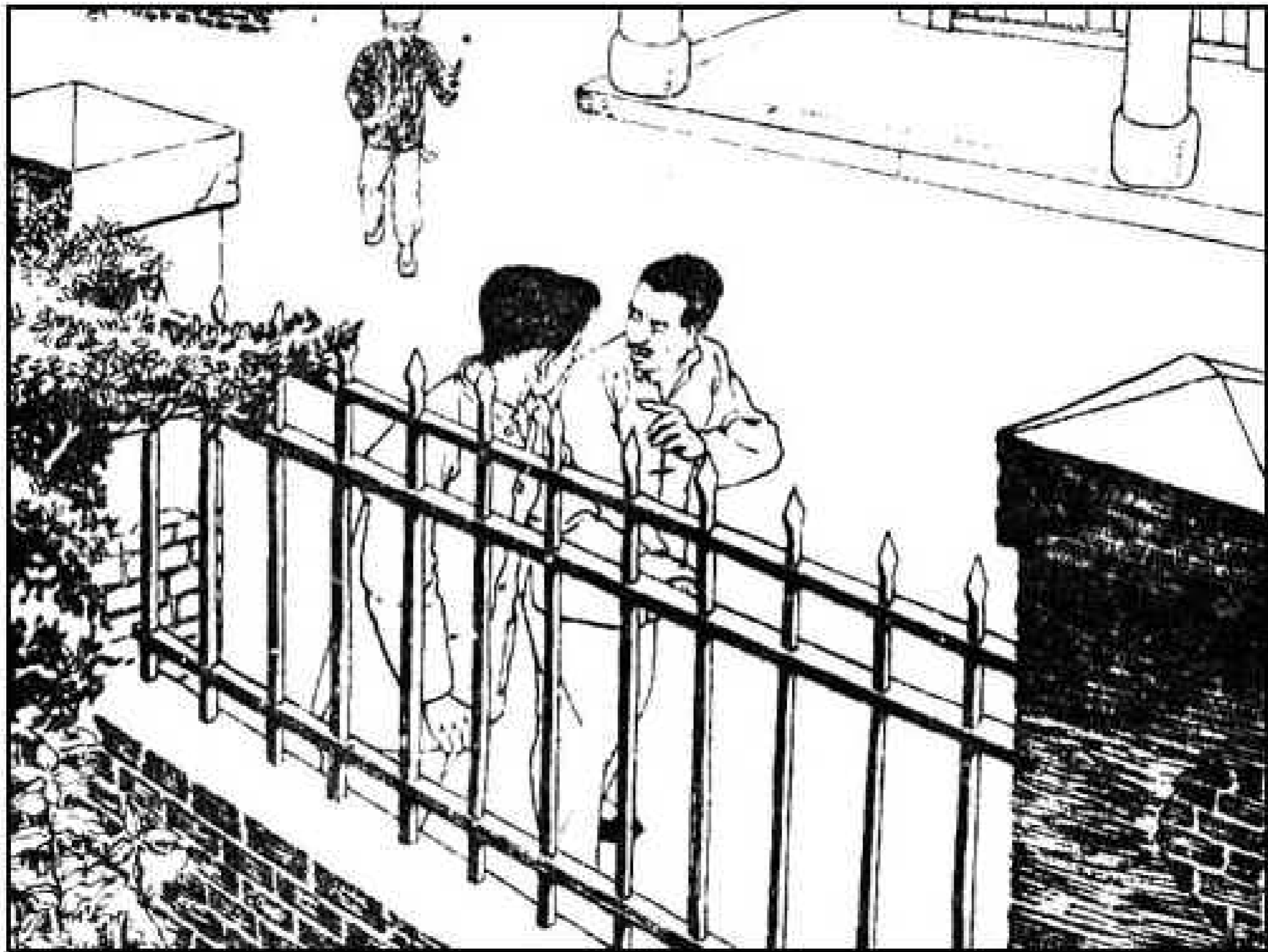
128. 他在暗巷里摸索半天，发觉走迷了路。心越急，眼越花。心想与其瞎摸，不如抓紧工夫回家，叫伯伯带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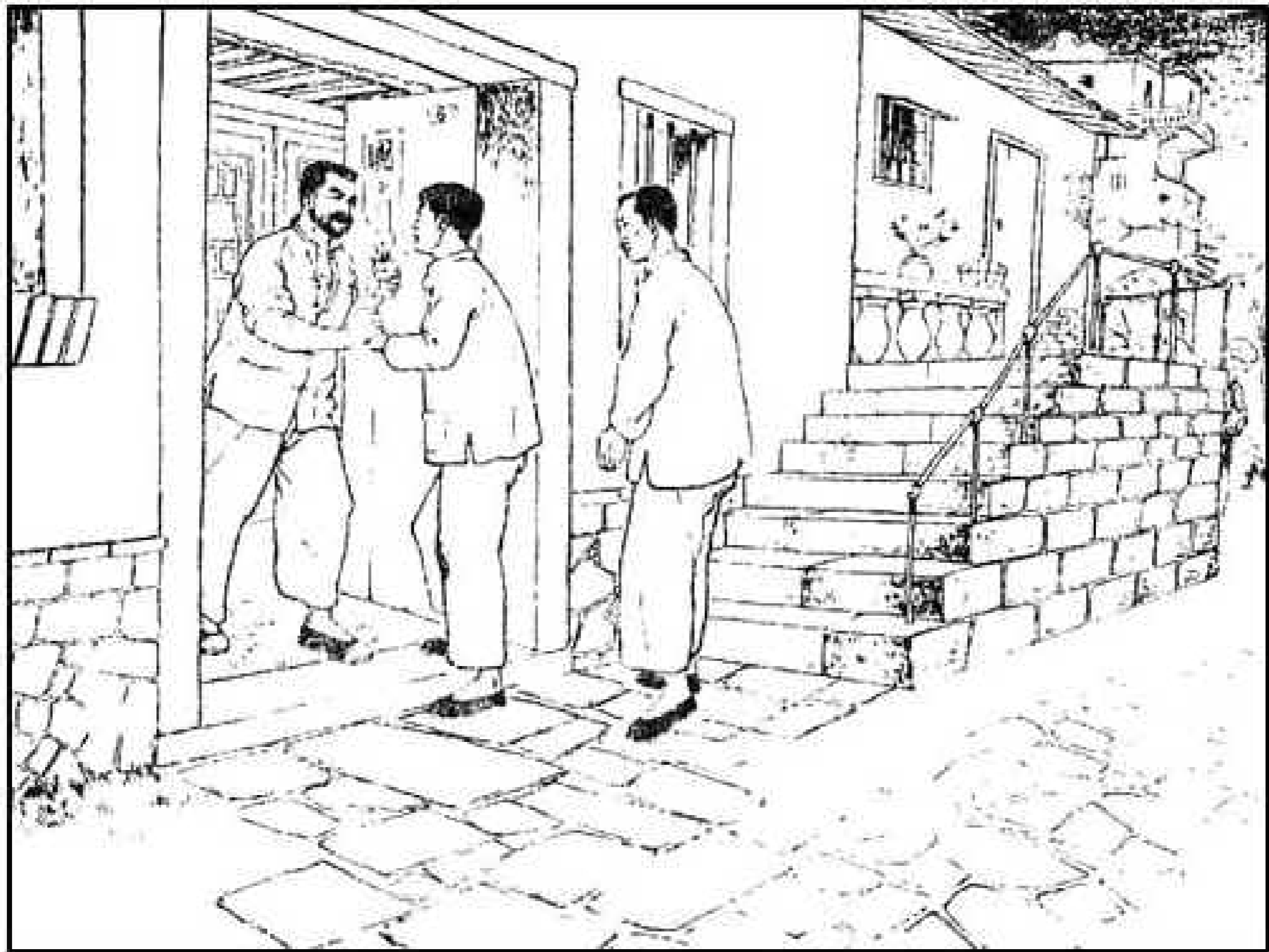
129. 二十分钟后，他回到家里，敲开了门，叫伯伯快点带他找吴七去。伯母也爬起床来，听说剑平是逃出来的，吓得上下牙齿直打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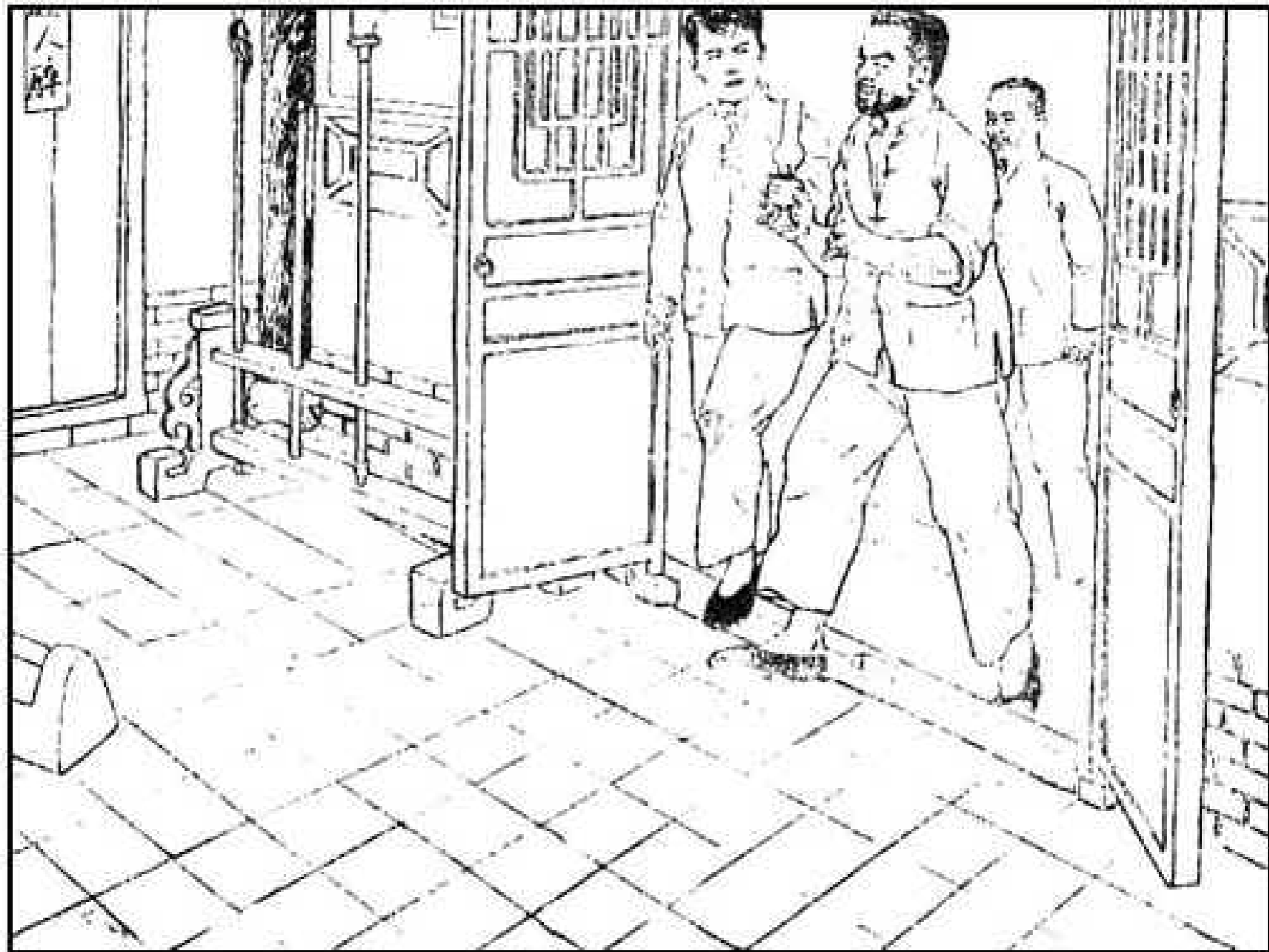
130. 剑平换过衣裳，和伯伯一路躲躲闪闪的尽挑暗处走。当横过马路时，忽然背后有人吵哑的喝道：“嘿！溜了关啦，好采气。”田老大不禁吓了跳。



131. 剑平回头一瞧，那人干笑一声说：“不认识吗？俺叫混江龙，有吗给个小意思，大家有脸儿。”剑平看是个混混儿，瞪他一眼，拉着伯伯就走。



132. 田老大说给他一点算了，剑平说他是敲竹杠的，别理他。那人骂道：“当我不认得你何剑平！哼，过山不拜土地爷。”他偷偷的跟着剑平，直到吴七门口才打回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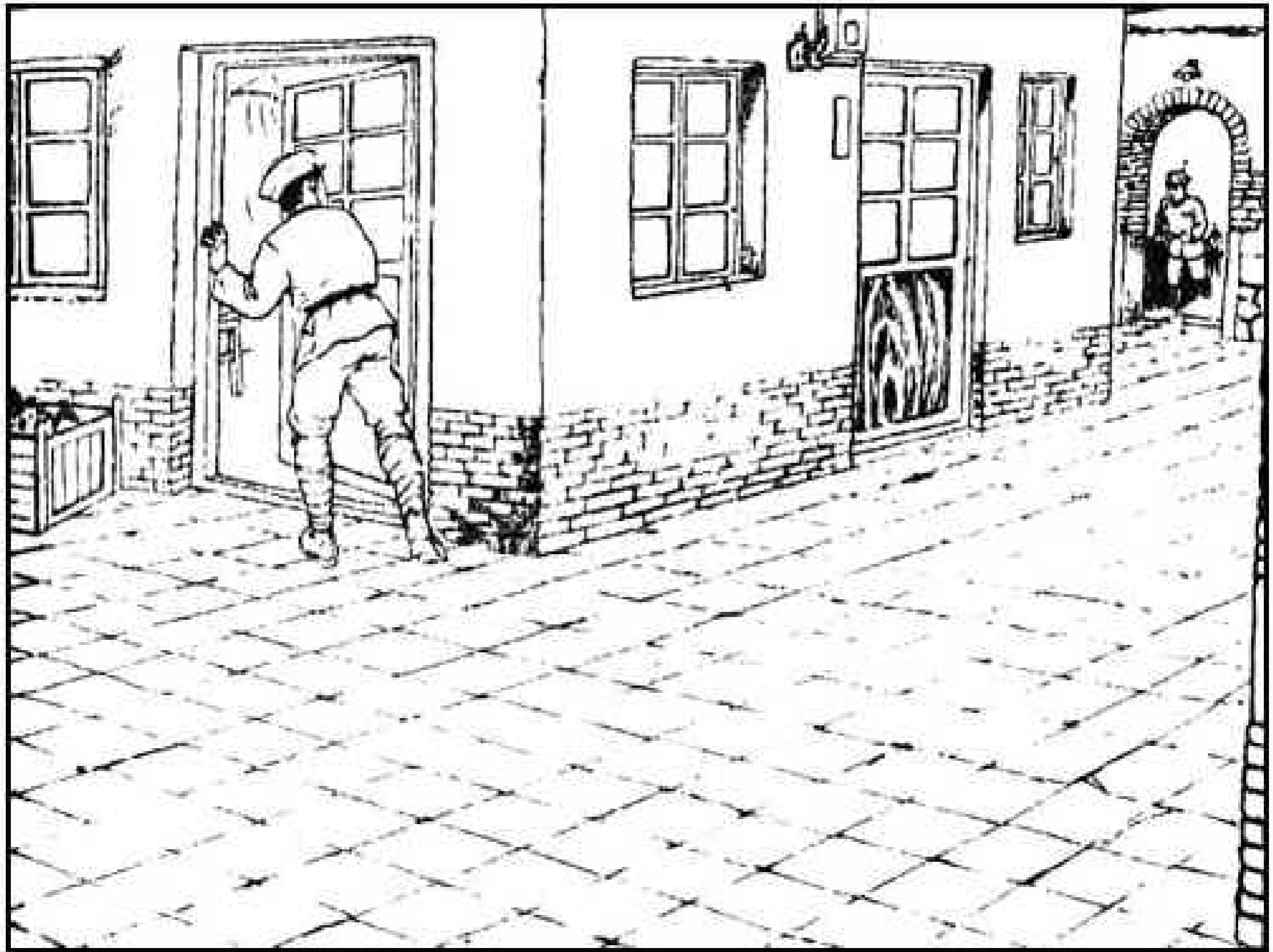


133. 吴七听说剑平是逃出来的，又欢喜又惊讶的说：“好了，在这里躲上一年也走不了风。”剑平希望能弄条船，马上到内地找吴坚去。吴七说：“行，明天想办法。……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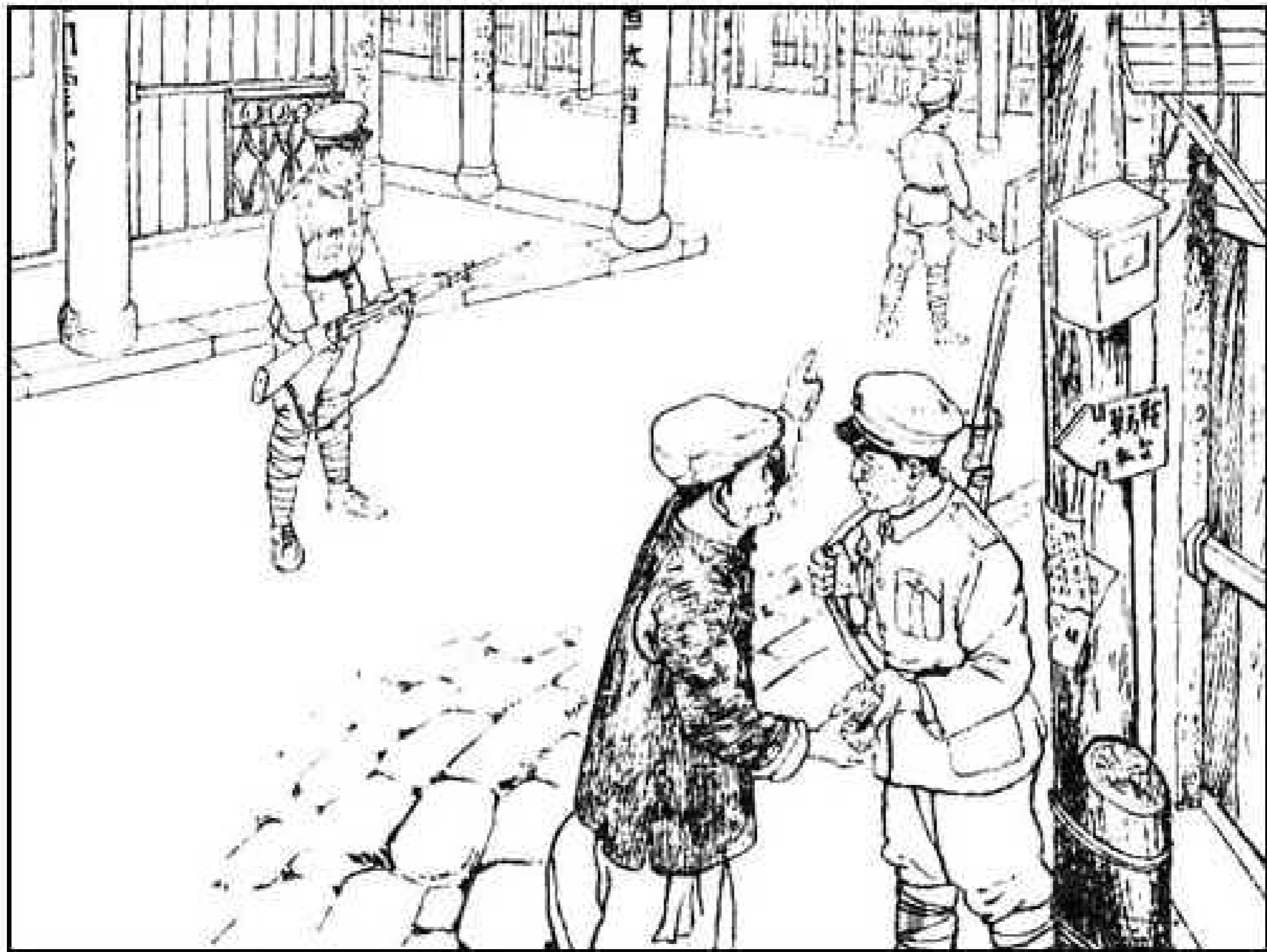
134. 再说老姚为了避免嫌疑先假装睡着。到十二点一刻，才溜到牢房，一看剑平早溜走了，墙脚没遮没掩的露着一个大豁口，他急得心里直叫苦，又赶忙溜回宿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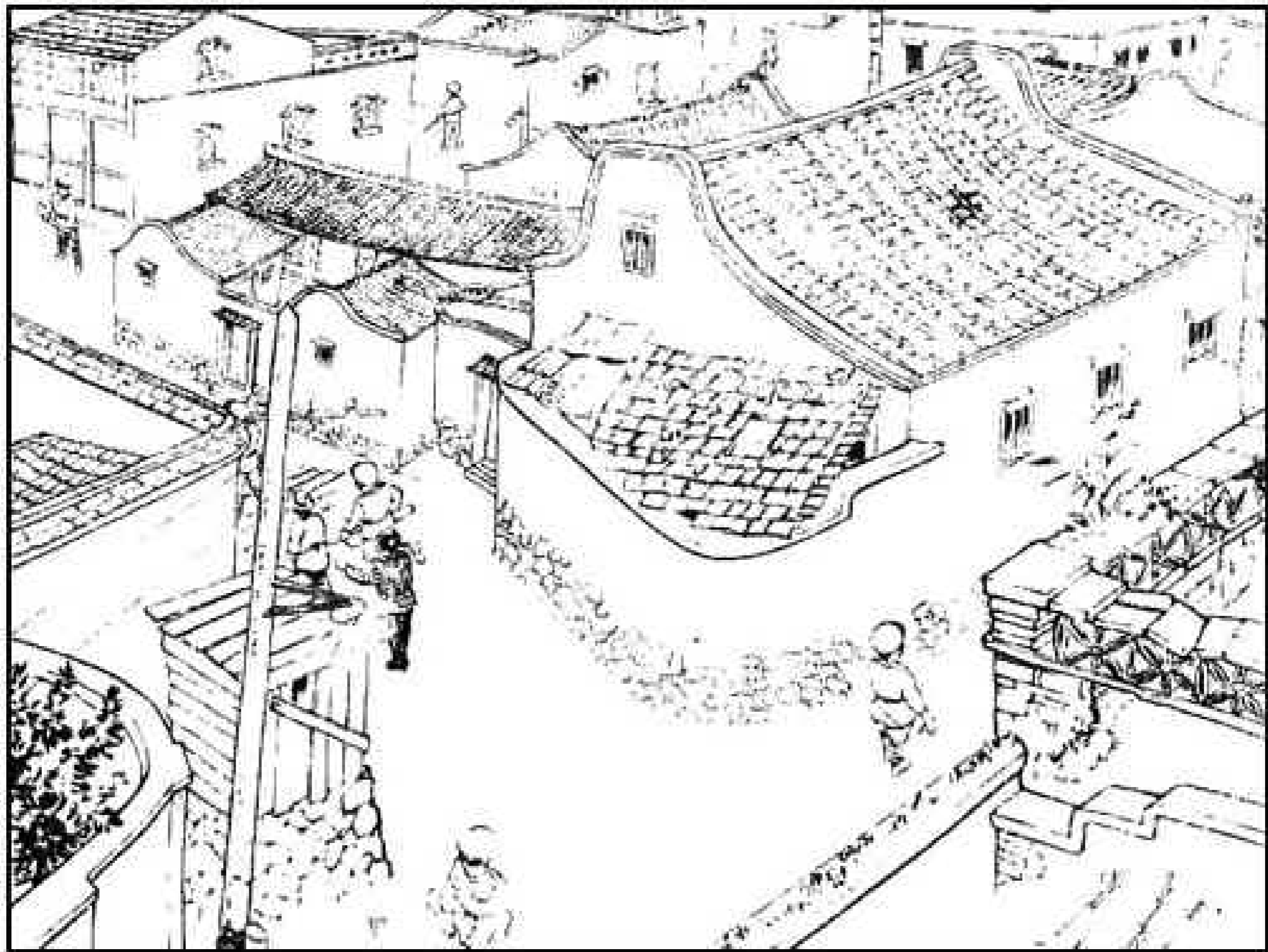
135. 他打算先通牢房的电线弄断，忽听得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向宿舍跑来，只好又躺一装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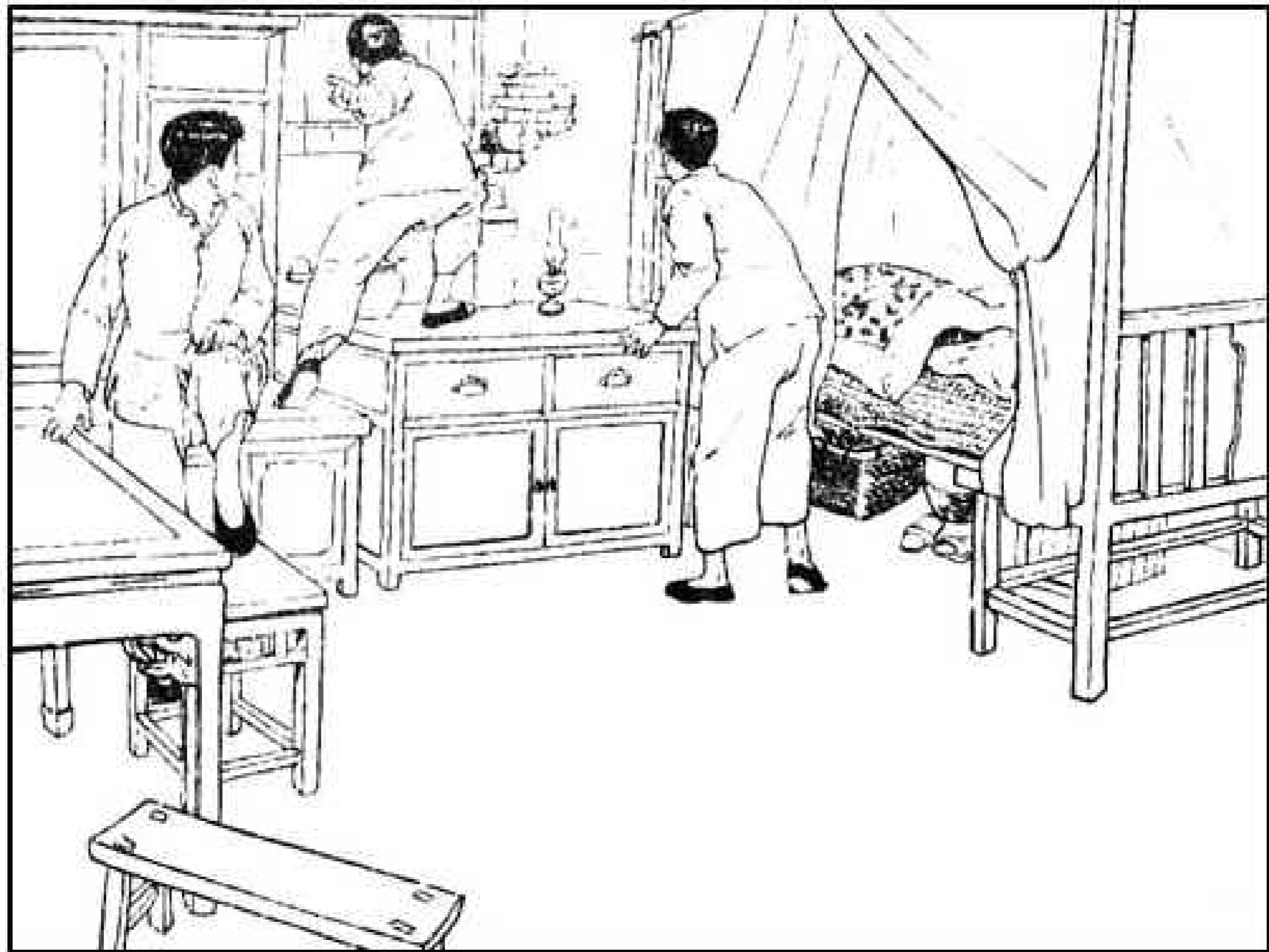
136. 只见一个警兵慌慌张张的跑进来，嚷道：“七号挖墙溜跑了，……”毕麻子从床上给拉起来，酒也吓醒了。



137. 于是看守、警兵分成四路追赶。毕麻子他们在草马鞍的一个三岔路口碰到混江龙。混江龙向他敲了五角钱酒资，把看见的他说了。



138. 金鳄接到毕麻子的电话，就出动全部警探，先把草马鞍各巷道口围堵起来，忽然悄悄摸到吴七家门口。



139. 田老大一听到急促的敲门声，登时跌坐在床沿上。吴七从窗门缝里发现巷口都有人把住，忙拉着剑平冲进后厢房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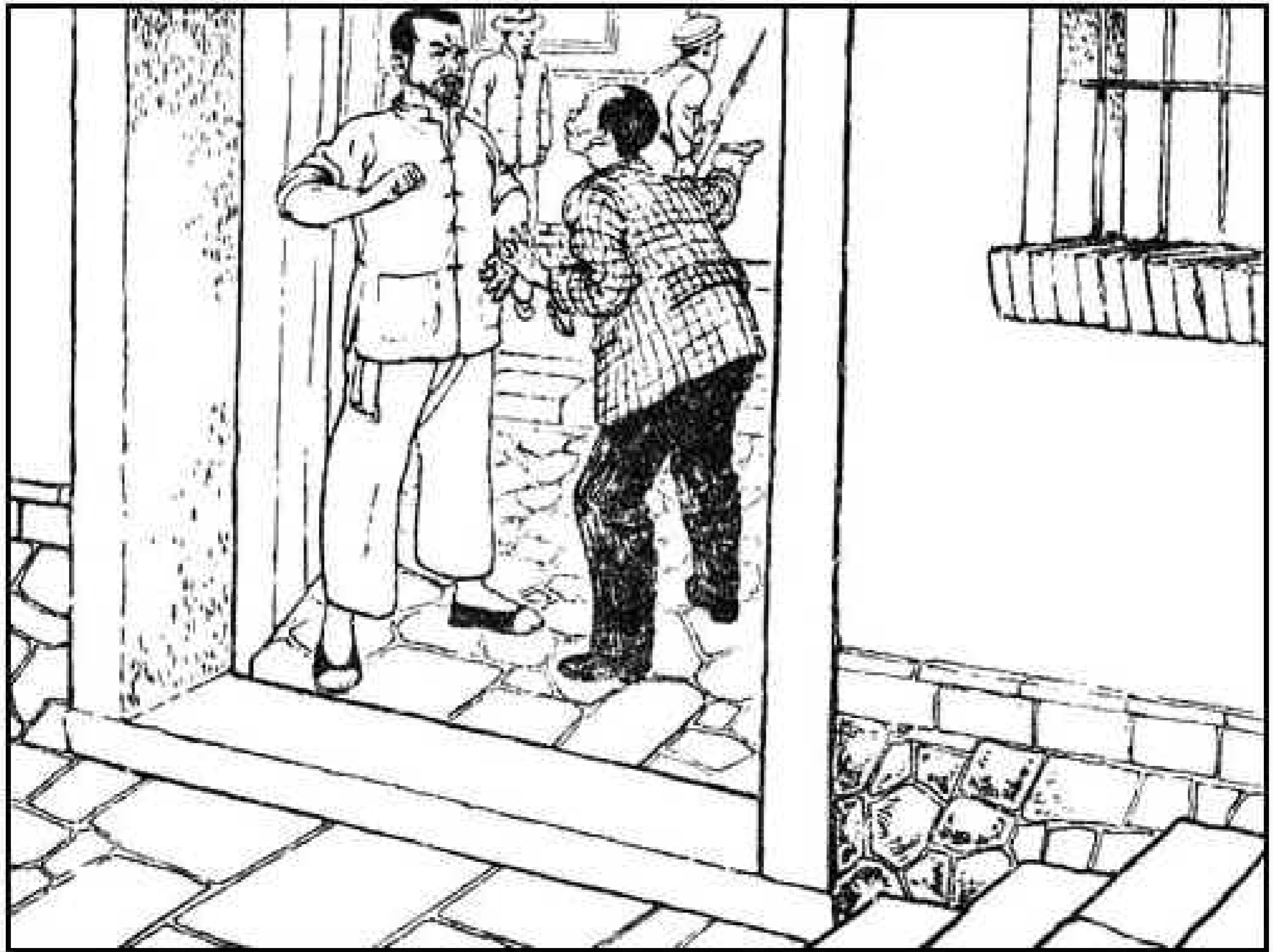


140. 昊七指着天窗说：“上屋顶去，没别的办法了。”他不容剑平考虑。就蹲下去抓起剑平脚。剑平一腾身，攀住天窗，灵捷的翻上屋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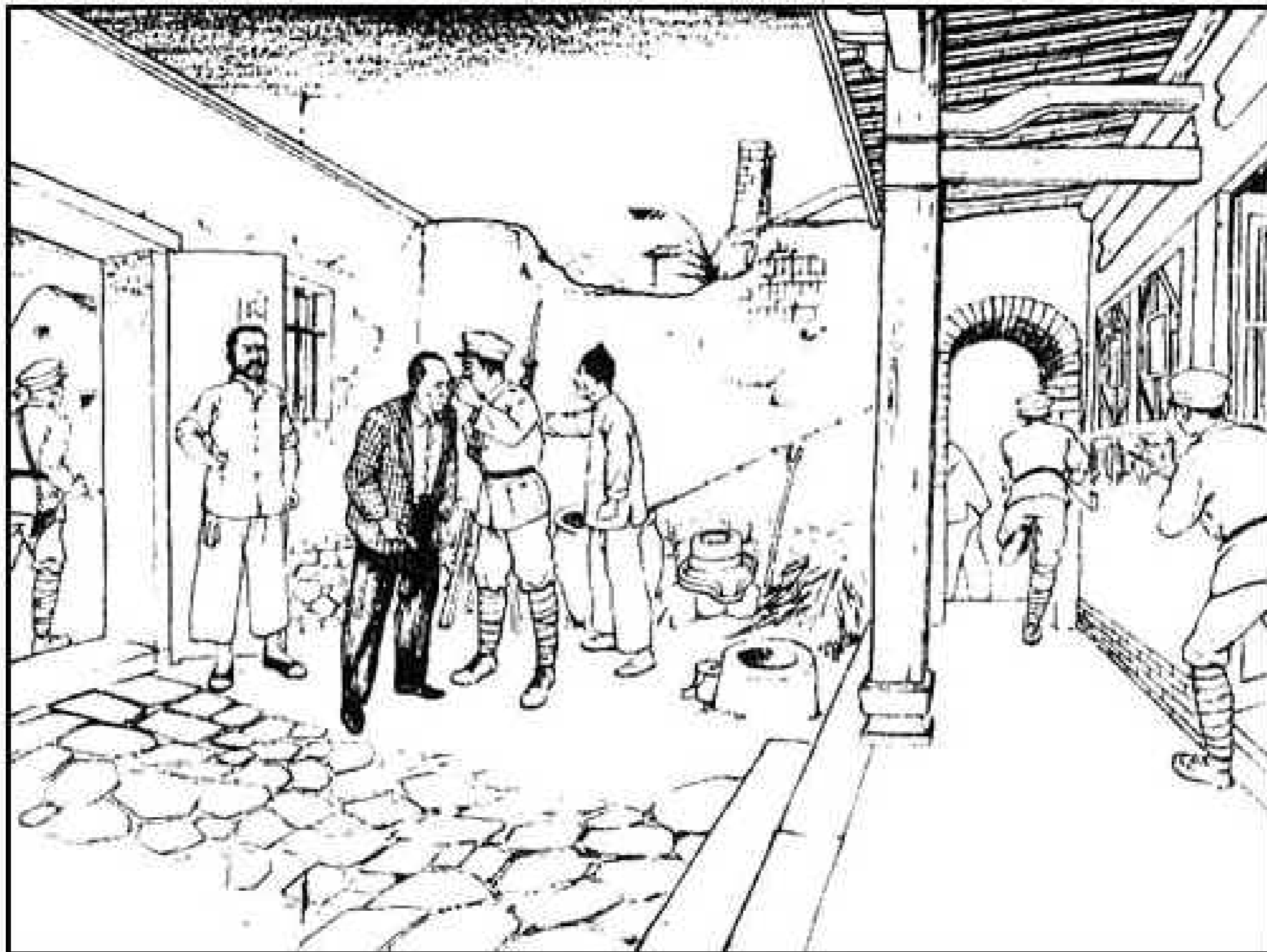


141. 吴七又把后门门栓卸下，才把大门打开。警探一闩进来就嚷着：“抄！……”吴七把金鳄一拦喝道：“猴鳄，你们这是什么规矩？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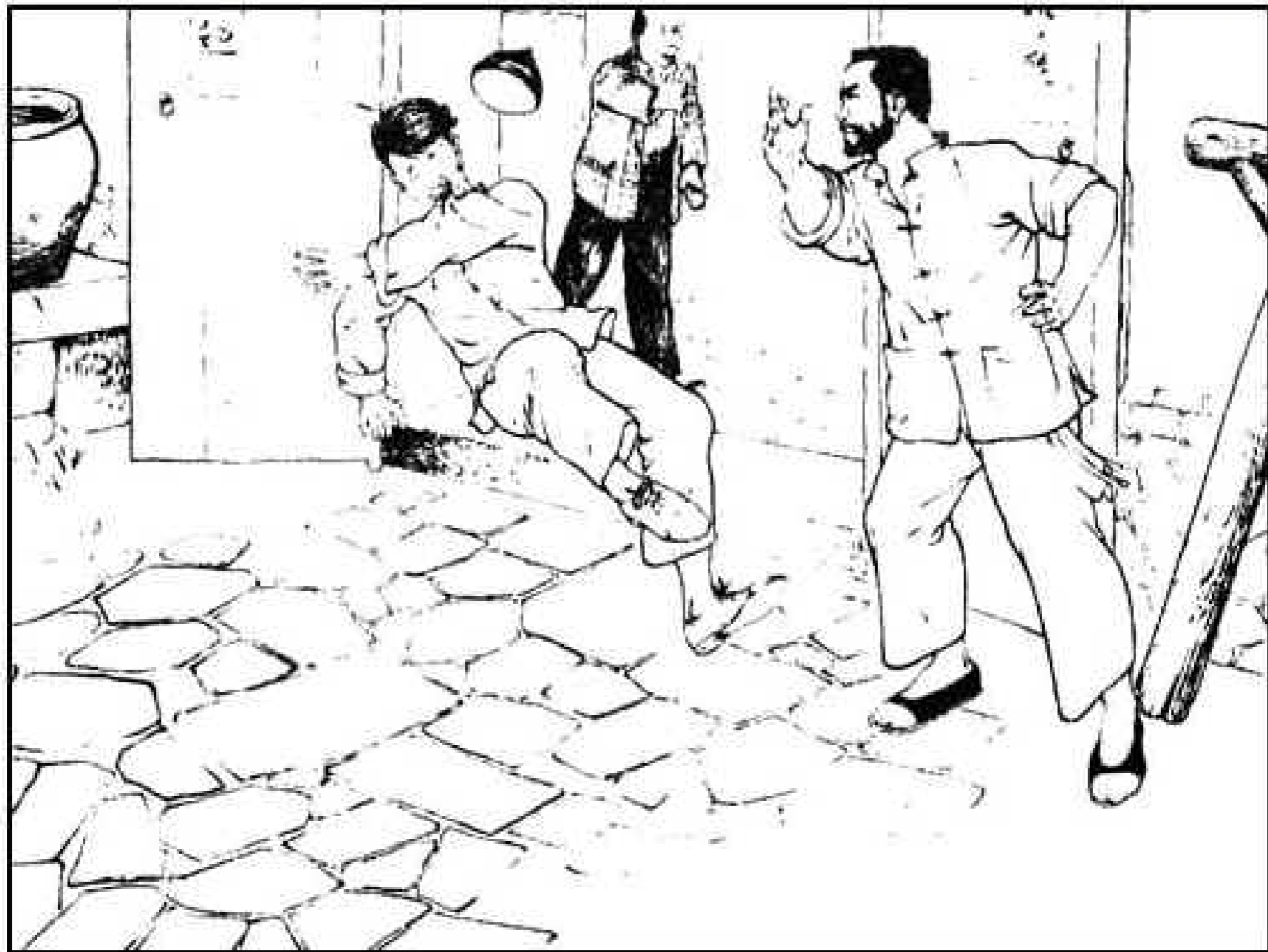
142. 金鳄鱼陪礼说：“老七，不干你事。咱们是抓逃犯的，有人看见他跑进……”吴七切断他的话说：“不错，剑平来过，可我把他放走了，那又干你鸟事？”



143. 这时一个警探跑来报告说：“后门门栓卸了，人准溜了。”金鳄忙去查看一番，随即命令挨家搜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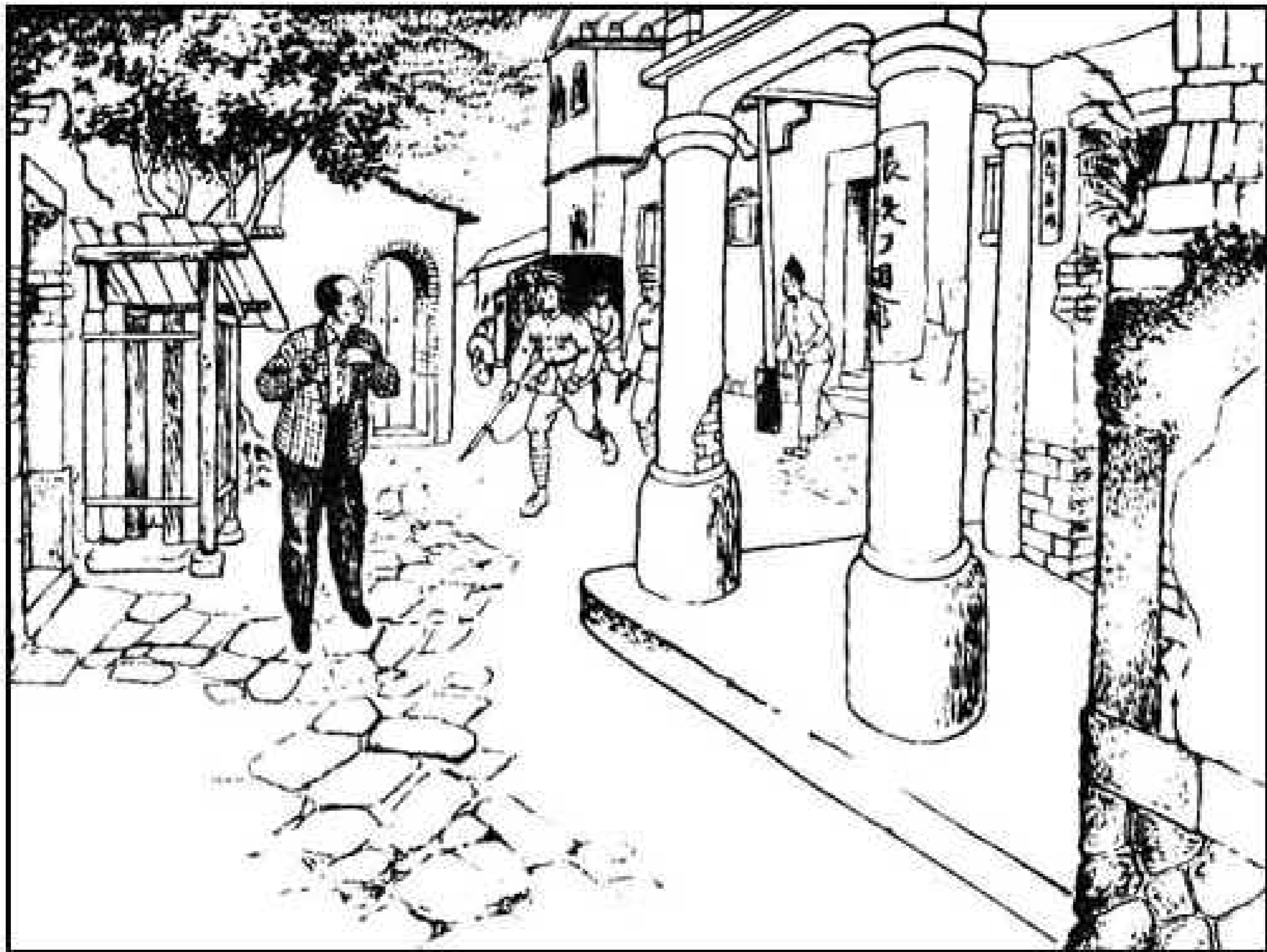
144. 各家都搜了，连个影子也没有，一个橄榄头探子晃到吴七跟前，翘起下巴，神气活现的冲着吴七叫道：“你不把人交出来，你逃不了干系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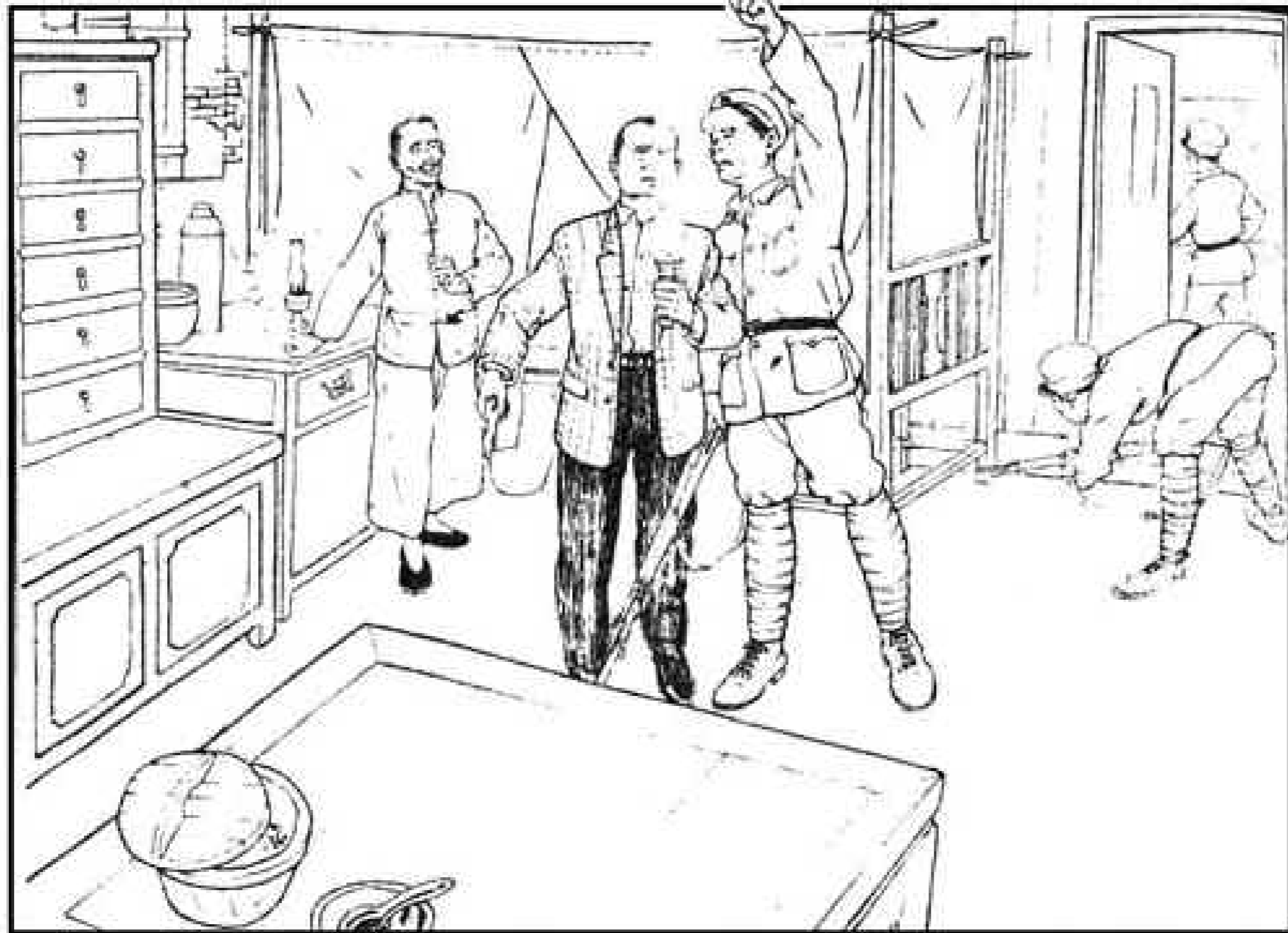
145. 吴七正想寻事惹非，叫他们速走，好让剑平逃脱。他一个巴掌把橄榄头劈到墙根说：“老子一瞧你这卵子大的脑袋，心里就有气，四两人也敢说半斤话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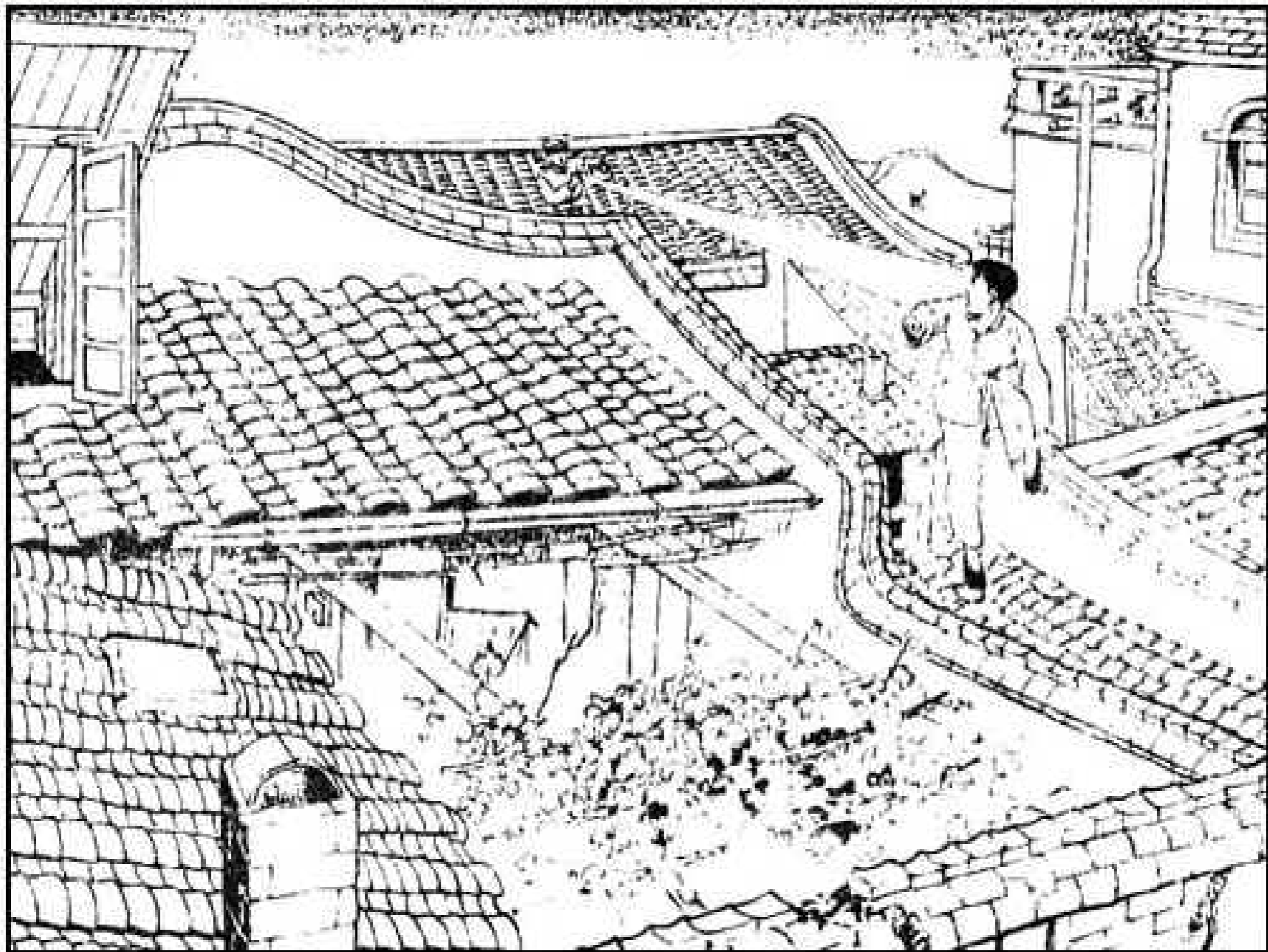
146. 橄榄头象只被捉弄的野猫，一翻身起来就拔出手枪嘶叫着，金鳄拦上前说：“老七，你把人放了，咱回去不好交差，你跟我们走一趟吧！”吴七说：“我做的我当，走吧！”



147. 金鳄把吴七送上囚车之后，心想：“田老大还在屋里，剑平怎会不见了？”就叫囚车先开走，又带着几个警探，折回吴七家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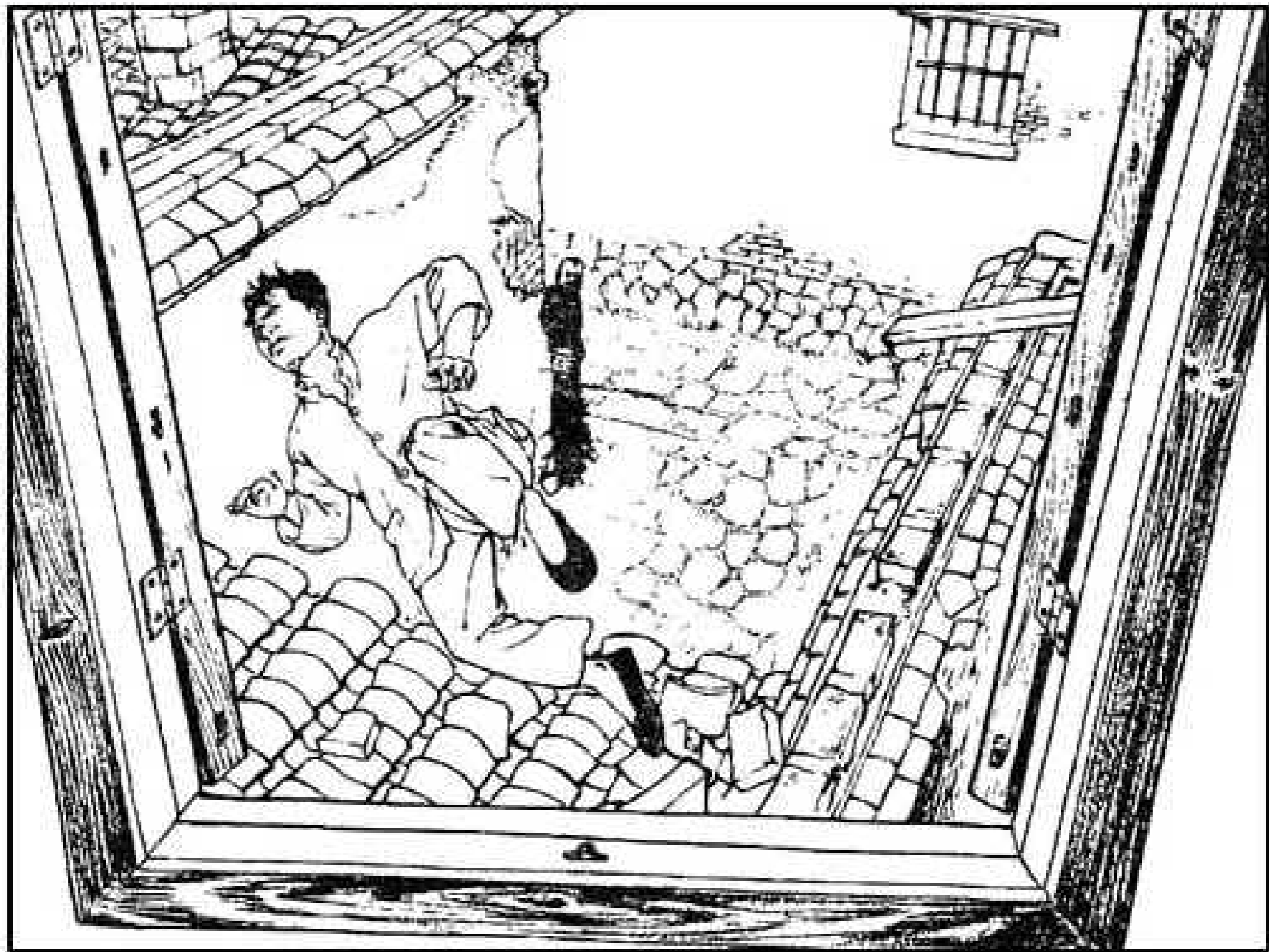


148. 金鳄把后厢房的草堆，水缸翻遍了。毕麻子忽然看到屋顶上的天窗，拉住金鳄说：“队长，瞧那天窗，没装玻璃的……。”



149. 毕麻子叠了两张桌子，才颤巍巍的攀上去，伸长脖子，打着手电筒四面探望。忽然嚷起来：有人，有人！……跑了，跑了！……





150. 金鳄急忙冲出巷口，雪白的手电光，照射着一个弯腰飞窜的黑影。只见他敏捷的跳过一间间的屋子。金鳄把枪一扬，“啷”的一声，黑影子踉跄的从屋沿栽倒下来。



151. 剑平左腿中了一弹，血直淌着，囚车又开来了。当他被扔上囚车的，只听得金鳄对他的手下吹牛说：“他妈的，不为着捉活的，一枪就打穿他的脑袋。”



152. 剑平又被关回小黑牢。这次的失败，他感到无比羞耻，说是他的错误造成的。他要求老姚严厉的谴责他，要求组织上处分他。



153. 第二天中午，狱医才替他从肉里割出子弹头，他又痛得忽忽游游晕过去。虽然左腿已经不能动弹，毕麻子还是把他锁上笨重的脚镣，生怕他会再逃跑掉。



154. 再说吴七到了侦缉处，就被关进惩罚犯人用的黑牢，整整给饿了一天。他知道这是金鳄安的歹毒，还甘心乐意地想：坐坐牢没什么，只要剑平能脱险。



155. 第二天，毕麻子送饭来还挑逗着吴七说：“老七，你白坐牢了，剑平现在就跟你隔着两堵墙。哼，要不是咱们宋队长枪法准，谁给从屋顶溜了，俺的饭碗也丢了！……”



156. “喝！”吴七开天雷般地叫了一地声，浑身像给大锤砸了一样，他摇撼着铁栅，想冲出去，想杀人。……



157. 晌午，金鳄假惺惺的来问道：“睡得好吗？老七！”吴七吼叫道：“姓宋的，别得意，叫你们赵雄来，怎么把老子关了三天，不提也不问？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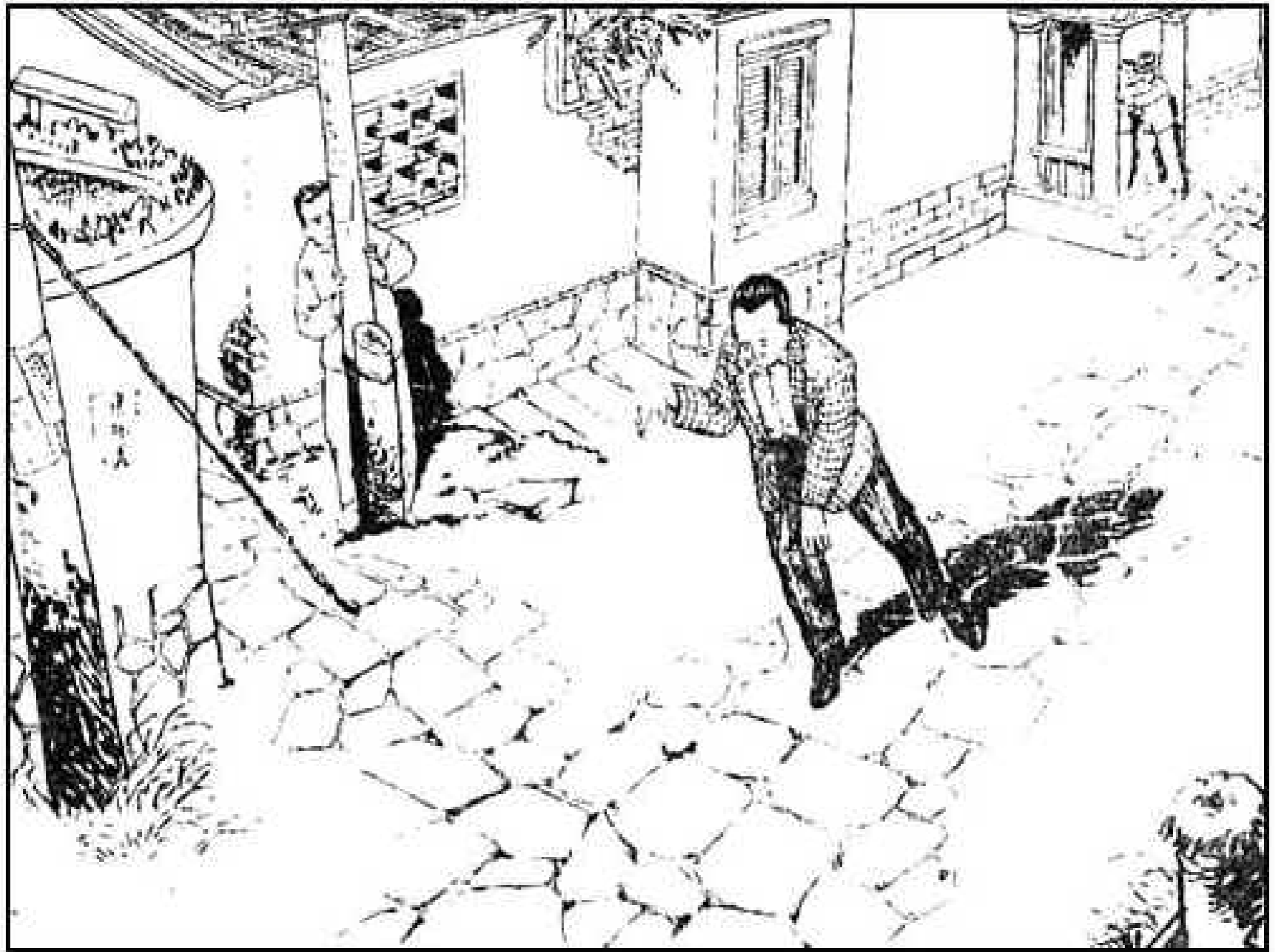
158. 金鳄不自在的说：“吃不住了？老七。你跟大伙儿赔个错，事大事小都算了。……”吴七喝道：“滚你的！我吴七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冤仇要结就结到底。”



159. 一个老探子对金鰐说：“吴七是条大虫，后头又三大姓。早一辈人说，‘得罪三大姓，过海三分命。’那些年，日籍浪人跟三大姓拧上了，搭船渡海，都怕给扔到海里。……”



160. 金鳄涨紫了脸，气鼓鼓地说：“胡说八道，明儿我渡梅给你看看，他敢碰一碰爷爷！……”这时毕麻子撞来，说吴七的儿子要探监。金鳄叫把他撵出去，再尝他一个耳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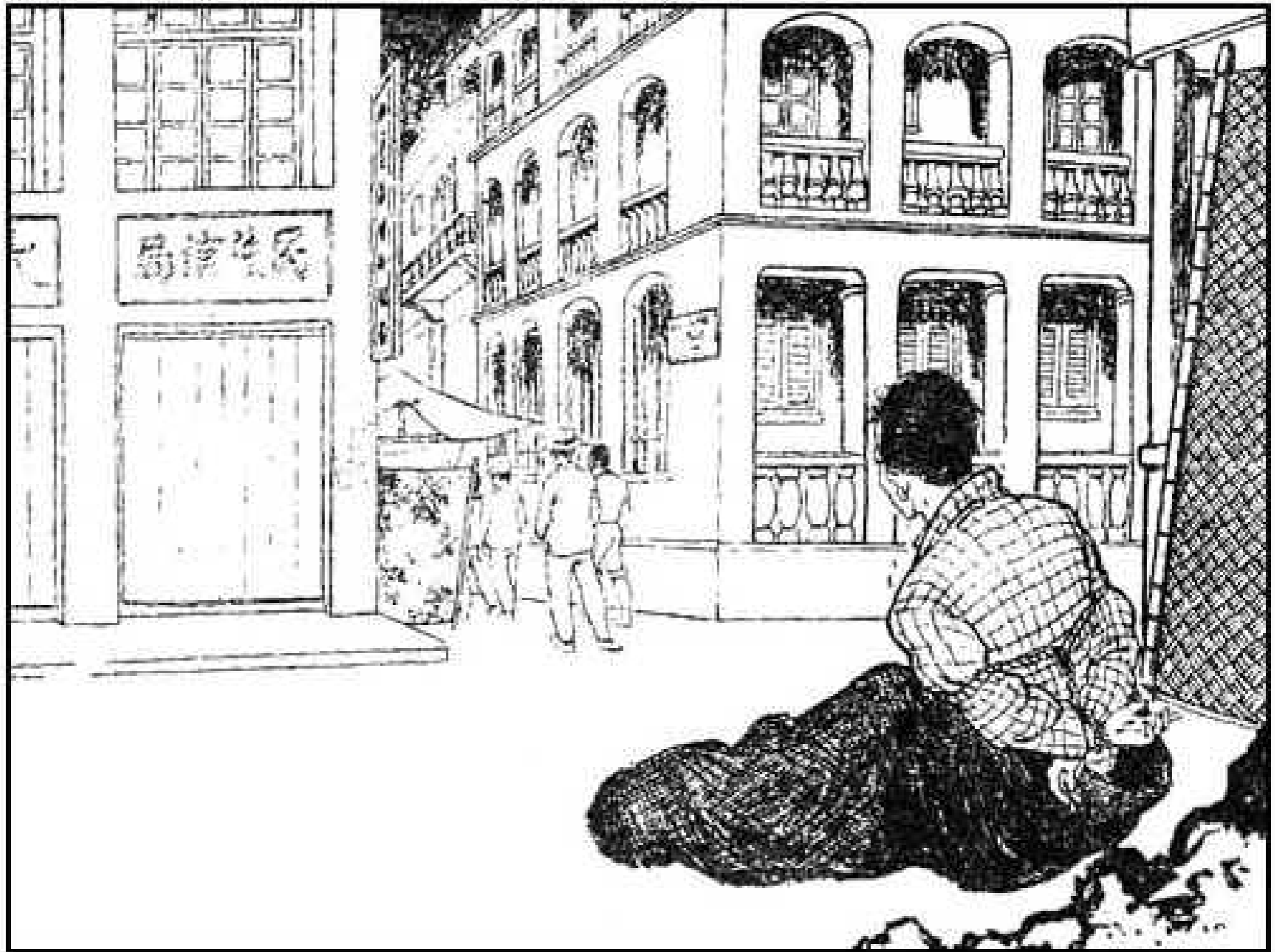
161. 这晚，金鳄喝得醉醺醺的从醉花楼出来，一路上哼着十八摸，摇晃着回家去。



162. 冷不防脚底绊了一跤，摔了个扑虎，平空被好几只手按住，打得眼睛迸金星。还给绑了塞进麻袋里，他从喊救命到低声讨饶，铁拳头仍没命的往他背上、腰间直擂。



163. 他被倒腾了几下，酒呀，鱼翅呀，呕了一麻袋。只听得外面七嘴八舌的吓唬着要割他耳朵、鼻子，有谁还狠狠踢他一脚说：“猴鳄，海水是咸的还是淡的？干吗把吴七押了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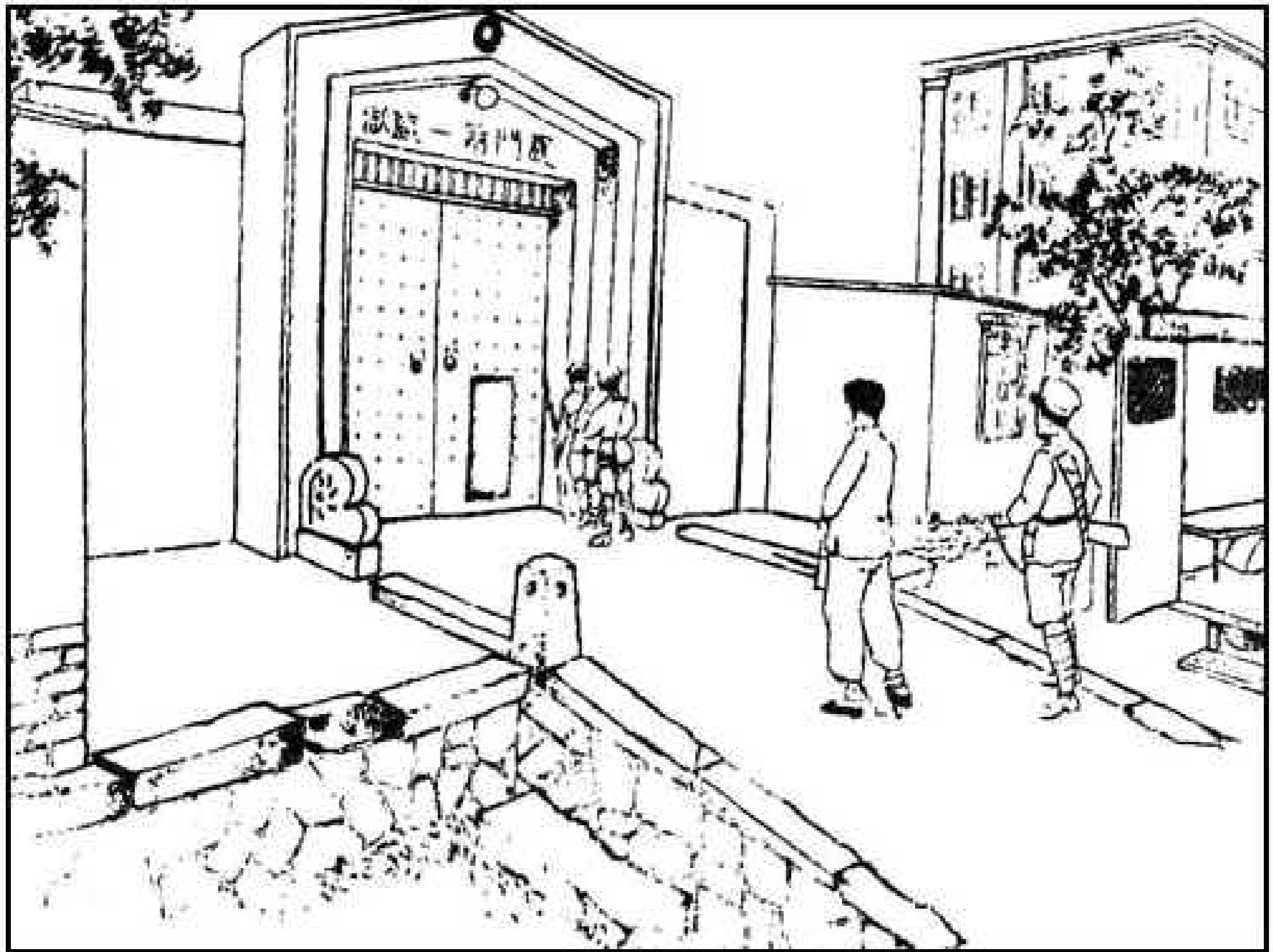


164. 金鳄这下变软了，尽是求饶。骂自己是狗、是畜生，答应明天就把吴七放了。最后又挨了一阵拳脚，人家才把麻袋解开，他眼睁睁餐具的看着一群黑影子慢慢的散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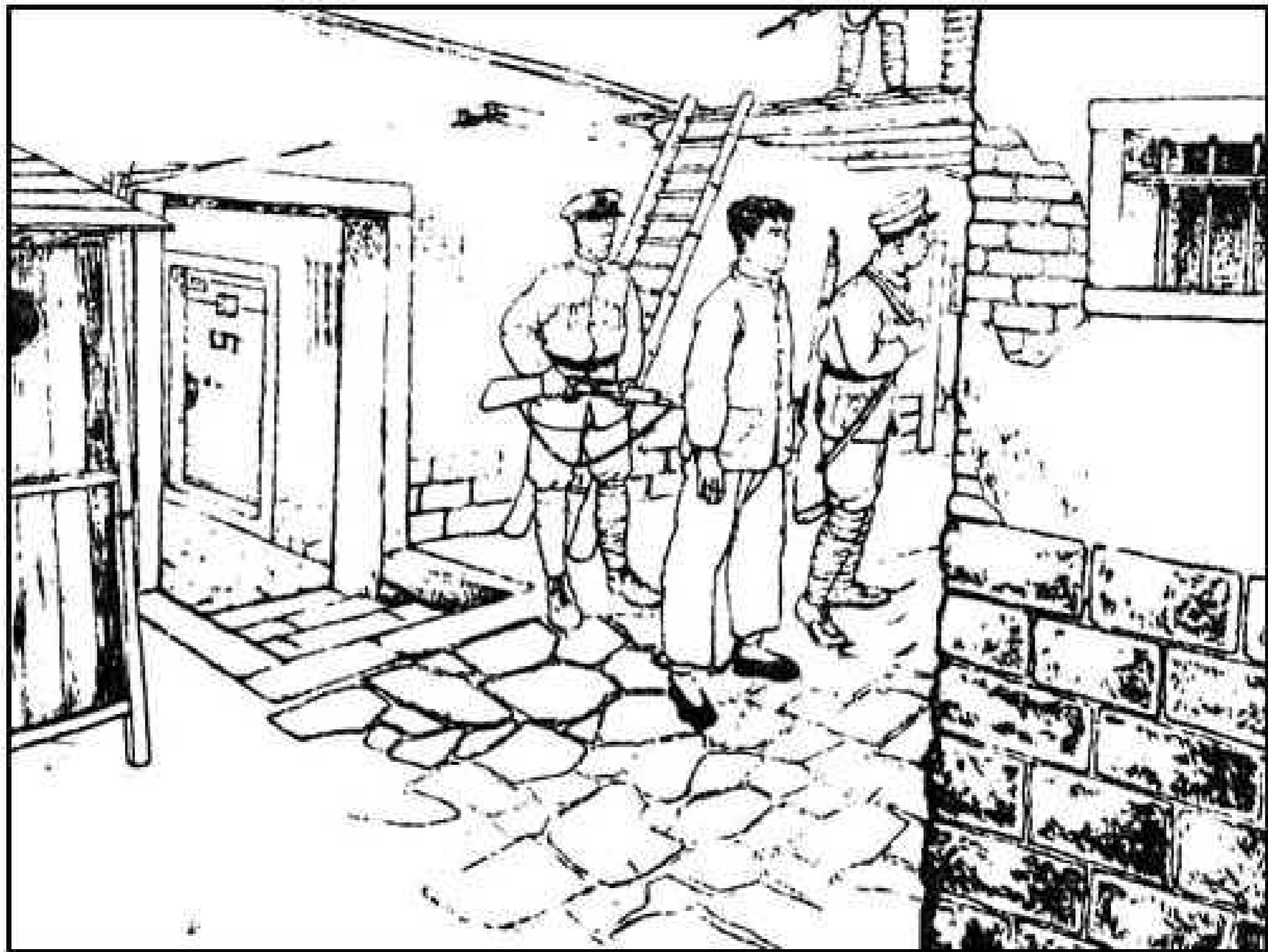


165. 第二天，吴七象狮子出笼似的跨出铁门，忽然掉转身来，盯住脸肿鼻歪的金鳄说：“账，往后算吧！”金鳄望着他铁塔似的背影，不禁打了一个寒噤。





166. 吴七出狱的同一天，剑平却被解到第一监狱。这是本海岛最大的戒备严的大监狱。里面监禁的政治犯占了半数。



167. 剑平先被关进九号牢房，和海盗、杀人犯在一起。后来老姚调到  
这里工作，他得知四敏、仲谦关在三号牢房，李悦就在四敏隔壁。个把  
月后，老姚才设法把他调到四敏那里。



168. 当他拖着铁镣和四敏拥抱的时候，眼里已噙满了泪水。他知道李悦只和他隔一重壁，他感到这时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。



169. 在这里，剑平又认识了两位同志：祝北洵，是来厦巡视工作时被捕。许翼三，是罐头厂工人；因为劈伤污辱他妻子的工头，被判处六个月的徒刑。



170. 四敏告诉他说：“秀苇已调回厦门搞学运，现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，停止内战。国民党要想挡住这种潮流，它就会垮台。”剑平顿时觉得眼睛更亮了，好像胜利就在眼前。



171. 翼三出狱的当天晚上，三号牢房又来了一个新犯，个子纤弱清秀。剑平霍的跳起来抓住他的胳膊，激动的、低声的叫道：“吴坚！”大家都吃了一惊。……（待续）